

高教深耕和創意先導

文 / 張致苾

第十二期應用中文系「風起雲揚」系刊內容，分為四個區塊，涵蓋了應中系師生的教學與演講、課程與研究、活動與競賽的所有面向，具備凝鍊聚焦的編採特質。

「學習展場」十餘篇報導中與「一德洋樓」相關，即佔三篇，比例不算低。何以有「一德洋樓」的書寫？此因教育部在107~111學年度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本校語文學院在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展開「創意先導計畫」。而應中系也配合計畫積極強化專業課程與產學訓練，除精進實習課程，更增強學生學以致用及解決問題之就業力。於是，上學期我們鎖定「文化創意產業概論」與「編輯實務」兩門課進行了「文化創意共享平台創新創業課程」計畫。

執行過程中，千宜與寶籃老師帶領同學實地勘查、課堂講解、任務編組，工作坊訓練等。同學則從文創商品開發到影像敘事與創作，實際獲得產出，並在「一德洋樓」文化場域展開分組競賽與展演，大家無論在精神或物質面，都獲益良多。這段一步一腳

印、踏浪青春的歲月，同學們將心得化為文字，感到特別溫暖。

從「特別報導」中呈現同學們的社會關懷，議題廣泛而深入，有宗教信仰、網紅餐廳、尋找COSER、流浪動物、移民文化、髒話文化、街友協會等，讓年輕人的視角落實在不同的生活場域，並從中顯現多元文化的存在價值。

從「系活動風采」的系列報導中，可以感受應中系同學之間的互動情況與團結力量，曾經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參與比賽、一起舉辦活動的日子，任憑誰都不能忘懷。

每屆系刊呈現的「應中文學獎」決賽以及作品報導，是提供本校愛好寫作的知識青年一個揮灑文筆的最佳園地，流露其對人情世故的敏銳觀察與感動能力。

高等教育究竟如何深耕？我以為透過應中系的課程規劃與活動設計，同學們的創意發想必能受到正視，而老師們的前行先導與帶領，也必能辛苦收成。

CONTENTS

目錄

發刊詞

01 高教深耕和創意先導 文 / 張致苾

學習展場

04 跳脫框架，重新思考「應用」與中文的定義 文 / 林敏惠

06 關於一德洋樓的種種故事 文 / 吳佳怡

08 巧思妙想齊聚一德 文 / 魏佩儀

10 電子書記下一德洋樓的文化內涵 文 / 賴珮瑜

12 歲月如歌 文 / 魏佩儀

13 觀摩好時機，教師論文發表會登場 文 / 林芷暄

14 短劇比賽，理想國成績很理想 文 / 王玉琪

16 影音創作展，創意與收穫滿滿 文 / 蔡依璇

17 暢談實習經驗，成果收穫多 文 / 廖子維

18 畢業專題決審，什麼都會什麼都不奇怪 文 / 薛鈺琳、歐柔維

20 語文學院畢業專題聯展，相互觀摩創意多 文 / 廖子維

21 碰撞與交流，兩岸國學教育的火花 文 / 歐柔維

22 全校書法比賽，得獎者多為熟面孔 文 / 薛鈺琳

23 曲選佳篇

特別報導：應中系的社會關懷

27 臺灣宗教信仰概況 文 / 馬書卿

28 網路事業興起，重新引領主題餐廳 文 / 郭子瑜、王家盈

30 尋找COSER！一同了解臺灣角色扮演者的集會場地 文 / 洪睿妤

31 流浪動物的律法問題 文 / 黃品慈

32 移民文化在臺灣 文 / 陳家妤

33 注意！髒字不離口，小心惹禍上身！ 文 / 范芯綾、李柏穎

34 街友的依靠在哪裡？ 文 / 王姿云、廖子維

35 蜷曲於角落的事實 文 / 陳昆禾、廖子維

系活動風采

36 期初與期末，應中人的溫暖聚會 文 / 蔡依璇

37 空間情境裝置，應中教室的獨特風景 文 / 蔡依璇

38 哭了！睽違17場，應中系男籃奪得勝利！ 文 / 廖子維

39 旺來盃排球賽究竟誰獲得了旺來？ 文 / 陳宛均

40 創系以來第一次系上女排榮獲中中盃冠軍 文 / 陳宛均

41 本系女排再添佳績，大中盃獲得殿軍 文 / 陳宛均

42 走過一年的風景 文 / 吳佳怡、陳宜萱、黃琳容

44 應中之夜溫情送舊 文 / 薛鈺琳

第十二屆應中文學獎

46 十二歲了，應中文學獎即將開啟新的一輪 文 / 廖子維

新詩

49 迷途 文 / 吳欣悅

50 種子的旅途 文 / 卓可婕

51 春草 文 / 廖顯洲

52 四季 文 / 余姿虹

53 雨夜 文 / 陳柏鎰

54 公開信 文 / 蔡佩玲

散文

55 缺角的拼圖 文 / 許育瑄

57 用那清澈的雙眼去盲信吧 文 / 吳欣悅

60 自由之翼 文 / 鄭儒

62 酒味醺然 文 / 張亞璇

64 不恨 文 / 薛鈺琳

66 淡金公路 文 / 簡陳儒

小說

68 暈夏 文 / 劉潔

74 抄襲風暴 文 / 吳怡萱

80 刀·銘 文 / 黃玥晴

88 彌留 文 / 王令龍

92 尋心者 文 / 林品劭

98 棺木與花束 文 / 劉元智

簡訊文學

跳脫框架 重新思考「應用」與中文的定義

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蔡淇華老師以「應用中文的世界性思考」為題進行演講。

「應用中文是學什麼的？」、「是學古文嗎？」等是應用中文系的大家經常需要面對到的疑問，不論對於中文熟悉與否的人，「應用中文」四字都是相當陌生的詞彙。但是，其實「應用中文」是現今人們生活中處處可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舉凡廣告行銷、出版業務及影像創作等都是應用中文系所涉略的範圍，抬眼所及的刊版、書本上的字字句句、電視中短暫的三十秒廣告影片就是應用中文的活扛棒，因此，應用中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文／林敏惠

提升文字境界有公式可循

蔡淇華講師淡江大學外語系畢業，目前於惠文高中擔任圖書館主任，獲獎無數的他，幽默、精闢的分析著文字的魔力，完全活化了「應用中文」的概念。蔡老師不僅分享了能提升文字境界的公式，也提及文章中適當的虛實轉換所帶來的美感，跳脫原有的思維更是晉升文字魅力的一大要素。例如：「春夏秋冬之外第五個季節屬於你」、「我

在公車站牌的第三面等你」、「我打給寂寞，他卻沒有接」等，替換部分詞彙，營造虛實交替的情景，利用文雅、具豐富意象的字句，傳達出內心最真摯的情感。精湛而神秘的文字技巧、鍥而不捨的學習精神、豐富精采的人生體悟，都是蔡淇華講師在這場演講中所留下的寶藏。面對質疑時，或許慌亂、或許緊張、或許沮喪，只有不斷精進、學習，那些質疑將不再出現，留下的將會是仰望和掌聲。



講師與老師同學合影

實作才是真正的學習

除了文字應用的技巧外，蔡老師也提到「實作才是真的學習」。分享了自身的各種學習歷程，即便是外文系畢業的他，入社會後才發現一切都需要重新學習，直到進入貿易公司後，日夜的英文轟炸，英文文法融會貫通、突飛猛進，體悟出「實作即學習」的道理。學習中文亦是如此，應用中文更是如此，因此演講中也不時丟出一道道練習題，要學生不斷思考，演講結束後也果真讓每位聽眾都感到收穫滿滿、十分充實。例如，王家盈同學認為演講中最重要、最受用的啟發是：「要寫一片森林，不如寫一棵樹；寫一

棵樹，不如寫一片樹葉。」與其每種事物都如同蜻蜓點水般的學習，不如全心投入在其中最有趣的部份，並不停地鑽研、磨練，別去想著你所放棄的那片森林，你獲得的總會比想像中的更加遼闊、豐饒。

「你不應該害怕成功的人，反而你應該看不起那些成功的人。」蔡老師一句話便吸引了全場目光，看似狂傲不遜的話，卻挾帶著對應中系學生滿滿的期待和理想。期望應中系的同學不要輕易看輕自己，更不要輕言放棄，應該努力充實自己各方面能力，鼓勵同學多方面的發展，並多參與文創展演、戲劇演出、演講等活動來豐富己身內涵，提高競爭力。

關於一德洋樓的種種故事



應中系學生在一德洋樓前合照



羅布森書店內部

文 / 吳佳怡

2017年11月8日星期六，應用中文系額外準備一德洋樓講師課程，一整天的活動分成三位講師授課。

首先，蕭裕友講師談及，「文化與文創」帶來的是文化如何結合文創。一德洋樓是如何結合文化創意，進行創新。講師提到每個領域皆有文化，無論食衣育樂，而文創即是文化+創意產業(即文化工業)，將以往故居的文化加入創意便造就今日的一德洋樓。

之後的兩個主題便是說到為何要說故事及老屋改造。一德洋樓是個有故事的地方，不僅僅只是故居，裡面還擁有著浪漫的愛情故事及休閒趣事。講師提到，在對於故居改造提案時，由於限制的關係，設計師看了屋子便走了，設計師說：「你綁了我們的手

腳，那還怎麼設計？」於是，講師的團隊用了加入的方式來進行。假如一條路無法通行，那應該用不同的方式嘗試看看。

第二位曾靜如講師以各種範例及各種圖像進行講解。給學生看了許多一德洋樓未改造前的照片，改造前後的差異令人驚訝，也看到歷史的痕跡。之後是幾個廣告影片，隨後問學生的想法，從中獲得甚麼或感受到甚麼？而廣告能產生共鳴，唯一不可或缺的便是「感動」，沒有感動，便無法成功吸引觀眾，文創亦是如此。

下午由劉文麟講師授課，主要告訴學生的是「永續」的道理。讓學生分組進行戶外活動，每組進行拍照，找出認知的「永續」及「非永續」，並進行報告。

講師認為思考分很多種，唯有多樣貌思考才能造就成功，也說到「行銷不是資源戰，是心理戰。」

2017年11月25日再次邀請一德洋樓劉文麟主任、蕭裕有董事長、曾靜如秘書來授課。早上由劉文麟主任向學生說明文創活動需要的是有效的資源爭取及應用，不是只是傻傻的運用自身少少的資源，透過多種管道獲得資源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生存型態。接著介紹台灣各地極具特色的獨立書店。講師認為獨立書店主要有三個原則：獨立思考、獨立書店。之後有作業是關於微電影的主題思考及介紹詞並上台報告，並且說明跨館合作的重要及寫企畫書的重點。

下午由蕭裕有董事長談論有關一德洋樓

囍院主要核心，即台灣婚禮文化。一德洋樓保留下台灣傳統的婚嫁習俗主要是因為文化傳承很重要，希望能夠保留下來，老師講解了許多婚禮習俗，也說明了如何文創結合的成果，保留婚禮習俗。

接著由曾靜如秘書講解，講說前，先請各小組報告上次回去做的作業，介紹一德洋樓，接著講說「如何談一場戀愛」，以談戀愛的方式來說明如何做經營。戀愛與經營很像，必須主動、付出誠心才有可能成功，也說明很多有關戀愛的相關話題，也讓每位同學做回答，罵自己並且說出愛自己，做了許多有趣的互動，並且在最後贈予學生一德洋樓的糕餅。

巧思妙想齊聚一德

一德洋樓，一個古跡漫遊的好去處。它本來是林懋陽故居，經過重新規劃之後，搖身變成藝文空間，開放民眾參觀。清幽的環境及保存完好的建築，激發了我們的創作靈感，結合一德洋樓的歲月痕跡及應中系學生的文字美學，創作出精美的明信片。



老師與學生在一得洋樓裡合照



同學專心的聽解說

文 / 魏佩儀

點線面體，從無到有

2017年9月初應中一一遇到一德明信片文創比賽，總共分為十個主題，分別是：禧院大門、眷村遺跡、壓花玻璃、一德餅模、洋樓主體、磚花地磚、許願樹、羅布森冊牘、三合院主體和囍堂廳堂。

10月初，各組定下了自己的設計主題後，就立刻前往圖書館和網上收集所需資料，並和組員互相交流討論，構思草圖，請教師長。在大家的努力下，困難一個個被解決，明信片的雛形也漸漸形成。

11月和12月，分別是明信片初審和兩次決審。各個小組都自信滿滿地介紹了作品和設計理念，此情此景宛如百花盛開，美不勝

收。有的組甚至將一系列明信片串聯在一起，編織成一個浪漫美好的故事，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組以三合院為畫面主體，氣勢充足的門面，搶眼的橙紅燈籠，給人深深長廊之感。各位師長和比賽負責人員分別針對各組的作品和理念報告的不足，給出犀利的評語及建議，並細心地指導參賽學生。

2018年元月初，展場佈置和現場決審。展場在羅布森冊牘，全班都專注的在進行場布，雖然有一些突發狀況，但這都在考驗應變能力與團隊合作。1月中，現場決審。各個小組在報告時，報告成員一個個都妙語連珠，滔滔不絕。猶如百花爭豔，姹紫嫣紅，令人震撼不已。

得獎名單如下：

- 第一名：壓花玻璃組。
- 第二名：羅布森冊牘組。
- 第三名：磚花地磚組。

躬耕樂道，碩果累累

據第一名的組員李伊婷表示：這次文創比賽給了最難忘的回憶。在書海裡徜徉，收羅資料；在畫紙上描繪，構思圖稿；在小組內探討，彙整想法。在創作期間，經過無數次的構思修改，為的就是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不同以往只是在書中學習，而是走出課本，學到不同領域的知識，沒有人置身事外，讓感受到「團結」。雖然過程非常辛苦，但是看見最後的成果，小組得了第一

名，內心澎湃不已！

參賽獲第二名的組員蘇楓橋說明：如果沒有這項活動，我大概也不會知道這一片位於高樓大廈中的幽靜。羅布森冊牘，這是我個人對於一德洋樓最喜歡的地方，也是我們的展場。純木頭構成的空間，擺放的書籍展品，給人留下舒適愜意的印象，也滿載著我們共同的回憶。

能夠為一德洋樓製作專屬明信片，各組皆有不同創意及構思。它不僅是單純的文字寫作而已，而是需要去設計的明信片。從參訪攝影，到構圖設計，再到後來展覽的場布及發表，這些經驗對於一個大學生而言，都是難得可貴的。

電子書記下一德洋樓的文化內涵



一德洋樓外觀

文 / 賴珮瑜

本系有幸與臺中市歷史建築林懋陽故居（即一德洋樓）合作，運用大三同學的「編輯實務」課程所學，將「歷史建築」與「文藝」結合，展現更多一德洋樓的藝術空間與歷史價值。此外，更舉辦「電子書競賽」鼓勵同學積極參與，透過大三們的團隊合作、創意發想，皆使作品更富創意性，也讓一德洋樓以更多元的方式展現其特色。

一德洋樓是位於臺中市北屯區，由林懋陽於西元1920年代建立，並在近年整修完成。內部有許多景點，包含一德藝文茶館、布朗尼甜點、羅布森冊牕以及喜願囍餅舖等。此外，建築風格更是多樣化，除了結合閩式、和式及西洋洋樓風格，還有三合院及洋樓的建築，不但是歷史建築，更有懷舊融合著流行的藝文空間，使一德洋樓有著多種

面貌與風味。

然而，一德洋樓的各式建築與裝飾不只是設計，更具有文化內涵與價值，因此藉由大三的「編輯實務」課程，將內部各建築、裝飾、設計等意涵與背景，以「電子書」的方式呈現，並透過系上同學「應用中文」的能力，表現一德洋樓更豐富的文化意涵。

為了鼓勵同學參與，系上舉辦「電子書競賽」，並邀請導演葉哲源先生、影音工作者魏平昇先生擔任指導老師與評審。每一組同學都竭盡全力，用盡心思，使比賽相當激烈，作品更是被兩位老師讚嘆富有創意，除了有精心設計的文字書外，也有影片、圖片、動畫輔助等，使「一德洋樓」的風貌更為生動，也突顯出系上同學的創意巧思與用心。

以下是電子書得獎名單與主題：

第一名	江知萱 張芸樺 吳怡萱 黃亮喆	木窗、木門、洋樓玻璃
第二名	陳璽安 黃郁茜	三合院建築主體
第三名	龔玟靜 司徒彥廷 蔡惠 郭姿靈	禧院大門
佳作	林敏惠 賴珮瑜 曹家鳳 王靖玟 黃冠臻 施凱雯	一德餅模
佳作	林宜賢 高享筠 劉念慈 趙緯豪 陳子甄	洋樓與廚房磚花地磚
佳作	張嘉芸 吳瑜璵 吳思儀 林瑞琪	禧堂展示廳

榮獲第一名的同學跳脫框架，不採用Flip PDF軟體，改用Prezi製作電子書，利用其生動的簡報動畫，加上組員們自行繪製的插畫，使「木窗、木門及洋樓玻璃」主題中所要表達的理念和效果更加完善，過程中雖然遇到很多困難，但透過業師、老師及組員的幫忙，加以改進，讓他們有第一名的好成績。透過這一次的競賽所帶來的考驗及鼓舞，也讓他們更有自信地面對下一個里程碑。

第二名的組員雖然較少，但她們更努力、細心地完成這項成品，抱持不屈不撓的精神，獲得佳績。她們以一德洋樓的歷史故事作為主軸，不斷和業師討論問題，並調整作品，最後設計「啟前世」、「再延續」和「圓今生」三個單元來介紹一德洋樓的興衰史，並搭配圖像和影音串連整個電子書的製作，獲得業師讚許，也榮獲競賽第二名的成績。

第三名在製作電子書的過程中，面臨著挑戰，從一扇禧院大門的角度，創造出一本電子書是相當有難度的，但他們最後結合許多元素，包含禧院公司、背景故事，並置入動態地圖及音樂等，創造出第三名的佳績。透過組員們的團隊合作、創意發想，讓原本單調無趣的「禧院大門」主題有更新穎的呈現方式，獲得評審青睞，讓組員們非常有成就感也很感動。

不論得獎與否，大三同學們在這次的競賽中皆收穫良多，除了跟業師交流的過程中有所收穫，在製作電子書、創意發想、設計等，都讓同學們有不一樣的經驗與考驗，也讓同學們學習到珍貴的一堂課。

歲月如歌

歲月如歌，歌如歲月！轉動手把，上緊發條，放上蟲膠唱片，每次轉緊發條，恰好可以播放一首歌長度。那些唱針劃過的如歌歲月，一一訴說黑膠唱片的前塵後世。本業醫生的徐登芳先生為臺灣蟲膠唱片著名收藏家。黑膠唱片相較於大家熟知的黑膠唱片而言，出現的時間點更早，在收藏上因質地較硬易脆的特性，而更顯罕見。

文／魏佩儀

百年美聲，永存不朽

2018年6月6號，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由林翠鳳教授邀請徐登芳醫師演講「四月望春雨，一春風花雨夜月愁，滿面春風四季紅」，由於事前的宣傳，所以慕名來聽講的師生相當的多，整個中正大樓國際會議廳座無虛席。

一走進演講廳，目光便被講臺上的巨大留聲機所吸引。留聲機的外型具有一種古典的美，端莊又大方、高貴又典雅，在復古中又帶著一絲迷人。

徐醫師豐富精彩的介紹，仿佛開啟了歷史的時光機，引領著聽眾體會到留聲機的美妙之處。只見徐醫師從封套中拿出一張黑膠唱片，輕輕地放在唱片盤上，抬起唱臂，慢慢地放下推杆，這樣，歌聲就在演講廳中搖盪。那渾厚的聲音，帶給人一種高貴、優雅的感覺，讓人身心舒暢，心曠神怡。這美妙的歌聲，好像存在一種迷人的魔力，被它深深地吸引，沉浸在典雅的氛圍中不能自己！

如歌歲月，獲益良多

據聽眾蕭洺容表示：借由徐醫師簡單明瞭的介紹，瞭解了臺灣當代唱片的演變史，也從中細細品味黑膠唱片的魅力之處，令人大開耳界！能夠在有生之年，親眼見到擁有百年歷史的留聲機，還能親耳聽到那細膩華美的百年美聲，著實令人感動！

參與聽講的林翠鳳教授表示：百年的留聲機、數十張珍稀的蟲膠唱片，徐醫師慷慨在現場讓原音重現。帶領師生領略古早音韻，品味曲盤魅力，體會細緻醇厚的臺灣文化，在溫柔平和中更愛臺灣。

細聽徐醫師娓娓道來的歷史故事，享受留聲機的美妙歌聲，願老聲音的魅力，聲聲不息。徐登芳醫師的演講相當精采，讓在座聽眾受益匪淺。可以親耳聽到百年美聲，大家都深感榮幸。在演講結束後，全體師生與徐醫師一起拍了大合照，留下，歲月的歌聲。

觀摩好時機

教師論文發表會登場



老師與學生合影

文／林芷暄

106第一學期教師論文發表會於民國106年9月28日星期四在3911舉行，由黃麗娟、蔡秀玲兩位老師發表論文。分別為〈為政以德－儒家的得志主義探討〉、〈論蘇軾與蘇轍的同題分詠詩〉主持人為張致苾主任，與談人分別是吳惠珍老師、林翠鳳老師。

第二學期教師論文發表會於民國107年4月12日星期四在3911舉行，由何寶籃、張群兩位老師發表論文。分別為〈日常描寫的差異或間距？台灣電影中「本土」元素的模態與投射〉、〈開心學華語：以自編《臺中華語旅遊雜誌》為例〉。主持人為洪錦淳老

師，與談人分別是吳惠珍老師、張致苾主任。

四篇論文主題分別為文學、儒家哲學、電影文化和華語文教學。發表會依然開放十個名額給學生觀摩，這次除了本系以外，還有應英系的學生前來聆聽。同學表示在此活動中，不但多認識更多文學知識，也能提升很多在發表與應答之間的技巧，並且看見了老師們偶爾不為人知幽默風趣的一面。雖然同學們在此活動裡以聆聽角色為居多，發言甚少，老師也期盼未來能進步到一起參與發問的部分，創造更大的思考空間。

短劇比賽

理想國成績很理想



〈理想國〉演出劇照

〈理想國〉獲最佳團體與最佳劇本第一名



文 / 王玉琪

一年一度由應用中文系主辦的全校創意短劇比賽在 107 年 5 月 10 日音樂廳舉行，此次評審老師有郭陽山導演、王千宜老師、及何寶藍老師。共有六組四系參賽，得獎名單如下：團體獎第一名為應中二一《理想國》、第二名應中二一《媽呀！我的疤》、第三名商設一一《抉擇》；最佳劇本獎為應中二一《理想國》由張晉福同學撰寫；最佳演員獎由應中二一陳昆禾、郭新彤、商設一彭愛淳同學三位獲得，分別扮演《理想國》低階和高階代表，《抉擇》的警察妻子。此次戲劇比賽主題多元，有人性議題、穿

越、皇宮、博物館驚魂和學校主題，而迴響較高的應中二一兩組表演皆以皇宮為主題，故事架構皆刻劃人性，第三組表演《理想國》，每位角色在演技方面都在水準之上，在劇本的安排上，後半段突如其來的轉折點使人眼睛為之一亮，後勁十足；第五組表演《媽呀！我的疤》，以童話故事灰姑娘作為基底改編，雖然故事架構大致與灰姑娘雷同，但演員出類拔萃的演技讓此劇產生了一種特別的韻味，並在角色的服裝上下足功夫。



〈媽呀！我的疤〉獲最佳團體第二名



〈媽呀！我的疤〉演出劇照

除了以上兩組表演受到較大關注外，另外四組的表演個個演出他們想表達的寓意，有可圈可點的地方，也有需要改善的部分，一場成功的表演，不一定完美無缺，是能讓觀眾記憶深刻，一再回味，精彩萬分。據觀眾反應，未得獎的參賽者會資三甲演出的《怪盜的驚魂夜》，將世界名畫搬上舞台的手法令人驚喜。

郭陽山導演的講評也是一大重點：「在

短劇裡場景以一個為佳，布景與燈光交換太會影響觀眾目光，黏麥克風的膠帶太明顯，魔鬼藏在細節中，演員的扮相要多注意，例如戴眼鏡是否符合演員的特質形象。」這是大致上的講評，優點部分是：「各組選擇的題材夠深夠廣，跳脫古板的框架，探討人生目標、價值觀、哲學和愛情觀等。」經過評審老師的指導意見後，讓個表演者及工作人員了解有哪些地方還須改進。

影音創作展 創意與收穫滿滿



全體合影

文 / 蔡依璇

第五屆應用中文系影音創作展在5月17日於中正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精彩展開，許多才華洋溢的同學們創作了音樂MV、短片和廣告，內容與種類相當豐富。不只是課堂中的作業發表，系上還舉辦了這次的展演，並且開放免費入場參觀，讓全校的師生都能一同欣賞這些影音創作的成果。

首先展出的作品是音樂MV，有〈盼〉和〈瓶中信的秘密〉兩首，從改編曲目、填詞、演唱到錄製MV，過程相當不簡單。歌曲訴說著青春的友情及愛情故事，好聽動人而充滿情感。

接著展出的作品是短片創作，影片劇名分別是〈夢〉、〈魷美〉、〈Who Take The Lottery〉、〈艾美，愛美〉、〈圓。缺〉。一共五組的影片，講述的題材包羅萬象，包括人生的選擇題、現實和理想的掙扎、霸凌與自殺議題、人的情感與內心世界，還有對

於人生缺憾的坦然面對等等。影片探討的議題既深入又廣泛，劇情高潮迭起，有懸疑、有溫馨，故事不只精彩還能發人深省。

最後展出的是廣告創作，同學們為商家製作了宣傳廣告，包括〈米爵義式廚房〉、〈糧倉〉、〈黑輪美〉和〈老上海瓜子麵〉，同學們發揮行銷的能力，以影音的形式介紹店家的特色和優點，並且結合創意，製作出吸引人的廣告，為店家達到宣傳效果。

這次的影音創作展在掌聲中圓滿落幕，從豐富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學生們多元的能力，從音樂創作、劇本發想、拍攝與後製剪輯等等，對於同學們來說是收穫滿滿的學習經驗，從短片中也可以看出現代年輕人所面臨到的問題與社會價值觀，是一場意義不凡的展演。

暢談實習經驗 成果收穫多

文 / 廖子維

一〇七年十月十九日下午的中正國際會議廳，正有一群大四的學生在講台旁蓄勢待發，帶著高昂的自信與滿腔熱血想一吐為快，說出在大三暑假320小時實習經驗談。實習成果發表對應中生來說，是一個值得互相吸取養分且開拓眼界的分享會，聽著將面臨社會挑戰的學長姐們，說出自己所學與業界結合，或者實習上有那些不適應，讓學弟妹們能提早接觸到中文領域的相關產業。

此次參與實習的大四生共有九組，產業類別多集中於語文教學、創意行銷與出版界，組別如下：

吳昕穎、蘇家慈：四季藝術兒童教育機構。
陳薇安、陳秀盈：台中市私立故事講堂國語藝術短期補習班。

蔡佩伶：Advantage Academy 紐約優勢學苑。
吳唯聖：New Hope Education 巴黎新希望學校。

王斐怡：長江廣告有限公司。

林芷暄：御風行創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李宜軒：彰化夢想館。

秦芸嫻：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張羽傑：傳動經營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從分享中得知，參與實習的大四生工作內容因產業類別不同而有差異。教學相關的實習，多為班級經營，歷經先探討、課程規劃到執行後的檢討。整體工作較為精細且清楚，多具備實習進度表，也能從中獲益良多。

在「故事講堂」實習的陳薇安與陳秀盈提到，從教學中習到成為一位講堂老師的困難，更理解如何換位思考與學習溝通。相反的，在行銷創意公司，工作相對活潑，且不固定，工作時間會隨企畫執行上得加班，較有壓力且更具挑戰性。例如在彰化夢想館實習的李宜軒說到，「實習過程雖然辛苦，但更能體會什麼叫做職場，及如何做好一個老闆。」深刻感受到應中系永遠是學生最大的靠山，在實習過程中的任何問題都能給予支持與幫助。

成果會發表過程中，清楚感受到大四學生在應中系學習的課程，應用於產業上有很大的幫助。在廣告公司實習的王斐怡說到，「實習有了一個證明的機會，了解自己的能力。」透過實習，明白了解學校與業界的生態不同，與能力不足的部分。

畢業專題決審

什麼都會，什麼都不奇怪



組別：《17光復》

文 / 薛鈺琳、歐柔維

在寒冷的冬季，空氣中緊張的氣氛大於寒冷的感覺，原來是又來到一年一度的專題決審。大四同學經由初審的構想發布及一年不間斷的努力下，在106年12月14日中正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11組。以下為專題組別及指導老師：

1. 陳沛語組：卡牌桌遊—《秦朝風雲》(指導老師：廖芮茵)
2. 高麗嵐組：聊齋變奏曲 宅變(指導老師：張致苾)
3. 駱瑩組：《17光復》(指導老師：衛琪)
4. 陳秀盈組：「初壹食茶」專案計畫 從提案到行銷(指導老師：何寶籃)
5. 蔡孟珊組：登瀛春秋(指導老師：林翠鳳)
6. 王家喻組：追憶：卦山旅行(指導老師：林翠鳳)
7. 劉蕙凌組：沒有「耳朵」的兔子 繪本實作(指導老師：張致苾)
8. 林芷暄組：山海經狂想(指導老師：廖藤葉)
9. 吳昕穎組：DAWN微專輯(指導老師：張群)
10. 秦芸嫻組：《古文男神，你值得擁有》(指導老師：張群)
11. 王維欣組：Be a Good Pet Owner寵物鳥飼養系列產品開發(指導老師：吳惠珍)

專題審查方式為每組依序上台呈現簡報及講解二十分鐘，再由評審老師做十分鐘的講評。現場每個報告者都穿著正式服裝，不斷的在一旁深呼吸，反覆的念著自己的講稿，深怕在台上出了差錯。一年以來，他們從內容的構想，輪番幾次的修改及討論，更是將四年所學，學以致用，在有限的領域發揮無限的可能，為的就是在這天講解的20分鐘內展現出最好的一面，完整呈現出自己的主題整合理念，將「應用」發揮的淋漓盡致。

卡牌桌遊《秦朝風雲》的成品，設計的部分畫風精美，遊戲規畫相當詳盡，較可惜的是在講解時未能對玩法有詳盡的示範說明。但整體來說頗受好評，讓人想嘗試遊戲。

《17光復》以鄉村的美景和人情味，展現出自己獨特的風格。利用有條理的簡報及有自我風格的圖畫，中間帶入影片讓人更容易了解，簡單明瞭的展現成果，又不死板的完整呈現。

《初壹食茶》專案計畫，是尋找外地廠商，利用影片拍攝與粉絲專頁進行行銷。其中廣告拍攝呈現出的作品雖然略帶青澀，卻富有創意，並且將產品帶入深刻的含意，與

茶一樣清甜回甘、引人深思。

圖文書《追憶：卦山行旅》，在一年之中來回彰化、台中取景製作，以極少的兩人人力完成了十分精緻且不輸市面圖文書的成品，著實認真努力。

Dawn微專輯挑戰了應中系創系以來最特別的主題，親力親為錄製mv、創作詞曲、演唱歌曲，概念創新獨特，開闢了往後專題的另一條路。但在後製技術部分仍須加強。小說《山海經狂想》以精彩的作品內容搭配圖片成書，若圖片更精緻些可以讓成品更優秀。《登瀛春秋》以介紹登瀛書院成書，作品頗受好評。《古文男神，你值得擁有》在口頭報告時，獲得台風、口語表達的讚許。

Be a Good Pet Owner寵物鳥飼養系列產品開發，以文創為概念作出飼養手冊等周邊產品，讓大人小孩都可以受到吸引，同時在運用產品獲得飼養鳥類的相關知識，一舉兩得。

在大四的專題決審上，不再以制式化呈現，有影視、文創和文學多元類型，他們利用學到的學識和技能，強化並加以利用，不斷的創新專題的內容，使內容更活潑，讓人覺得，應中系的學生好全能，什麼都會，什麼都不奇怪。

語文學院畢業專題聯展 相互觀摩創意多

文 / 廖子維

一〇七年三月一日起，在本校的中商大樓川堂，舉行應中、應英、應日三系畢業專題聯合展覽。

下午三點開幕式，語文學院院長邱學瑾為七天的展期揭開序幕。為增加語文學院的跨系交流與學習，現場學生準備了海報與成品展示，在展期間，口頭解說給予評審團聽，最終選出實作組和論文組金牌、銀牌、銅牌獎各一組及十組佳作團隊。

展場期間可見學生走動參觀，大四學生負責解說辛苦一整年的成果，自信與親切地迎接聆聽路人，展現專業解說員的態度，觀摩人潮絡繹不絕。

於三月八日公布得獎名單，應中系畢業專題多為實作，因此在實作組表現亮眼，得獎名單如下：

金牌獎：蔡孟珊組，〈登瀛春秋〉，指導老師：林翠鳳。

銅牌獎：王家喻組，〈追憶：卦山行旅〉，指導老師：林翠鳳。

佳作獎有兩組，一為陳秀盈組，〈「初壹食茶」專案計劃——從提案到整合行銷〉，指導老師：何寶籃。另一為王維欣組，〈Be a Good Pet Owner——寵物鳥飼養系列產品開發〉，指導老師：吳惠珍、楊家源。

從三系成果展中可以發現應中系的著重於創意開發，為文創實際商品的應用。而應英系則全為論文組，應日系參半。可知三系課程發展與著重的不同，讓學生在專題呈現上也有不同的發揮。

應中系的課程多與實務操作相關，從此次得獎作品中看出應中學生多選擇將文本再次開發並創新，近幾年也越來越多與網際行銷有關的專題出現，可見課程專業培養讓學生在四年薰陶下，能展現創造力十足且更能同儕中獨樹一格。

碰撞與交流 兩岸國學教育的火花



參與師生合影

文 / 歐柔維

2018第二屆海峽兩岸國學教育

為促使兩岸國學教育進步，在民國一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由應中系承辦的「2018第二屆海峽兩岸國學教育論壇」，廣邀來自淮陰師範、青島恆星學院、雲林科大、輔仁大學等多位國學專家，於臺中科技大學中正四樓會議廳舉辦，一日間兩岸學者講述多項議題，進行交流。

單承彬院長以他在曲阜師範大學任教的所見所聞，提出「中國大陸國學教育現狀及反思」，向觀眾們分享到在中國有許多小小年紀的孩子，還未就學便在讀經、背經，甚至有人提倡設立國學系院等種種現象。但也有「特別」的作法在各地，例如：穿長袍馬褂及提倡裹小腳。

與談中還可以看到以不同的角度剖析國學教育，像是在國學教育實踐中，雲林科大

漢學研究應用研究所的吳進安所長提出，充滿教育意義的經學應該運用於生活中。與之對談的臺中科技大学黃麗娟老師則是以自身教導學生的例子，肯定吳所長的想法。楊穎副院長介紹淮陰師範學院的漢學教育，應用於課程設計、社團活動及作業中的成果實效，與需改進的地方進行分享。與談人應中系張致苾老師也以她多年的教學經驗回應。

國學在中國千年的歷史中，隨孔老夫子的教誨、司馬遷的史實記載、春秋戰國諸子謀略、昭明太子選詩文奠定文批，從古至今透過教育流傳不衰。論及國學教育，各家皆有自己的獨特想法，但正所謂「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在場所有專家都對國學的推廣及教學方法秉持著正面積極的學習精神，身為國學教育專家在聽旁人演講時，仍像個即將應考的學生一般振筆狂書，這樣的學習態度不禁讓人肅然起敬。

全校書法比賽 得獎者多為熟面孔



參賽者比賽照片

文 / 薛鈺琳

106學年度全校書法比賽由應用中文系主辦、墨香居書法社協辦，於12月7日在中正大樓九樓3911應用中文系圖書室舉辦，比賽完立即進行評審。

競賽為現場比賽，採取當場抽籤制，書寫內容為〈天淨沙〉四支曲，並當場書寫抽籤內容。隨後由本系老師進行評審，得獎名單如下：第一名應日三甲蔡秉瑜，第二名應英五甲陳又嘉，第三名會資三A余佩潔。佳

作三名，為會資三A王怡媛，應英三一陳欣儀，保金五乙郭怡品。

此次得獎前三名同學，皆為這三四年書法比賽常勝軍。得獎的第一名作品，依往例由本系進行裱褙留存。余佩潔、王怡媛、陳又嘉作品分別由會資系、語文學院出資裱褙，進行收藏，現在懸掛在中商大樓四樓會資系辦，和語文學院院長室，作為學生的成果展示。

2018曲選佳篇

〔告別〕 陳奎與

一期一會，與你相會
牽不住的緣份，未了的故事
不禁在心頭激起漣漪
仍然在回憶中盪漾

〔告別〕 孫喬穎

總以為不是最後一次說再見
相遇後的分別
隨著浪花
奔流在無期的時光裡

〔告別〕 張晁睿

一期一會
一轉即滅
以為能再次的相依相偎
才發現多的是事與願違
回味 有你的陪
流淚 獨自入睡
只剩下人生的回憶去追
或許逝去也是一種美

〔告別〕 范芯綾

緣份交匯
使人相會
人生跑馬燈上
禁不起後悔
不如
一期一會

〔仙呂宮·太常引〕 柳宜君

相思好似海深沉，
離去也離心。
獨坐淚衣襟，
莫等了，
知音再尋。

〔仙呂宮·太常引〕 李柏穎

落櫻梅綠杏花臨，
何必縮君心？
春日哪兒尋，
緣滅了，
當絃撫琴。

〔仙呂宮·太常引〕 閨怨 賴怡瑄

榻前獨坐怨情深，
日久志消沉。
敬枕夢中尋，
清醒了，
徒留淚涔。

〔仙呂宮·太常引〕 送法國友人

吳唯聖

別離見我淚涔涔，
折柳繫衣襟。
別後再難尋，
千萬里，
西山月沉。

〔仙呂宮·太常引〕 吳瑜璿

窗前榻上細縫裳，
望遠處深林，
時刻盼君臨。
何處去，
悠悠我心。

〔仙呂宮・太常引〕 林瑞琪

夜深驚起汗涔涔，
窗外雨霖霖。
夢裡百千尋，
唯見淚，
思君再臨。

〔仙呂宮・太常引〕 吳思儀

斷然求去隱山林，
氣度不消侵。
應是見真心，
俗世亂，
歸來至今。

〔雙調・春歸怨〕 呂紹銘

黑夜之中，
庭園臥柳。
玉盤高掛照憂憂，
面容削瘦心難受。
孤葉舟，
遠赴長洲，
流淚上高樓。

〔雙調・春歸怨〕 王姿云

藕葉依稀，
霜臨甕牖。
荻花瑟瑟漫沙洲，
對窗酌飲香盈袖。
寒雁悠，
霞渡漁舟，
老叟樂豐收。

〔雙調・春歸怨〕 龔玟靜

花蟹橫囚，
鍋烹雪藕。
螯酥膏滿醬油流，
湯綿暖胃調羹漏。
饑已休，
酌酒高樓，
簷下眺輕舟。

〔雙調・春歸怨〕 藍子惟

彼岸臨川，
天涯佇守。
輪迴三世寺邊留，
伊人入畫容顏舊。
勾勒憂，
酒釀思愁，
盡飲醉方休。

〔雙調・春歸怨〕 陳筱茹

秋夜聲啾，
淒風透牖。
掩簾沾醉淚忽流，
朱唇粉面黃花瘦。
思鳳樓，
翠袖悠悠，
細雨意孤愁。

〔雙調・春歸怨〕 簡立妮

白日風光，
閒來對柳。
池中錦鯉樂悠游，
忽聞院落簫聲奏。
音乍休，
水秀風柔，
從未嘆憂愁。

〔雙調・春歸怨〕 吳思儀

楊柳飄搖，
橋頭路陡。
清風明月倚朱樓，
抬頭想望衣裝皺。
思慮憂，
欲去還留，
池內月沉留。

〔雙調・春歸怨〕 賴怡瑄

一代梟雄，
豪斟烈酒。
縱橫沙場攜軍仇，
文韜武略擒強寇。
長嘯悠，
風散雲收，
天下為誰留？

〔正宮・塞鴻秋〕 洪睿好

邊疆忽告蠻夷暴，
詔書令箭兵糧調。
弩弓戰馬金鐘罩，
大軍十萬將仇報。
為國士獻軀，
堂廟人嬉鬧，
徒留史冊空憑悼。

〔正宮・塞鴻秋〕 李柏穎

晃搖搖大紅花轎，
咚隆隆管鳴音鬧。
拂巾端坐遮容笑，
良時吉日佳音報。
誰知楊玉環，
卻變花斑豹。
扯媒人進衙門告。

〔正宮・塞鴻秋〕詠女神 簡陳儒

溫良恭儉難模倣，
清新婉麗如清照。
隨心撥弄琵琶調，
子衿莞爾嬋娟笑。
傾城勝莫愁，
宛若光芒耀，
光容月貌何言道。

〔正宮・塞鴻秋〕 王姿云

曆添歲月除冬暴，
東風送暖枝桠茂。
小童嬉笑門前鬧，
遊人踏寺祈祥兆。
春聯換舊符，
獅舞龍長嘯。
爆竹炸響新年到。

〔正宮・塞鴻秋〕 林瑞琪

驀然回首佳人笑，
枝頭點點冬梅傲。
八抬大轎紅娘報，
喜迎新婦玲瓏貌。
春宵一刻歡，
日上三竿照，
來年今日孩童鬧。

〔正宮・塞鴻秋〕 吳瑜璵

曾經君是常歡笑，
站於舞榭中央鬧。
如今憂鬱將君罩，
心頭瑣事無人告。
房中悄自焚，
燒炭生年耗。
粉絲淚灑門前悼。

特別報導

應中系學生的社會關懷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應中系學生走出校園，以精簡有力的文字，表達對現今時事、議題的關切和敏銳觀察。系刊因此設立特別報導，內容包羅萬象，有關懷社會的街友、流浪動物議題；新世代的社會走向網紅餐廳、新移民來台等等。現在，就請隨著應中系特派記者群的腳步，一起深入報導現場！



臺灣宗教信仰概況



臺中北區善修宮廟宇外觀

文 / 馬書卿

臺灣是個宗教多元的國家，民眾高達四成五的比例為台灣民間信仰。不同的區域，當地民眾主要信仰的神祇也就不相同，例如北部的釋迦牟尼廟宇比較多，中南部媽祖的寺廟較為常見。

根據內政部2015年公布的統計資料，台灣廟宇數量高達1萬2106座，超過臺灣的便利商店總數。台南市登記的寺廟最多，高雄市及屏東市分別排列第二與第三，這三個縣市共佔全台廟宇數量的三成五。

美國研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宗教與公眾生活企劃報告中，台灣在這些全國宗教多樣性的國家中，排列在第二的位置，僅次於新加坡。根據關鍵評論網整理的圖表，民間信仰占45%比例最高，其次是20%的佛教，剩下依比例多寡分別為14%的獨立宗教、14%的其他宗教以及7%的基督教。台灣的民間信仰是儒、釋、道三教的融合，經由中國

華南移民傳入，經歷過時間的撮合，一直到今天，發展成具有本土風格的民間信仰。

分析民間信仰台灣區域數量的分布，福德正神遍佈全台，為台灣廟宇最多的神明。北部大部分的信仰為釋迦牟尼，中南部則是媽祖信仰比較興盛。有趣的是高雄市，媽祖與釋迦牟尼的廟宇都是一百多家，數量十分接近。

媽祖屬於熱門的民間信仰之一，每年的媽祖繞境吸引了不少信徒以及觀光客前去朝聖，經濟產值高達40億元，可以說是台灣最吸金的神明。大甲媽祖繞境是最被大家熟知的活動，時間在農曆三月，為期九天八夜，途經彰化南瑤宮、西螺福興宮、北斗奠安宮、彰化天后宮以及清水朝興宮，2011年行政院文建會（今文化部）已將「大甲媽祖繞境」列為「國家重要的民俗活動」，可見其在台灣的重要性。

網路事業興起 重新引領主題餐廳



主題餐廳美食廣場

文 / 郭子瑜、王家盈

近年來，網路事業興起，造就許多網紅、網美，字面上意思就是，網路上紅的人和網路上美的人，實際上，他們只是藉由虛擬網路平台表現自我的一群人，卻可以吸引大量粉絲，引起極大關注，帶來的商機也相對來的高。

網美餐廳，簡單來說，就是被大量曝光於社群網站的餐廳。業者都會設立拍照區域，或是將店面打造成流行樣子。以裝置乾燥花為例，業者砸重金，將整間店面鋪滿乾燥花，由上到下，擺設到食材通通和乾燥花沾上邊，藉此吸引大批客人上門，其中也包括網美。他們會喬好各種角度，拍系列照片，並設立新地標，PO上社群打卡；當粉絲看到這些貼文反應：「哇！好漂亮！」常會慕名而來，因此在網路上造成轟動，紅的不是餐點，是漂亮，這就是網美餐廳。

它的起源其實就是主題餐廳，以一個或者多個主題為吸引標誌，賦予餐廳主題性做為餐廳特色。當顧客光顧時，能透過所看見的一切、個人的體驗和聯想而進入的一種相應主題。比如說：重溫某一段歷史或瞭解一種陌生的文化，主題餐廳在反映自身主題的時候，往往是藉助有特色的建築設計和內部裝潢、陳設來進行的，吸引不同年齡層因為好奇心來品嚐，食物的美味並不是重點。而在台灣第一家主題餐廳便是百貨公司的美食廣場，當時規劃設計獨具特色，裝修別有風格，匯聚天下精美小吃，經營品種不是千篇一律，在每個地區力求做出本地的特色，根據周邊環境和當地人的飲食習慣來選擇經營品種，營造一個舒適的環境，吸引消費者。

網美餐廳出現以後，和商圈的關係緊緊相依，促進周邊環境發展，形成所謂的「商



乾燥花餐廳

圈效應」。商圈效應是指一個主要的消費場所其周圍也連帶興起的商業，對許多產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為有著連帶的關係，所以由商圈內其他產業帶來的客源也會逐漸增加，好的商圈包含多種類的產業型態，若是能以此發展出整個成功的商圈其利潤也相當可觀，商圈效應影響的並不一定只是在產業方面的發展，其附近住戶也會因為有優質又便利的商圈而提高生活品質。

案例分享：老舊眷舍大翻身—台中審計新村。鄰近馬路卻獨樹一格的審計新村，前身為省府時期審計處的員工眷舍，自成一格的小社區，有好幾棟保存完整的舊宿舍，充滿時代痕跡，留下早期台灣社區的風貌，在凍省之後成了閒置空間荒廢多年，地點臺中勤美綠園道附近，因此顯示不出審計新村的獨特性。近年來透過台中市政府的推廣之下，

市政府主動提出了活化老眷村活動，目的就是活化老舊眷村希望透過青年的活力以及創意力，來讓這些老舊的歷史文化受到重視，並且讓這些故事繼續延續下去，也讓這些眷村有了不同的新風貌。

現在的審計新村為西區的藝文新天地，有來自各地的藝術家、創作者及社會文化團體在省府濃厚的建築文化氛圍中，孵化新的生命力，繁榮周邊社區。店面部分由政府規劃，轉型為青年創業基地，透過青年活力與創造力，激盪出令人目不暇給的空間韻味與獨特氛圍，除文創產業，結合許多不同風格的網美餐廳，有著特殊的含意，不同的故事及風格，成為了一種新的美食文化，餐廳業者發揮創新的想像力，菜色不及高檔餐廳，但在內用餐卻能享受裡面的氛圍，促進朋友與親子之間的關係。

尋找COSER！

一同了解臺灣角色扮演者的集會場地



同人誌販售會常是Coser們的聚集處 (洪睿好/攝)

文 / 洪睿好

你是否曾經看過角色扮演者同時在某個地方大量聚集？有些時候，他們會穿著各式各樣的服裝，在特定場合出現，然而其他時間，他們與一般人並無區別，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走在路上說不定還認不出來呢！

「Cosplay」一詞原為日文中「Costume Play」的簡稱，指的是角色扮演，而「Cosplayer」則有「角色扮演者」之意（以下簡稱Coser），是一種以服裝道具、特殊化妝及配戴飾品等方式來扮演動漫或遊戲中角色的表演藝術行為，屬於社會裡的次文化。

這群角色扮演者，礙於社會的風俗眼光，平時並不會隨意裝扮，民眾能看見他們的地方大多與動漫活動有關，如動漫祭、漫畫博覽會、同人誌販售會等，少部分則是以角色外拍或出席表演場合的形式，其中「同人誌販售會」因為每年舉辦的次數較多，也成為角色扮演者們最常聚集出現的場地。

以同人誌販售會為例，許多Coser身為動漫文化的一份子，不僅只是為了詮釋自身對

於角色人物的熱愛才裝扮前往，有些人也會購票進場，因此在會場裡隨時都能看見Coser們的身影在隊伍中穿梭，甚至還會聽到有人驚呼：「那是XX作品裡的角色！」而Coser的密集度也會隨著展場的腹地大小、地點遠近等因素而不同，例如位於臺灣大學體育館的同人誌販售會活動，相較於中南部，常是最大的Coser聚集處。除此之外，參場Coser的服裝也會受到展場的規定限制，如攜帶大型道具進場者便會被要求拆解，舉辦在校園內的場次，更是嚴加規範攝影者及Coser的行為，避免造成一般民眾對動漫活動的負面觀感，進而影響整體Cosplay文化的形象。

自1990年代，Cosplay的文化開始從臺灣生根，有了現今蓬勃發展的盛況，除了Coser與動漫同好們的一路推廣，社會大眾的認同也不可或缺，下一次若是在路上看見Coser們，不妨給他們一點鼓勵，能夠不畏異樣眼光勇於裝扮，並且站在鎂光燈前展現自我，都是十分可貴的勇氣。

流浪動物的律法問題

文 / 黃品慈

你是否曾在路上看過身材瘦弱沒有項圈的小狗？或是被剪耳的貓咪？他們都是被遺棄或是過多繁殖所造成的流浪動物，而牠們也是國內長期無法有效解決的問題，數量不斷攀升。因此為了更有效率解決流浪動物引發的問題，政府制定許多法規條例來規範。

在沒有人為因素的影響下，流浪狗的數量只會持續增加，並不會減少。但為了終結「十二夜」的悲劇，新修正的動保法刪除第十二條中的「經通知或公告逾12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無適當之處置，得以宰殺」規定。未來各收容所禁止對動物施行安樂死，不過如果動物患有法定傳染病、重病無法治癒等嚴重影響公共安全情況，仍可進行人道措施。為了更正確落實減少流浪狗數量，動保處也以TNR（捕捉、絕育、放回）方式進行數量控制，希望以絕育代替撲殺。不過全面禁止撲殺的條例所衍生出的卻是動物收容所暴增、照護的人員、資源不足、流浪狗無處可去等問題，政府也必須針對這些問題，想辦法提高流浪狗的認養率才行。

根據網路新聞報導，台北縣三重市某飲料店王姓老闆，長期餵養一條黑色流浪狗，流浪狗經常出入店裡，九十七年這條狗咬傷顧客的小孩，雖然王某稱狗不是他的，但法官認定王某為飼主，依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三十天、得易科罰金。根據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6款規定，飼主的定義是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如果長期、定點的餵養無主動物，也算是實際管領，會被認定為飼主。同法第7條規定，飼主應防止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因此飼主應該要防範意外發生，依規定注意狗的狀況，這位飼主未注意，所以他的行為具有過失性。

流浪動物龐大的數量和所造成的危害是多年來的難解問題，隨地大小便不僅造成環境汙染，放任不管也會攻擊人類或家畜，政府理應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政策，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尋找可以兩全其美的方式，讓流浪動物不再挨餓流落街頭，也讓民眾能有更良好的環境。

移民文化在臺灣

文 / 陳家好

近年來，東南亞美食在臺灣越來越常見，在網路上搜尋「越南料理」、「泰式小吃」或是「印尼菜」，北中南各區都能找到許多餐廳或是小吃店。相較於受流行文化風潮影響而引進的韓式連鎖餐廳，南洋美食經營者多出於分擔家計的新住民女性，且考量食材取得難易度及台灣人的飲食習慣，他們不斷嘗試變化家鄉菜，直到做出口碑，也是突破重重障礙的成就。

國立臺灣博物館曾在去年推出《南洋味・家鄉味》特別展覽，旨在用飲食串起東南亞新住民與家鄉的聯繫，也讓臺灣民眾從飲食認識異國自然環境與文化。桃園市山豐國小也舉辦過多元文化飲食的課程，引領新住民子女學生動手製作各種風味的料理，從中比較不同的飲食文化，藉此讓新住民提升自信心，認同文化。校方表示，有位新住民媽媽先前剛嫁到臺灣時，不敢做自己家鄉美食給家人吃，但是在參與課程後，發現孩子不排斥且喜歡越南美食，大大增強她為孩子做越南料理的信心。

新住民來到台灣會面臨許多文化差異，首當其衝則是語言問題。語言是融入社會、建立關係最快速的方法，然而語言上有障礙容易侷限人際關係，對外界產生疏離感。根據內政部2016統計，會影響新移民女性生活適應的因素應歸納為有教育程度、來台年

數、語言能力、婆媳相處、價值觀。教育程度愈高，適應能力愈好的人，能顯露於外表人際互動關係與協調處事能力。來台年數愈久，適應情形愈好。另一方面，新住民來台一段時間後，即使會說中文，但通常缺乏閱讀與書寫能力，文字隔閡除了在生活中造成不便，也容易影響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來自菲律賓的Marilou說：「我覺得在台灣生活最難的部分是學習中文」，Marilou嫁來台近七年，她表示和先生一同參與宗教聚會，是幫助學習中文的主要方式。

臺灣漢人社會的婚嫁類型為女方嫁入男方家庭，與丈夫及其家人共同生活，婚姻中兩人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家庭倫理觀念不同、生活習慣差異、思想意見紛歧等，都是夫妻可能面臨的問題，更不用說遠從異國來台組織家庭的新住民，他們得一邊面臨的文化衝突一邊適應陌生的環境，更加不容易。

對於同時適應「移民」及「婚姻」，來自中國貴州的譚氏清書表示，剛到台灣時常想念家鄉，都是依靠著丈夫、孩子獲得心靈歸屬；Marilou則是與丈夫共同學習聖經，克服困難。由此可知，不管是文化差異造成的困難，亦或是心裡缺乏歸屬感的不安，家人給予關愛是突破文化差異、紓解思鄉之情最大的力量。

注意！

髒字不離口，小心惹禍上身！

文 / 范芯綾、李柏穎

近年來，把粗話或髒話當成口頭禪的人越來越多。除了一般民眾外，連歌手、藝人等。甚至台北市市長柯文哲曾於2018年3月15日上網路紅人Youtuber呱吉直播時飆罵髒話，引發熱議。許多人認為出口成「髒」是率性表現，並不需要放大檢視。可是，近期卻有不少因髒話衍生的社會事件。

今年一月底，新竹曾有一名高姓男學生因不滿風紀股長要求他遵守秩序，怒罵髒話。身為風紀股長的袁姓女同學不堪其擾憤而提告，法院判高男與父親須賠償袁女精神撫慰金4萬元。此外，今年4月3號，高雄市公園路有一群陣頭繞境占用車道，警方上前關心。其中有位成員以髒話罵身邊的朋友，當時五福四路派出所副所長周信宏經過，引發誤會。副所長認為是在挑釁他，陣頭成員拒絕調查，兩人因此爆發肢體衝突。同年4

月16號，基隆有一名洗水塔工人與太太攜帶清洗工具，搭乘公車至七堵工作。公車司機怕工具會勾破座椅，要求他將工具放在地上。沒想到工人順口罵了句髒話，引發兩人口角衝突。這名蘇姓工人雖事後解釋，髒話是口頭禪，自己並不是針對司機辱罵。司機不接受和解與道歉，堅決提告蘇姓工人。

根據調查發現，髒話的演變多半來自閩南語，而時下持續更新或常用的髒話也來自外來語或白話文，甚至來自於公眾人物或媒體。年輕族群在選擇用字上也會跟上教育程度而有所修飾，像是不直接罵人白癡而以「87」（似近音）替代。

隨著時代變遷，台灣人對於髒話的觀念日益開放。呼籲各位使用髒話前不妨先三思，勿搶口舌之快，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街友的依靠在哪裡？

文／王姿云、廖子維

你是否曾在公園、馬路旁看到街友蜷縮的身影？是否關注過政府的相關政策？《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為現行臺中市對街友的社會救助法規，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而再三呼籲的「臺中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至今仍停留在草案階段。

社會局訂定「臺中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草案，將「收容」改為「安置」，展現對街友的友善態度，提高輔導街友的法律位階，將街友的定義及協助的條文訂定的更友善，明定衛生單位對街友需辦理疾病預防工作，勞工局需協助街友就業。

過去輔導街友的規範只是依《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來執行，不但名稱用「收容」十分不友善，也未明確規範市府各局處對街友應提供協助的權責，導致所有的輔導工作僅由社會局執行，讓街友在健康及就業的問題方面，無法獲得更專業的協助。

社會局強調，為符合遊民需求，特別訂定「應至少每5年定期辦理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條文內容，提供基礎生活照顧、短期安置、醫療補助、生活重建服務。至於為何草案名稱仍叫「遊民」，社會局解釋，因為母法社會救助法的條文，對街友稱之為「遊民」，為達一致性，因此法條還是稱遊民。

遺憾的是，現行法規仍是《臺中市遊民

收容輔導辦法》，但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長吳文楦曾說：「我們市政府針對這些街友，基本上是抱持著尊重跟接納的態度。」且在《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本府社會處得獎勵或委託民間機構參與辦理遊民服務輔導業務。」除了政府的作為，社會團體也是街友們的依靠。

社會局官網的遊民福利服務資源顯示，臺中四個遊民服務團體有臺中市慈善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會、臺中市街友關懷協會、人安基金會臺中平安站、臺中市灘頭全人關懷協會，共同為街友的生活起居、心靈輔導、就業輔助相關的幫助，讓社會邊緣人能脫離居無定所，有自力更生的謀生能力。

但臺中市街友關懷協會卻表示：「我們非常需要其他單位來協助輔導諮商！」因為相較物資的供給、住所的安置，街友們更需要的是輔導心靈與協助就業，然而〈臺中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中卻沒有詳盡的規定。

目前臺中市街友關懷協會主要服務仍以短期安置為主，三個月後能藉由工作規劃有穩定工作與住居。人安基金會也同樣以三個月為一期的安置模式，協尋媒合團體做配對，此多為多數團體的短期目標，中長期的規劃則介入輔導，期望街友能及早融入社會避免讓過度依賴。

蜷曲於角落的事實

文／陳昆禾、廖子維

談到街友，你想到了甚麼？懶散、打混或是露宿街頭？對於街友，人們普遍的想法多是「不務正業，咎由自取的結果」，事實上，這背後有著更多的原因、以及無奈和不得已。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1995年編印之「遊民問題之調查分析」顯示，遊民產生原因依序為家庭解組或無家可依、家庭關係不良、意外事故與職業災害、失業、個人適應問題等因素。

「我在紡織廠工作多年，工廠倒閉，收入沒了，沒辦法了，開始在台北街頭流浪。以前，有工作時，從沒想過自己會有變成遊民的一天」遊民阿文無奈的說。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調查，71.4%的遊民都是艱辛的勞動者，但過著勞苦終日，衣食無著的悲慘日子，30.7%的遊民更過著每日一餐的挨餓生活。

在新營車站乞討的水財表示，「我會鋪磁磚，我會鋪柏油路，我以前就是在幫別人鋪路的，我會很多事情，但從我的手出意外斷了後，就沒有人要用我了。」一如台灣當代漂泊協會調查，高達90%的遊民，之前都是有工作的，並且正職工作高達63%。成為遊民，並不代表好逸惡勞，懶惰不工作。更

有一部分的街友，因為社會的不接納，或是心理因素，而難以接觸人群，以及毒癮、酒精成癮問題，都是街友之所以露宿街頭的原因。

「如果能有個遮風避雨的窩，誰想要露宿街頭？」臺中的社會企業，角落微光文化有限公司，以「無社會捐款」方式訓練隱者(指包含街友，中高齡失業者與獨居長者在內的群體)，與臺中同樣關懷街友的團體基金會做媒合，將「城市隱者」藉由一系列的培訓課程，成為專業導覽員，規劃一系列「隱者地圖」的導覽路線。原是街友的林順福順因參與訓練，正式成為臺中老城區的解說員，擁有固定收入。

角落微光的創辦人張景皓說到，藉由平台的協助，讓仍有自立意願的街友走出那個空洞孤獨的家。可惜角落微光協會將在2018年4月30日正式終止所有相關服務，在商業經營和社會服務的平衡點上，最終迫於選擇了停損。

街友問題一直存在著，因為社會的各種結構性因素，以及個人因素，有許多人無法再次安穩的在家睡。如何使街友們得到更多幫助，在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這個社會給予更多的重視。

期初與期末 應中人的溫暖聚會



全體合影

文 / 蔡依璇

新學期新氣象！應用中文系每個學期初都會舉辦期初大會，這是系上的傳統之一，象徵著一個學期的新開始。下學期的期初大會在3月15日於中正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順利舉行，每一位應中的學子都前來參加這場溫馨的聚會。

大會由張致苾主任的致詞拉開序幕，主任感謝系學會同學為系上的付出，並且鼓勵大家多參與系上舉辦的活動，像是這學期有應中文學獎和語文週等等。

接著系學會做了例行的系務報告和財務報告，並且鼓勵大一的同學加入系學會，除

了可以豐富自己的大學生活，累積各種經驗，也可以為應中這個大家族盡一份心力。

光陰荏苒，很快的一個學期即將進入尾聲，應中系藉由6月14日的期末大會為這個學期畫下完滿的句點，也象徵了應中精神的傳承。

透過期初與期末大會的舉行，同學們接收到系上相關活動的資訊，明白這些活動的意義和價值並且踴躍參與。除此之外，大家也能更瞭解系學會的組織運作，並且共同培養師生間的感情，所有系上的成員們攜手邁向應中系更光明的未來。

空間情境裝置 應中教室的獨特風景



第一名應中一1得獎作品

文 / 蔡依璇

一年一度的「空間情境裝置競賽」是應用中文系獨特的比賽，藉由這項競賽，教室的每一個角落、每一面白牆，都成為應中學子盡情揮灑創意的舞台。每個年級的同學們結合大家的創意，設計出專屬於自己班級的主題，使原本冰冷的空間增添手作的溫度，原本看上去平淡無奇的中正九樓不再無聊沉悶，而是展現出應用中文系的活力與精神。

本年度的競賽由應中一1表現最為亮眼，為教室帶來清新又繽紛的亮麗色彩，獲頒為特優。其次的優等為應中四1，甲等及乙等分別為應中三1及應中二1。為了肯定同學們在比賽過程中的努力與付出，系上頒發禮券和嘉獎給予每個名次，也希望大家在未來能夠秉持這股熱忱，繼續為教室增添多姿的年輕創意。

哭了！

睽違17場，應中系男籃奪得勝利！



應中系籃球員合照

文 / 廖子維

一〇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的校長盃系際籃球比賽於三月二十六日正式展開。在分組競賽中，應中系男籃抽到去年冠軍的隊伍一流管系，以及同樣屬於語文學院的五專應英科，在男子A組三角循環賽中廝殺，互相切磋球技。

應中男籃的第一場團體賽於三月三十日開始，第一場對上冠軍隊伍：流管系，第一節開始雙方處於熱機狀態，比數差距不大，對手一開始即展現強烈進攻欲望，而我方隊伍積極防守來抵抗強勁的進攻模式。休息區不時傳來「防守！防守！」的加油聲，連應中系教授張群老師也到場指導，為應中男籃打氣，最終仍不敵強勁的對手，吞下敗戰。

四月九日艷陽高照的中午，球員們早已在場上熱身，準備迎接循環中第二場比賽，身穿黑色球衣的應英科與應中系的橘色球衣形成強烈對比，雙方蓄勢待發迎接一場精彩的對決。

本次先發球員有：控球後衛陳昆禾、得分後衛張晁睿、小前鋒葉瑞敬、大前鋒黃乙

仟以及中鋒廖子維，陣容團隊默契佳且實力堅強，第一節應中系戰術打出一場防守得分的攻勢，加上控球球員積極傳導找到進攻空間，上半場應中系以12：15領先。下半場開始，應英科立即調度球員調整場上節奏，雙方打出一場五五波的攻防，不時應中系來個抄截，而應英科來個三分球回禮，雙方處與僵持的攻勢。第四節的比賽，應英科將比數拉得更近，最終，兩隊比數以24：24進入延長驟死賽。

延長賽雙方僵持不下，三分鐘的時間雙方攻防了好幾回，應英科投出一顆兩分球暫時領先，在時間緊迫下小前鋒葉瑞敬籃下放進壓秒關鍵球，兩隊26：26進入第二次延長加賽，運用戰術的技巧性犯規及拖延戰術，雙方最終以27：28應中系獲得17連敗以來的首場勝利。

系籃副隊長陳昆禾表示：「這場勝利實在得來不易，是大家努力而來的成果。」隊長葉瑞敬也希望男籃不能因此鬆懈，期許能帶領球員重返冠軍榮耀！

旺來盃排球賽

究竟誰獲得了旺來？



旺來盃

文 / 陳宛均

守一顆，球來了！

一〇六學年度下學期四月十一日午時的排球場正熱鬧著，加油聲與歡呼聲更是一浪高過一浪，這是場屬於系上的排球運動會。比賽制度採取男女混合組，目的為促進本系科同學之間的情誼。

酷熱豔陽下，排球場有群應中系學生的身影，有系學會工作人員、前來觀看賽況的觀眾，當然最不可或缺的便是由各年級組成的比賽隊伍，即使烈日當頭，球員們仍對此活動抱著極大的熱忱。

初賽是二年級對三年級隊伍，排球在空中忽上忽下，忽前忽後，雙方互不相讓。24平、25平…戰況陷入白熱化，觀眾助威聲此

起彼落，終於二年級隊伍以31比29贏下初賽勝利。接續由三年級與種子隊一年級隊伍進行比賽，三年級拿下此場勝利。

決賽於四月十三日午時舉行。初賽勝利隊伍為二年級生，將與四年級生有場正面交鋒的比賽。在大家熱情的渲染下，比賽正式開始，隊友們默契配合下，四年級生不斷進攻，使出渾身解數、高手發球、狠勁扣球，而二年級生遇上這猛烈的攻勢，更是加倍注意力進入嚴密守備，精彩之處雷鳴般的掌聲沸騰了整個球場。幾經周折，最終由二年級隊伍拿下此次旺來盃冠軍！此次比賽精采有趣，相信每位球員皆有一場難忘回憶！

創系以來第一次 系上女排榮獲中中盃冠軍



大四學姐實現冠軍夢想後，穿上學士服和全體戰友拍照留念。

文 / 陳宛均

第二十屆中中盃於十二月二、三日，於臺中靜宜大學開打。本系女排首次於這項賽事中榮獲冠軍。

預賽制度上採取三角或四角循環，以積分高者為晉級隊伍，複賽採取單淘汰制。系上女排在第一天總共有三場比賽，分別為上午一場、下午兩場。遇上的對手依序是東海中文、暨大中文與中興中文。在前兩場比賽裡攻守間切換得宜，拿下勝利。最後一場面對中興中文時，不慎以兩分之差敗北，但球隊的積分仍為高分群，因次進入第二天決賽。

第二天決賽，晉級的有中正中文、中興

中文、彰師國文、與中科應中共四支隊伍。球隊在這一天共有兩場比賽，分別擊敗中正中文、彰師國文，獲得勝利，拿下冠軍。球員們在得知成為冠軍的那一刻，無不歡欣高呼，綻放出最美麗的笑容，那一刻代表著她們又再次挑戰了未知，說明著努力付出必定會得到收穫。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第二十屆中部地區大專院校中國語文相關科系校際球類盃賽（簡稱中中盃）為系上女排球隊重大賽事之一，各個球員磨拳擦掌欲將平日累積而成的功力，在此次比賽中化為力量，而她們的勇氣帶領著球隊走向未知的方向。

本系女排再添佳績 大中盃獲得殿軍



應中系女排球員合照

文 / 陳宛均

全國大專院校中文相關學系運動錦標賽，此次舉辦地點於成功大學，比賽日期為民國一〇七年三月十七、十八日，本系女排榮獲殿軍。

預賽隊伍共有三十一隊，制度上採九組三取二循環，一組為雙敗淘汰，晉級隊伍為預賽每組前兩名，共二十隊進行單淘汰賽制。本系女排依序遇上的對手，為曾在中中盃相互競爭的中興中文，與從未較勁過的南大中文。每位球員在默契的配合下發揮所長，加油團也展現最熱情的歡呼聲，本系女排不負眾望拿下勝利，進入決賽。

決賽裡，每場賽事都影響球隊能否晉級到下一個關卡。球員們提起十二萬分的謹慎與勇氣，面對越來越強的隊伍。關關難過，關關過，本系女排打敗對手輔大中文與慈濟東語，成為競爭冠、亞、季、殿軍的比賽隊伍。隊長表示，目前賽況來到最緊張刺激的時刻，這將是一場體力的拉鋸賽，希望能將失誤率降到最低，一起拿下最高榮譽；同時，卻又擔心球員的體力狀況無法負荷。經過一番戰況激烈的廝殺，本系女排在此次比賽中拿下殿軍佳績。

走過一年的風景

►迎新茶會拉近彼此關係

文 / 吳佳怡

民國一〇六年九月十日星期日，學長姐為新生舉辦茶會，也是制服茶會，新生穿著高中制服來參加。為了使新生能夠更好的融入應中大家庭，用心準備許多小點心，透過遊戲及聊天互動來增進各家族及同學之間的感情。

一開始系學會學長姐向各位介紹自己，讓各位新生未來有疑問能夠有幫助的地方。為了茶會所準備的遊戲，其中還有將學長姐混入新生當中，猜出誰是「假新生」，過程

相當有趣。隨後進行家族聊天，彼此認識家族成員，也要努力記住大家的姓名，不只是玩遊戲的關鍵，也是對家族間更拉近距離。之後進行了「千年老樹幹」的遊戲，及兔子猜拳的遊戲，輸的隊伍必須接在贏的隊伍後面，直到變成一個隊伍，過程充滿笑聲，也在笑聲中來到尾聲。

在遊戲中認識彼此，加深了對應中系的聯繫，在茶會之後，有一些學長姊與學弟妹一起進行聚會，繼續進行第二次的活動。

►中秋系烤，高歌盡興

文 / 吳佳怡

中秋節雖過，秋意陣陣應當來一場烤肉應應景，民國一〇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系學會於中正樓九樓舉辦系烤，系烤進行分家族進行搶答闖關玩遊戲，雖然無法在頂樓進行烤肉，轉為分食物給各組。開始先由「猜歌名」來暖暖身，每一組踴躍搶答，讓主持人一時無法決定該由誰答題。第一個遊戲完，系學會準備了迎新的表演，雖然風很大，影響旗幟方向，表演仍然很精彩。

吃了食物後，當然要動動身子，舉派選手進行遊戲，分辨題目是否與主題有關，答

對者可繼續猜題，直到最後分出勝負，家族為了分數也竭盡全力。

最後一個關卡是「百萬大歌星」，想唱歌的、喜歡唱歌的、或是被點名上去的，都可以上前挑戰，大家跟著一起唱，將氣氛抬到最高點。

所有關卡結束後，分數結算，由最高分的家族進行選禮物的活動，每個箱子都貼有趣的標籤來進行盲選，最後也在選禮物的過程中結束。

►迎新宿營熱鬧登場，因雨提前結束

文 / 陳宜萱

本系與逢甲通訊工程學系於民國106年10月13至15日在南投草屯大衛營聯合舉辦三天兩夜的「迎新宿營--卡通放應中」活動。

活動開始為介紹幹部、工作人員及相關規範，接著由各小隊帶開進行團康遊戲、熟悉彼此，也為之後的活動增加小隊員之間的默契。在小組成員一起分工合作畫隊旗、完

成屬於各小隊的專屬標誌之後，很快的便來到了第一天眾人最為期待，兩校系學長姊精心準備兩個多月的小晚會。主持、舞蹈、戲劇都相當令人驚艷也獲得了滿堂喝采，儘管因氣候不佳而取消夜教活動，非常可惜，但是小晚會的精彩萬分及後續以海龜湯作為活動第一天的結尾，足以抵消那份失落。

►五系聯合聖誕趴暖心登場

文 / 陳宜萱

今年的五系「老工，明日中物有空嗎？」聯合聖誕趴，參與人員分別為：中科的應用中文系、應用日語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資訊工程系以及中興大學的物理系合作，時間地點為12月20日18：30-21：00在TADA方舟舉辦。

當天以主持人幽默歡鬧的暖場為開場前奏，五系總召及副召的聖誕合舞正式開

場。表演時間與小遊戲互動交叉配合，場上不僅供應飲食及酒精無限暢飲，還有交際舞時間以及眾人最為期待的抽獎活動。

聖誕趴以交換禮物作為活動結尾，主持人及員工體貼的交代話語，讓人在寒冷的夜裡帶著暖心的祝福，與認識新朋友的歡喜踏上回家的路。

►快逃！老師就在你身後！

文 / 黃琳容

2017年11月23日星期四下午，是由系會所舉辦活動「全員逃走中」。讓剛體驗大學課程的新鮮人們放下上課時的疲倦好好跑一場。由大二的幾位學長姐扮演老師抓翹課的大一生們，其他的學長姐則負責復活關卡的

關主，沒被抓到的大一同學們努力藏在校園某個角落，被抓到的則變成老師的助教要幫助老師們一起找出翹課的同學們。最後以最多沒被抓到的大一生的組別為優勝，獎勵是手搖飲料，其他同學也有參與獎乖乖餅乾。

應中之夜溫情送舊



老師與大四學長姐合照

文 / 薛鈺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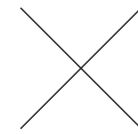
6月6日星期三，在臺中火車站附近SOMEWHERE為大四學長舉辦「趁現在，衫林涼」的送舊晚會。在天氣炎熱的情況下，大家還是熱烈的參與活動，由大一開場的舞蹈表演使現場氣氛瞬間熱絡起來，接著大二歌唱表演，隨著高音起伏及現場的震撼能力，現場頻頻為表演者歡呼叫好。後來大四學姊的表演更展現出可俏皮、可性感的風格，使觀眾眼睛為之一亮。最後由大一、大二合舞上場，整齊的動作，完美的走位，使

現場驚嘆不已。

在一連串的表演活動下，接著就是感性時間，現任會長葉瑞敬的歌聲配著回顧學長姊一至四年級的生活影片，現場充滿了感動及不捨的氣氛。再來就是「趁現在告白」的時刻，有學長姊對應中的祝福、感謝，有學長姊述說著自己在應中的成長，底下的聽眾，不禁泛起淚光、相互擁抱，內心十分不捨。最後在第十屆會長溫暖的歌聲下，為送舊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第十二屆

應中文學獎



生命書寫，Life Writing

決審報導和得獎作品集，
見證寫手們揮灑文筆，大放異彩。



十二歲了 應中文學獎即將開啟新的一輪



得獎者合影

文 / 廖子維

應中系年度文學盛會在一〇七年五月三日隆重舉行，「第十二屆應中文學獎」集合了校園的文學同好互相切磋，將書寫的文章投稿參賽，經系內老師初審挑選出的作品，最終由作家評定選出獲獎作品，當眾品評並揭曉名次，刺激又緊張的氣氛瀰漫會場。

本次文學獎邀請了四位作家蒞臨指導，小說和散文組的吳晟老師及方秋停老師；新詩、簡訊文學組的康原老師及蕭蕭老師，共同為評選出的作品給予分析與指導。參賽稿件多達百件，最終入圍決賽小說十八件、散文十八件、新詩二十四件、簡訊文學二十二件。

上半場的評選，由應中系王千宜老師主

持，娓娓介紹開啓小說組及散文組的評審序幕。下半場由吳惠珍老師擔任引言人，為新詩組和簡訊文學組的評選設立新的評選節奏。

散文創作貼近社會現實

吳晟老師提到散文組投稿的文章，題材多元、內容平實中誠懇且不矯柔造作，對學子文章呈現貼近社會現實給予高度評價。在文章風格上亦給予諸多鼓勵，期望在段落處理上能夠更條理分明，對文采的巧思能多加琢磨，讀來不流於單調而耐人尋味，希望能達到「文質彬彬」的寫作風格。

第一名〈缺角的拼圖〉，吳晟老師說明

段落上分配單一，讀來有壓迫感。但內容以農村鄉野的童年記憶被工商業發展給抹去，在前人寫過的題材中獨創一新，令人深刻且有感悟。第二名〈用那清澈的雙眼去盲信吧〉三兩句自成一段太過細緻，但題材「追尋夢想」突破一般單一性的寫作風格，運用不斷反覆思辨的方法來探討夢想實現的過程與機會，讀來較為深刻。第三名的作品〈自由之翼〉閱讀後較無法有深刻印象，鼓勵有更豐富的內容，但以貼近現實社會的風潮：網路謠言，給人有身歷其境的反思而勝出。

閱讀量多，有助於小說創作

小說組講評，方秋停老師多肯定學生的題材豐富性，整體想像力馳騁豐富，武俠、奇幻、雙性戀、親情等等，超乎年紀的敘寫主題令人驚艷。在某些篇章上看出題材選擇上受媒體、暢銷作家、電影、及動漫節奏或多或少的影響，可見閱讀量相當豐富且能從周遭吸取養分活用。

舉例入選作品〈月經，毒品和廁所裡的女人〉進行說明。此篇光聽題目就能了解內容，書寫上太過直白。〈被隱藏的樂章〉故事線太單純而容易猜想情節。某些篇章人物場景的布局超乎情節，或情節未能鋪展開而草率結束都顯得可惜，則會有虎頭蛇尾之感。因此評審給予的鼓勵，希望寫小說的學生能在情節衝突上與技巧能多琢磨。

第一名的〈暈夏〉在方秋停老師口中給予高度評價，「以清新文字書寫女孩成長過的遭遇與自我摸索，文字具節奏感且觀察角度多樣，溫馨動人。」第二名〈抄襲風暴〉稱讚此篇情節具創意，運用穿越未來與現在的時空交替，相當有趣，且敘述清楚。另外提及到佳作與入選作品，〈彌留〉情節發展細節描寫細膩，讀來舒服，但結尾人物串聯

的發展不清楚，稍嫌可惜。〈尋心者〉人物情境與人名用心經營，描寫力具體且具畫面感，以溫馨的方式做結尾深刻且完整。〈棺木與花束〉以人生回頭追憶的感悟，敘寫動人寓意深刻。〈元宵軼事〉文句清順且懸疑感製造的若隱若現，主軸掌握得宜不貪心。〈黑夜將臨〉把影子與掠奪者兩者間的壓抑與掙扎寫的深刻，但結尾較不清楚。

新詩和簡訊文學，皆須具備詩的意境

蕭蕭老師負責講評新詩組，因時間不足僅提出七、八篇章來給予指導，從中也對新詩寫作的技巧有較多琢磨。第一名的〈迷途〉，在開頭就能清楚說明主旨，書寫也相當精彩。惟希望能從人生的迷途，提升至精神上的迷失，便能有更深的思考。第二名〈種子的旅途〉則是用飄忽不定之感寫出深刻意涵於其中，老師相當喜愛此類作品。第三名〈春草〉以草的綿延廣大意象，來說明對愛情依戀，手法相當獨特。佳作〈四季〉作品，蕭蕭老師更提到在一般比賽中，此題目是最好發揮及練習的，因此容易入圍與在初審中出線，但要寫的深刻且新穎並不容易，因此在結構上從春夏秋冬四段作分述，最後老師提及要再加一段做結論，讓整體師的結構更完整。

康原老師為簡訊文學舉了許多佳作例子，來說明寫作時須具備的三項條件：有詩的意境、有哲學的意味及附帶幽默感。康原老師也說明簡訊文學與台灣諺語的生活智慧是一體的，最需要的是深刻的觀察，邁向禪詩的哲理。

應中系學生對文學獎參與踴躍，也在各類表現亮眼出色，在頒獎的掌聲與留念的相機聲中，圓滿落幕！讓我們期待相聚於第十三屆的應中文學獎。

各類組得獎名單如下：

新詩組

第一名	國貿二甲	吳欣悅	迷途
第二名	應英一甲	卓可婕	種子的旅途
第三名	日語二甲	廖顯洲	春草
佳作	保金二一	余姿虹	四季
	財金一二	陳柏鎰	雨夜
	應中四一	蔡佩伶	公開信
入選	商設一一	莊惠宜	今晚， 誰能安睡
	保金三二	楊宇晴	命運與運命
	保金一二	賴玟伶	夢想起飛
	應中一一	王韻晴	扉頁
	應中三一	賴珮瑜	夜
	應中二一	劉潔	麻痺
	資工一一	簡汝佑	顏色
	應中二一	廖子維	生聲

散文組

第一名	應英一一	許育瑄	缺角的拼圖
第二名	國貿二甲	吳欣悅	用那清澈的 雙眼去盲信吧
第三名	應英五甲	鄭儒	自由之翼
佳作	資管一一	張亞璇	酒味醺然
	應中一一	薛鈺琳	不恨
	應中二一	簡陳儒	淡金公路
入選	資應三甲	楊佳欣	那一場意外
	應中一一	蘇楓喬	迷信
	資應三甲	褚宥源	分享

小說組

第一名	應中二一	劉潔	暈夏
第二名	應中三一	吳怡萱	抄襲風暴
第三名	應日二甲	黃玥晴	刀，銘
佳作	應中一一	王令龍	彌留
	應中一一	林品劭	尋心者
	財稅二二	劉元智	棺木與花束
入選	應英二一	謝佩蓉	陳芸潔
	應日四甲	陳彥羽	黑夜將臨
	商設一一	彭愛淳	元宵軼事

簡訊文學組

第一名	保金一二	林榆靜
第二名	應英一甲	卓可婕
第三名	應中一一	曾以萱
佳作	應中三一	王慈萱
	應中三一	黃郁茜
	應中一一	謝惠如
入選	應中三一	林芷萱
	應中三一	黃羿綺
	應英一甲	趙振佑
	應中一一	李伊婷
	應日二甲	廖淑嫻
	國貿三甲	涂君雁
	資工一一	簡汝佑
	商設一一	賴奕伶

迷途

吳欣悅

直線如何走出蛇行

怎麼重疊才不會產生交集

名為迷路的病是否到了末期

交叉路口又名為陷阱

以遠方的尖塔為中心

刻劃出混亂的路徑

在陌生的熟悉中尋找著真理

海關是不是扣留了我的方向感

不安的磁石干擾著判斷

指南針無法指向

Google 顯示我在大西洋中央

網路一格也連結不上

往遠方無限延伸的樓房

毫不理會從異境來的羔羊

逕自讓滂沱大雨淹沒了視野。

往左往右是否有差別

赴前赴後還是一樣狼狽

地圖是種看也看不懂的語言

順著路人的指尖

這才發現 我一直都在原地繞著圈

種子的旅途

卓可婕

微風徐徐吹來
帶著渺小的種子四處漂泊
熟悉的家鄉漸行漸遠
期待又不安的步伐踏響了旅程

迷失在喧嚷的大城市
又停步在壅塞的交通中
種種不習慣的生活
就連遼闊的天空也壓得我喘不過氣

把堅持當作陽光
試圖努力突破困住我的天空
以淚水澆灌心靈
淹沒膽小懦弱的自己
再讓寂寞為旅途施肥
栽培出能夠獨立成長的自我

逐漸習慣的步調
卻遇上一場綿綿細雨
是淚滴還是雨滴
手中暈開的照片

向風祈求帶我回家
家!我最懷念的溫暖
卻望見七色彩虹橋
短暫的燦爛
烙印在心坎

拾起思鄉的情愁
渺小的種子繼續漂泊
終有一日也會綻放光彩
到那時一定也有扎根的角落
就和記憶中一樣的溫暖

春草

廖顯洲

口袋中那沉甸的，是車票
用眷戀印成
原來只要替離別印上時刻
就會如此真實

列車仍未來，不如先檢查行囊吧
祝福，別在襟上
不安，背在肩上
依戀，繫在腰上
夢想，手提箱裡裝了太多
是否都帶齊了
啊，還有故鄉
可惜裝不下了，就作罷吧

列車緩緩駛進
車廂內顯得擁擠，又載了太多鄉愁
上車前在啜一口黃昏吧
摻一點淚水

就這樣微醺到異鄉

列車向著遠方疾駛
望向窗外
那是春草，隨著思念
更行更遠還生

四季

余姿虹

春天驚奇的呼喊
一片寂靜的空城
透過一道響亮的聲音
成為一個熱鬧的城市

夏天熱情的招呼
愉悅的音樂氣氛
音符旋律的渲染
萬物皆沉浸在快樂的宴會中

秋天孤單的等待
眼淚不停的落下
望著遠方的景色
遲遲沒有熟悉的身影出現

冬天無情的對待
冷風不停的吹過
對充滿新奇的旅客
吹走了對世界的好奇心

不停循環的季節
自然力量的點綴
呈現驚奇的樣貌
有如畫中的世界

雨夜

陳柏鎰

一如往常的雨夜
卻是格外的想念
想藉雙鯉魚來寄託
提筆落下的
卻是淚

一如往常的雨夜
涓滴成河的想念
想沏壺茶沖淡苦思
水氣蒸騰的
亦是淚

不同以往的雨夜
惦記的人卻相同
窗外的雨滴答滴答
而漫起漣漪的
卻是心中的你

火炬百合的雨夜
想伸手抓住情絲
將你拉向我身邊
但望向線的另一端
見不著期望中的彼岸花

公開信

蔡佩伶

日安讀報 / 紮實大可不必

不確實讀好文字內容 / 才讀的到一體兩面的知性

文字緊挨著生活 / 對立面又相互性

漫長過頭的早餐時光 /

嚥下文字而生產怠慢 /

一宗懸案的秘辛 / 交給輕快明確的配樂解釋

一門生意的精隨 / 賴以復古濾鏡的公式套解

大寫以外的小字 / 格外用心看 /

但開頭還是很重要的 /

正視讀報的正當及重要性 /

夜安讀報 / 謹慎非同小可

儘管緊掩耳鼻末梢 / 文字早已研擬途徑

透過默契穿進夢境 / 跪下來獅子大開口

竟是要你讀出 / 夢與現實間的驚心

帶只大皮箱 / 進入夢鄉

把纏人的報民們 大把大把塞進去

讓它們在箱內 / 各自面晤 /

讓所有想見面的都見的到 /

爬滿星光必吐露風聲 /

像上次 / 我們做的一樣 /

把它夾入一本書，經歷歲月 /

當你連它身在何處都忘記時 / 再取出 /

文字的世界會再一次呈現 /

僅此分享 /

讀報是公開的一門好生意 /

使人生不至匱乏 /

缺角的拼圖

許育瑄

微風徐徐吹來，綠油油的身影悄悄地隨風穿梭，一陣陣的稻香撲上鼻頭，我靜靜地坐在石子混泥土的小路上，感受著清風拂過我的臉龐，差點就打了個 盹。可是，為什麼，腦海裡的畫面中回眸一笑的小女孩卻是孩兒時期的我？或許歲月不著痕地褪去了我稚氣的容顏，而家鄉的一切美好風景也順手被逐步轉型的社會型態給默默偷走了。

十年前，我們一家人總會趁著周末特地從北部下去彰化的老家，名義上是探望我那慈祥的爺爺和奶奶，但是我和妹妹的目的可就沒這麼單純了！古靈精怪的我們最開心和期待的事情莫過於與四個哥哥姊姊們聚在一起、玩耍與打鬧，我們嬉戲的地方就是放眼望去能一目了然的曠野，沒有海那麼無邊無際，卻也足夠我們奔跑一個下午，這座免費且天然的遊樂園可不是人人都能擁有。房子的四周全是稻田，是那種典型的社會課本裡會出現的鄉村圖片，與鄰居們的住所，真的如同大家所看見的，就像是和運動會中一百公尺競賽的距離一樣，若有急事的時候還得展現出跑百米的實力才能夠來得及到達。而家裡的後面是座雞舍，這是爺爺與奶奶平時工作的場所，三扇木門的後面是一排排的

雞籠，雞籠裡住的是我們幾個小孩又愛又恨的母雞，看似可愛卻又兇猛的很，倘若小手在籠子前躊躇了一下，回收來時可能已被偷啄了一口，鮮紅的血開始沿著掌心冒出，真是活該！大白天的，誰叫我們要去行搶呢？不過，這種經驗似乎也 只有我們真正體會過，母雞們日復一日的下蛋，而我們也重複著同樣的例行公事，要趕在藍色大卡車來臨前把今天的收穫給迅速撈起來，賺取一天的生活費，那些高高疊起的草綠色蛋箱，也在幾個小毛頭俐落的手腳下一會兒就填滿了。現在想起也真讓人莞爾一笑，那時候常為了與妹妹爭鋒，比賽看誰能先把自己領土內的蛋先撿完，因此更努力加緊腳步在寬度只有兩人能並排走的雞舍裡狂奔著，而本該細心呵護且小心翼翼放置的蛋，也在我們魯莽的撞擊下從破碎的蛋殼中流出半透明、滑順的蛋液。下場可想而知，差點就被爺爺奶奶們鎖在雞舍裡和他們的寶貝母雞們一同共度美好的夜晚了！

想起每次回去老家，我和妹妹總會拖著爺爺奶奶的衣角，兩雙黑溜溜的眼珠看著他倆轉呀轉，懇求他們騎著野狼牌的古董老機車，帶我們去外地人最喜歡遊訪的鹿港老街

裡，品嚐道地小吃和順路晃去天后宮裡祈求平安，沿路上磚紅色的老建築相互比鄰，有著日治時期的洋樓也有清代留下來的閩南式建築，呈現出特有的風格，騎樓下的店家賣著祖傳的名產，而假日的洶湧人潮，就好似我內心澎湃的情緒也跟著激昂了起來。從小就愛看熱鬧的我，最喜歡邊啃著芋頭做的肉丸邊蹦蹦跳跳的擠入人群中，在充滿古色古香的街道上尋訪。一會兒去古董玩具店裡嚷嚷著要買會飛的竹蜻蜓，一會兒鑽進小巷弄裡買上一支糖葫蘆，那時候的我好像都覺得這種無憂無慮的時刻一定會永遠都存在著。直到三年前，一場無情的颱風雨，吹垮了家裡後面的雞舍，斷水斷電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咬緊牙連夜搶救，只是損失慘重，即使動員了全家大小還是無法回到原本的樣貌。我絕對無法忘記母雞們臨死前的慘叫，看看地上滿是碎光的蛋，如同我們的心被劃出了無法癒合的傷痕。頓時間失去了重心的爺爺奶奶們，失落的撿拾著殘破不堪的帆布，收拾殘局的同時，也收起了我那住滿回憶的童年。

從此之後，我和妹妹也很少再回老家，長大後有了各自的生活圈，課業也漸漸要步上軌道，僅當我想遠離喧囂的城市生活時，爾偶會回去靜靜心。只是看似美麗的路上，有一天也會走向盡頭。前陣子，當車子再次駛過家門前的路口時，原本是爺爺種滿香蕉樹的田地，突然被一座龐然大物給吞噬了，而我的香蕉樹呢？居然連根拔起的被棄置在一旁，我和爸爸趕緊進了家門，想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出所料，年邁的祖父母還來不及迎接無形中攀升的年紀，身體也已

經發出了警訊，沒有體力再去經營自己的田地，於是轉賣給了附近的一戶人家蓋工廠了。其實，我心中早也有了答案，只是不想就這樣面對，社會型態的轉型使得工廠越蓋越多，原本的溝渠也被填平造地，現在連一個能讓我躲避紛紛擾擾的桃花源也已將消失殆盡。要多麼痛，才能明白事過境遷的感慨，要多久，我們才能放下沒有誰能永遠陪誰的真實面？也許有一天，爺爺奶奶突然就這麼走了，我也無法再鼓起勇氣回到這裡來。想著想著獨自一人走回房間，已過下午，該是太陽下山的時候了，此時此刻房間裡卻透不進一點光，看看窗外的景色，原來那座如高塔般的工廠遮住了日落的餘暉，也使我心中保有希望的火苗也無法再次復燃。

看著那些被硬生生攔腰折斷的香蕉樹、一隻隻被壓在柱子下的母雞、和一座座如城牆般的工廠或倉庫，是逼著我去認清毀壞我家園的幕後黑手，曾經能在田中央看到宛如杜甫詩中「一行白鷺上青天」的壯麗景象，往後也只能封存在心中。想到這裡胸口仍隱隱作痛。

如果說現代化與科技的日新月異，要犧牲我那再也喚不回的童年記憶，那麼不要也罷！就像是一幅缺了一小角的拼圖，找不回原本的那塊，再拿任何一片也無法湊合。

從小到大的記憶是我親手拼拼湊湊才能完成的珍貴作品，現在卻再也回不去了！蜘蛛網破了能再補；衣服的鈕扣掉了能再縫上。那我的回憶呢？由誰來彌補？也許現在只能在夢裡回憶我無憂無慮的童年，假使真的是夢，請你無聲地走過，也請別叫醒我！

用那清澈的雙眼去盲信吧

吳欣悅

盲由亡、目兩字所組成，他們的眼神似乎就有那麼一點死了，就像灘連魚兒都不願跳入的汙黑死潭，又有一半脫離現實，漂浮在虛幻和現實的半空中，他的腳踏不到地面，但也無法飛翔。

明明就看到了，卻必須當作沒有這回事。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如此吧！

明知他不曾回眸，卻在原地盼著他回心轉意；明知走在這條軌道上只會到達一樣的終點，卻冀望著自己可以脫穎而出；明知關係無法修復，卻天真地想要恢復當初；明知無法輕易恕，卻等待著他人釋懷。

有時候是早就知道的吧！那心存希望不就算是一種自我催眠？

夢想肯定是盲信的一種，因為它不需要根據，也不需要理性，只是一個再危險不過的念頭，讓一個人不盲目地往前衝。

懷疑為科學之本，夢想一點也不科學！有如此多的人往同樣的方向邁進，沒有理由相信自己是萬中選一的優勝者吧。

有人說夢想會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慢慢地磨損丟失，不再像小孩子一般地做夢，我想，就算長大了，我們還是會作夢。

兒時我認為天空近在眼前，想要學他人一般抓住雲朵，但當我知道堆砌階梯的艱辛過程後，就只乾對著藍天瞪眼，也說不上打消主意，就是將這念頭懸在心中，懸的很不很不是滋味。

原因很簡單，我這個人很現實，現實到作夢都顯得奢侈，也不願當個開心的盲目者往前邁進。

這樣想真是不浪漫，不過浪漫又怎麼呢！被丟進社會的汪洋大海中，我只能努力不讓自己溺斃。

透過玻璃清楚地看到悠遊的點點夢想星火，我試圖澆熄那火苗，不願讓他盡情燃燒，讓自己陷在投資報酬率極低的泥潭裡，同時告訴自己接近太陽的人背後都拉著長長的黑影。

我期望夢想悶悶地燃燒到剩下一層薄薄的灰燼，最後只要輕輕一吹就連絲毫碎屑都不會剩下了，屆時我就再也不會想起那股衝動。

小時候大家都鼓勵作夢，卻沒說夢想一種甜蜜的折磨，惡性的妄想。

作家月亮熊曾經算過：成為一個輕小說作家機率，比考上醫學系還低。106年全台

灣的醫學系錄取率是0.996%。根據維基百科的數據，角川輕小說大獎/長篇小說組得獎率是0.73%。前者不只讓父母感到驕傲，而且還是社會菁英的指標，後者又如何？連當正職都有困難！

夢想終究是夢，止於想，不過是想想就罷了，還貪圖的話就太不理性了。

這樣告訴自己後，我決定做一個局外人，只讀，不寫。

你的文字在死寂之際游入我的世界。

你對我，說是陌生也不陌生，說熟悉也不熟悉。

我熟悉你詼諧的文筆，和那舒心的紙墨味。

你之於我唯一，我之於你為那萬分之一，我只是個小小的粉絲，重要性頂多對你就是那一個銷售額。

你站在我曾經嚮往過的高點，而且飛得越來越高。

當指尖滑過手機冰冷的表面，映入眼中的資訊卻讓我滿溢著灼熱的情感。

我能夠見到你，因為這個現實所雀躍萬分，我毫不猶豫提出去聽演講的申請，前一天睡的很安隱。

我記得很清楚，深怕迷路的我循著導航在路上打轉，腳跟因為東奔西跑而磨出傷口。

到達了會場，嚮往居然就近在眉睫這個想法令我感到很不真實。

你說你在正式成為作家前，總共寫了十年——就為了那一個獎項！

在台上的你神色自若的這麼說了出來，就似乎那是一個多麼裡所當然的事情。

十年!那是多久的歲月阿，我的年齡去一半都還沒十年，十年就相當於我的大半生！

寫了又寫，寫了又寫，你說，你認為寫作這種事情，是沒有天賦的，能做的只有不停的寫。

你說：「這世界沒有夢想，只有努力實踐過的現實」。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每次開出入圍名單都這麼心存緊張的點開網址，然後又一次次地失望。

即使遭受挫折，仍然為了更好的情節而投身書堆中，在白天思考著，連夢中也都在不停地寫，一切都是為了可以實踐成為「現實」。

夢想也不過是想著而已，只有付出的汗水是真的。

你還有一次曾經入圍，離夢想如此地近，最後還是落空了，當你在各個書店看到得獎的作家出的小說，那個可能差一步就屬於你的位置，那種心情不是當事人是不可能體會得了的吧！

甚至連睡在枕邊人旁邊，夢話說的卻是自己小說裡角色的名字，這樁軼事聽起來煞是有趣，卻難以當成笑話來看待，這是以糖

紙包裝的辛酸，若不是達成目標的現在，聽到這番話只會有苦澀吧。

我和你不一樣，我無法想像在受到那麼多否決後，如何希望才不會磨盡，還能相信自己才能成功？

就算你已經到達了這樣的高點，你仍然決定向上攀爬。

你說：有時，我會覺得自己在走一條死路上。

有人對你說：你現在發展的不錯啊，為何要這麼說？

你說：雖然銷量還行，但不管怎麼努力，可能都無法改編成動畫、漫畫或是其他東西，因為台灣沒有相關的資金和產業。

他說：原來你注視著這麼高的地方啊！

接著，他說了一句讓你心神顫動的話：

「抱持著這樣的夢想，也難怪你會那麼痛苦了。」

你一直都有著這樣的夢想。

很希望哪天自己費盡心血的作品變成動畫、遊戲然後讓更多人看到、享受到。

但抱著夢想的同時，你也是個很現實的人。

你知道以現在的狀況是不可能的，台灣的市場不夠大，產值也不夠，更沒有相關產業。

這個夢想，或許你這輩子都不一定能實現，這並不是光靠努力就能達到的目標。」但是，你說：「總不成什麼都不做吧!與其坐

以待斃，我寧願去做點什麼。」

直到現在，喜歡著你的文筆的人逐漸增加，你成為出版社其中一個重量級作家的現在，你還是試圖打破隱形的天花板——和遊戲合作、改編成日文的電子書、舉辦簽書會，頻頻被邀請去演講，你還是想爭取和日本作家一樣的待遇。

抱持著夢想，本身就是一件痛苦的事，你寫下的這句話觸動了我。

或許人和機器的差別就在於人是愚笨的、我們的眼睛就算雪亮，還是只看到自己想要走的那條路，而有時候我們的思考就算有了邏輯，也寧願為了感性而投入，我們的雙腳明知前方是沒有終點的道路，卻義無反顧地往上爬。

你自己對自己下了這個決定，你決定成為別人眼中盲目的那個人。

正因為盲目所以能夠毫不猶豫地衝撞，正因為倔強所以才走不了回途，正因為愚鈍才不願停止損害，正因為相信自己是那萬中選一的人，所以才接受傷口。

就用這雙什麼都看不見的雙眼走下去吧，即使腳步踏不到地，也無法如想像中生出羽翼。

或許現在還無法羽化，我還是希望我能夠成為盲信者。

就算不能存活到最後，就算和大眾的期待背道而馳，可是——竭盡力氣奔馳的身姿，可不是比任何事物還美麗嗎？

自由之翼

鄭儒

思想自由如水分子般，千變萬化，像在玩捉迷藏似的；時而變化成雲朵在清澈的天空飄逸著，讓人不禁抬頭觀望，一會兒又藏身為水滴於壯觀的大海，霎時，又害羞地披上隱形斗篷成為水蒸氣。若如莎士比亞所言「思想，是個自由的精靈」，想必自由的精靈彷彿令人難以捉摸的水分子，隱藏於各個角落，等待我們去找尋，且懇求於他們能帶領我們揮動自由之翼，展翅飛舞。

思想自由猶似百般變化的水分子，常藉由不同型態呈現。如開啟電視節目，政客們口沫橫飛地表述各自立場，還是翻閱報章雜誌，評論家在專欄奮筆疾書一篇接著一篇的看法，皆因為我們享有意見自由權，不必冒著安全之慮，就能闡述我們的思想。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曾說「我不認同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清楚地表態意見自由之珍貴性。相對於今日的我們，戒嚴時期的政府管控人民許多權利，在文藝方面也受到此政策的影響，像是禁歌管制，當今我們可以無畏懼大聲地唱出內心感受，甚至在

某屆金曲獎所代表的年度歌曲-島嶼天光，不管是創作背景，抑或是歌詞皆在描述人民抗衡公權力黑暗處的過程。自由是摸不著也看不見的形體，但跟隨著它的進，卻能引領我們跳脫既有的框架，並探索更廣闊的領域。

我思故我在，思想佔據人類極重要的部分，因為思想自由讓我們不會如機器般被同化，並能拓展無限的可能性，帶動社會邁進。一旦我們失去意見自由，思想彷彿被判刑無期囚禁般，人民頓時喪失了靈魂，後果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所以成長於此環境的我感到十分幸運。但也讓我不禁思考，如果昔日的我們無法享有意見自由權，那是否歷史就會成為另一番局面？而這改變又會建構出怎麼樣的今日呢？

自由之可貴，使人人皆想跟隨著精靈的腳步到處飛舞、大展雙翼。我們具備縝密的思考系統，建立想法且述說對於你我而言，似乎習以為常，卻依不同制度而不一致，如今臺灣擁有民主的制度，人民不分貧富貴

賤、種族性別，都可以自由地表達個人的想法。近年來，也因民主意識越來越強烈，讓許多擁有共同想法的人們，而慢慢凝聚在一塊，藉由各種媒介為草根發聲，傳遞更多的正面能量。

此外，因網路的興起，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使得眾多組織可藉由社群媒體與網路社團吸引到許多志同道合的網友，共同議論及舉辦遊行表述意見，像同性婚姻是否能合法化、反空汙和抗暖化大遊行及許多當紅的社會時事。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過度的放縱自由，並非自由之本，因意見自由而形成的氾濫，也漸漸浮現你我的身邊。

曾有人云「一個人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主，才為真正的自由；如侵犯他人，便不為自由」。傳送假道消息的網路水軍，或是假借正義之名行獵巫之實的鄉民，近期成為眾人的焦點，匿名的他們於網路上輕易地敲打幾個文字，彷彿著戴面具一樣，似乎不用為了自己的言論而負責，文字的力

量與傳播的速度，造成大眾對於受害者之誤解，不但影響他人的名譽，甚而危害生命，造成憾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似民主的今天，因為有英勇的先烈們懷抱，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全力地爭取人民的自由權，才能讓後來的我們，享得乘涼之便，所以我們更不該利用這麼珍貴的自由，而觸犯法律、違背道德，傷及無辜者。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當處於紛亂且迅速的社會中，我們需要保持著更平穩的心面對周遭的事物，而非隨風而起、飄浮不定，於大量雜亂的訊息前，也不該愚昧的輕信，擁有真正的了解和認識，才足以稱得上一位智者，配得上先人贈予我們的寶貴之禮。

自由是個無價之寶，現代的我們能擁有廣泛的自由平臺傳達我們的內心，不但須心懷感恩之情，感激曾抱持著「不自由，毋寧死」精神而戰的勇士們，更不能濫用如此寶貴的權利。就讓我們跟著自由的精靈，展開自由之翼，傳送正能量，一起協助。

酒味醺然

張亞璇

直到離開家以後才切身體會到何謂鄉愁。並非是少年強說愁滋味，縱使我依然處在那樣子叫人小瞧的年齡之中。火車咕嚕嚕轉著軸心，載著一車異鄉的人，來自何方，去向何方。我知道該去哪裡，又不知道應不應該去那裡；我該前往南方，又應不應該去向離家數十公里外的地方。早前在父親菸草味瀰漫的車子裡顛簸，我逃避的歪斜過腦袋靠在玻璃窗，一邊汲取僅剩的新鮮空氣一邊凝睇淅淅瀝瀝飄盪的細雨，冬季至冬季尾巴的桃園總是這樣疊滿黑黢的雲，只要伸手探過去，一抓一大把黏稠稠的溼氣，似乎連心也黏在這一處看了十九年的土地。車是好久以前的款式了，粗估年齡加起來和我差不多，坐起來不甚舒適，躺著坐著都喬不好一個角度，那時候倒是喜歡起現在倚著的火車略為柔軟些的椅子。你把椅背往後靠了點，愜意地躺上去，往往眼睛一閉一睜之間，窗外就換了一個世界。那些烏黑沉悶的水蒸氣不知不覺消散於越發遙遠的天邊，可惜乍露的斜曛不似記憶中的明朗清晰，混濁的，摻了泥一樣，穿過一重又一重細密的微浮粒子織成的網，大概光是被網碎了的，只是破的太密太集，肉眼僅僅能夠見到成束的光霧濛

濛的撒在渙散的瞳眸裡，猛地一片攫住了目光，天地間能注視著、能分神瞧著的唯獨那漫漫橘芒。剎那間我的神識游離。

那間囊括了我所有兒時記憶的老屋子距離市中心好些路途，下了一小時半的火車得搭上二十至四十分鐘不等的公車駛向靠海的西邊，公車到站了還沒完，必須從略有人煙的大馬路拐個彎，走進一望荒煙蔓草的小道，每回總有兩條皮毛油亮亮的地道的土狗守在那兒朝我吠上幾聲、追在後面跑幾步，駝著一個包要走十分鐘，如果那天動作慢點，可能再加上五分鐘都不成問題。假使冬末的白日沒有下起綿延整天的小雨，過了小路後沿著柏油路邊走，你能看見迷了眼的油菜花，金燦的花瓣鋪滿數十畝的田地，用盡全力擠眉弄眼也眺不到盡頭。十多年前我也曾在這黃色的地毯上滿心歡喜地打滾，弄得一頭西瓜皮炸開來像是爆炸頭，幾朵黃花備受摧殘，由根莖折了下來，橫豎插在虯成團的髮絲中，我咧著嘴，牙門空落落的被快門一閃，一張受盡嘲笑的照片如今還躺在我床頭的櫃子裡。鄰近家裡的空氣揉雜了數種味道，竹葉、香灰，還有從二樓忽濃忽淡飄向鼻尖的尼古丁混著台啤，曾經都使我窩在房

間還需要戴上「防毒面具」、泡上一壺茶沖淡濁氣才得以生存，如今聞起來居然沒有以往的避之唯恐不及，潛意識更在那一刻有了歸家的喟嘆。父親和我都住在二樓，隔著三扇門也擋不住那股沖天的糜爛，我勸不動也管不著，從小被橫眉豎眼慣了，長到這年紀恰恰也曉得他們那一輩已然遵循了自己所認定並執拗的命，旁人動不得，正如再過去一些年代的年長者接受不來變遷快速的生活，龜縮又冥頑不靈——比方說家中的兩位寶。見不慣他，我總想著了不起我躲吧，你不改那我便躲得遠遠的，咱倆井水不犯河水，多好？然而隔三岔五，他非要與我交手一番。他不嗜酒，只愛酗酒，頂著一頭烏窩似的亂髮，活像歷史課本裡埋頭鑽研一道題的完美主義者，好幾瓶黃湯下肚後上了頭，添紅了兩頰一手插著腰，看所有東西都是缺憾，他是神是上天派遣的左右手，他不喜家門口阿嬤種的姹紫嫣紅的鳳仙花，找來一把了結掉多少蔬果的鐮刀，霍霍地剷平了整片花土，黑褐的土壤遺落凋零發皺的花葉，鮮豔的色彩彷彿針痛了在窗後無能為力而目睹一切的眼珠子，阿嬤一雙下垂的眼霎時間爬滿紅色的蛛網，我從旁經過嚥不下氣與他理論，但只招來一頓惡言惡語不見半分悔悟。他看我也是處處嫌棄，一會厭我慢一會厭我笨，我煩他滿口的黃牙反鎖了房門的喇叭鎖，卻是每每招來咚咚的擂鼓作響，每一回都是我心疼家裡的家具不甘不願地給他開門，由他罵罵咧咧鼻孔吐著酒氣數落一番，再被他甩一臉門才算作結了這星期的例行公事。不到萬不得已，要我踏足他的酒天酒地不如讓我回

頭再解百題數學，找他無非是趁著地上還未堆滿瓶罐，亦或隔天他需要早起上班難得清醒的時機，問他重要事情，討些書籍費生活費。他的屋子長年累月的煙霧繚繞，我經常必須掩著口鼻像是消防隊的救火現場，艱苦地彎腰前進，他見到我狼狽的模樣總會嗤笑幾聲，如同見了一場滑稽的小丑演出，敷衍地應付完我所有需求，繼續垂下頭擺弄手上的活兒，嘴邊叼著菸熏糊一對本該明晃晃的眸子。我痛惡那抹汗濁色澤，霧氣沒有替它帶來朦朧美，只令我無法知曉一汪深沉的黑潭埋葬了何物——直至十七歲末的偶然自親戚口中得知我尚未記事的那年所發生的，鋪了一層灰的塵封往事。反覆咀嚼，直至口中浸滿道不清的酸澀滋味，我恍然明瞭他這些年對我的愛恨交雜，他待我好是理合，待我不好是合理，只因葬在他眼底的是一紙廢棄的婚書和七年芳華。這兩年隨年歲磨平了我與他之間的稜角，明白得多了，也就憐憫多了，任他爭鬧，我換了想法告訴自己他這是在修成我的寡淡。以至於在火車站臨別前他推給我的大鈔，我從他左顧右盼的神情讀懂他的口是心非，大約是我的眼神太過通透，他塞了錢便油門一催逃之夭夭，留給我作念想的僅僅一句手機連絡。汽車油管撲來一團灰黑的油氣，我怔怔地佇在原地忘了離去。

車廂漫起醇厚茶味，我眨了眨眼，低眉悄悄嗅了幾口。像是我在房裡泡的茶。歲月不盡然溫柔慈悲，一盞茶，一壺酒。

唇齒澀然，眼底醺然。

不恨

薛鈺琳

清明時節，我坐在回鄉的車上，闔上雙眼休息，腦海中的記憶隨之倒轉。隨著時間的流逝，與奶奶的回憶反之清晰。

那是個純樸的年代，沒有成天拿著智慧型手機度日，而是擁有豐富的童年娛樂，每天都期待著當天發生的新事物，會因為拿到十塊錢或是一顆糖，而開心很久。跟鄰居也是相處融洽，整日跑到鄰居家遊玩，而我最喜歡的就是，每天跟著奶奶去菜園挖地種菜，在那兒都可以發現很多小昆蟲，我會觀察它們，甚至帶回家飼養，那時的生活純樸又快樂。

清晨，陽光照射進我的房內，我睜開雙眼，第一件事就是跑去陽臺，看菜園裡是否有奶奶的身影。如果有，我會利用最快的速度來洗滌，跑到菜園喊著要幫忙。奶奶會用溫柔的面容看著我，給我一把鋤頭或是一包種子，親自鬆土埋下種子，並給他澆水，看著種子們一天一天成長茁壯。到成為成熟的蔬果，奶奶就會將它們採收，作為當日的晚餐，吃下肚的那一剎那，感覺成就當感十

足，而且更加的美味可口，每天平淡又簡單的情景，即使沒有燦爛的花火，卻是得來不易的小幸福。

奶奶平常最疼愛的孫字輩的就是我，他會為了我的一句話買糖果玩具給我，時常帶我出門遊玩，搞得自己被爸爸唸說不要太寵我，她總是回說帶妹妹出去大家都說她很乖很聽話，而且幾乎不會鬧騰，都自己乖坐在旁邊，這樣很有面子。爸爸這時候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今天什麼都沒發生過，但還是叮囑奶奶不要太順我的意了，這樣對孩子不好，奶奶總是面帶笑容的說妹妹不會學壞的。

沒多久，堂弟出生了，叔叔的職業是軍人，長期不在家中，奶奶心疼堂弟從小時常沒有爸爸陪在身邊，就對堂弟有所照顧，要我什麼都讓著他，我內心開始不平衡，覺得失寵。以前奶奶對我的好都被堂弟奪走了，我開始對奶奶態度不佳，會對她擺出很厭惡的表情，後來奶奶膝蓋退化需要開刀，必須上台北去動刀住院，而我媽媽則是去醫院陪

在奶奶身邊。這個時候我的內心是極度不平衡，內心總想「為什麼是我的媽媽去醫院陪奶奶，讓我一個人待在家裡，沒有媽媽的陪伴？」，我的內心真的十分委屈又憤怒。到奶奶出院後，我開始會跟她有言語上衝突，眼神上帶有憎恨。這樣不友善的態度，持續了一年之久。

一年後，奶奶在回診中發現罹患了癌症，起初家人及醫生都勸奶奶別太擔心，情況會好轉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反而是每況愈下。情況絲毫不樂觀，住院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媽媽在家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還記得，奶奶第一次去做化學療程，我早上趁媽媽還沒離開的時候，抱著媽媽叫媽媽別走，到後來的坦然接受離別的事實。

或許，因為奶奶對我有所歉疚，她每天晚上都會打電話回來跟我聊天，問著我的日常生活。但隨著病情加重，電話內容不再是一般地噓寒問暖，反而是問「你恨我嗎？」聽到這句話，我的眼淚不自覺流下。隨著奶奶詢問我的次數越多我的心越是慚愧，卻始終說不出那句「我不恨。」後來奶奶化療聽到這句話，我的眼淚不自覺流下。隨著奶奶詢問我的次數越多我的心越是慚愧，卻始終說不出那句「我不恨。」後來奶奶化療失敗，在醫院長住度日，最後一次在醫院看見

她，已是滿面病容，毫無生氣，我當場在病床前就哭了起來，還被爸爸說「奶奶還在呢，哭什麼？」但我內心知道我哭的不是悲傷，是歉疚。

某天，爸爸著急地來學校找我，接我下課，我還很理直氣壯的說我還在上課，怎麼會來？爸爸只說了一句，「奶奶在家裡等你了。」我聽到的瞬間，心情十分著急，匆匆收拾東西就跟著爸爸回家了。

到家後，家裡除了家人，還有慈濟的師兄姐妹們，在一旁陪著奶奶，奶奶一直留著一口氣在等我們回來。等到親戚們到齊後，奶奶也無憾的走了，我是第一個放聲大哭的孫兒，心中充滿著好多的不捨與歉疚，想著為什麼要這麼的不懂事，這麼任性，但一切卻是後悔莫及。

「不恨了」這句話，因為我的不肯低頭，到奶奶去世前還是一直沒說出口，直到奶奶去世後才發現，要說也沒人可說了，內心則是一直充滿著愧疚感，度過來日。

回鄉的車程兩小時，卻因為清明的氣氛使我多點憂愁哀傷，當我睜開雙眼，已是兩行淚痕掛在臉上，心中無限惆悵。

淡金公路

簡陳儒

凌晨兩點鐘，行駛於銜接著淡水、金山的淡金公路。年少不羈，讓我早已習慣獨自一人騎在了無人煙的夜幕裡。地圖上的這條路像把弓似的，在只有月光、路燈努力照亮的路，駛在淡金公路的汽車、摩托車，彷彿一箭又一箭飛往準心的箭，而我總是特立獨行的緩速前進。或許在交通警察眼中，我是個遵守交通規則、減速慢行的守法青年。但真實的我，只是個想在外流連，卻無處可去不想回家的年輕人。

緩速前進，徐徐的海風從臉龐劃過，淡淡的鹹味停留在鼻腔，左手邊的海面反射著月光，和遙遠漁船的捕魚燈交織，讓光年外的銀河映入眼簾，無法得知是手指逐漸被海風風化，或是被景色屈服，漸漸地鬆開油門。將車停在白沙灣旁的婚紗廣場，輕輕倚靠著堤防，點起一根菸，一顆流星在嘴邊停留。

我並不是唯一享受此片景色的人，我也不吝於分享，天空最亮的星與月亮的距離外也坐著一對情侶。女孩看似與我年紀相符，留著一頭俏麗短髮，那烏黑的頭髮，在月光的映照下，如同被浪沖上岸的珍貴黑珍珠，臉上還留著尚未風乾的水珠；男孩則背對著我，留著一頭俐落短髮。對不起，我無意偷聽，但在只有風低鳴、海呢喃之時，兩人的對話格外清晰透明。短髮女孩時而歇斯底里，時而沉默不語，時而嚎啕大哭，時而低頭啜泣，只見一旁的男子輕撫女子不曾乾涸的臉龐，說著「對不起」。如同壞了的收音機，不斷重複著名為對不起的曲目。下意識地點起一根菸，收音機再次正常，不再撥放相同曲目。「你走開」女孩率先開口，男孩則是理性道出對未來的打算，默默騎著車離開。此時的我才看清楚男孩眼中也打轉著淚水，他於心不忍卻別無計可施。原來見證一段感情的結束，只需一根菸的時間。

我不時沿著哭聲找到女孩的臉龐，她捉迷藏般一次又一次搗著臉躲避我冰冷的視線。我倆只是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此時的我竟會感到自責，或許一句話就能稍稍安撫她的情緒，又或許是一張薄薄的面紙，而我只是默默地點起一根菸，聽著風聲、海聲及哭聲三者合奏的不和諧曲調。此時的她或許認定我是個冷血的人，又或許她正對著我嘴邊那顆流星許願，祈求流星消逝之時，男孩再次出現，給她一個擁抱。我已忘了在那逗留了多久，只知道不久後看似母親的角色開著車將女孩接走，心中的自責慢慢消散。我則再次發動摩托車準備離去。

回家途中心裡思緒不曾間斷。我明明只是個不相干的人，卻惦記著原本是戀人的男女。或許男孩是個沒有了女孩還是能過得很幸福的人，畢竟他還有太多對未來的想法尚未實現，女孩只是希望他捨棄所有多餘，專注看著女孩一人，這想法是否會太過自私？如果是如此，女孩終究也會孤單自己一人吧？我的猜測對嗎？我真的能明白嗎？我只能捫心自問，卻依然沒有解答。

我曾騎著車來回淡金公路數千公里，風

一樣徐徐吹著，海依舊拍打著岸邊，卻未曾一次讓我心思如強浪波及。想起那女孩，或許曾經男孩是她夢寐以求的歸宿，但事與願違。就算預設立場替兩者做出了自私的猜想，但我是內心是羨慕的。能有一位能不顧一切對其哭泣的人，一位毅然決然忍痛道別的人，至少當時的他們是極其真實，不帶絲毫虛偽的情感。而我呢？只是顆在樹上搖晃的果子，不甘面臨墜落成為土壤的養分，僅靠著蒂頭承載著一切重量，搖搖欲墜，一次就好，狠狠地重擊讓我真實地接受。

將近四十公里的路程，回到了家。一如往常亮著放著夜間新聞沒人看的電視機；廚房的水龍頭尚未修理，滴答滴答漏著水；客廳餐桌上還留著昨夜沒吃完已冷卻的飯菜；家裡飼養的約克夏搖著尾巴從二樓衝下熱烈迎接我的歸來，伴隨著我默默走上頂樓，看著遠方海岬上燈塔一明一滅，那是指著出海漁船道路的指標，也指引著我那渾沌、毫無意義可言的內心一絲方向。摸著約克夏多日未梳理的毛髮，牠靠著我更近了一點，此時的我漸漸了解，我已漸漸的了解……

記淡金公路。

暈夏

劉潔

第一次見面看你不太順眼 誰知道後來關係那麼密切

我們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 卻總能把冬天變成了春天

我拿下耳機，按下音樂播放的暫停鍵，螢幕顯示歌曲名稱＜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

夏天儼然是青春的代名詞。似乎每個關於青春的故事，都要由夏天做開頭；然而遇見她的那個十一歲，固定更迭的四季，卻唯獨我的夏天被抽起。

不安地望著諮商室緊閉的門扉，方才兩位女同學隨輔導老師進去了呢，進去之前兩人都以意味深長的眼神掃向我，又是厭惡又是責怪。我坐立難安，悄悄走上前，將耳朵貼在門上。

微弱的交談聲滑入耳中只剩隻字片語，我吃力地聽，彷彿聽見我的名字。

「……是個敏感的孩子，她……一直很焦慮，妳們身為同班同學……」我？敏感？焦慮？老師果然在責備她們嗎？

「有……電影，裡面的主角被排擠、欺負，他寫下遺書……欺負他的同學都很自責

……今天她……妳們都有責任。」老師到底在說什麼！這樣她們只會更討厭我吧？我焦急地咬咬唇，多想阻止老師說下去。

「妳怎麼在偷聽呢？要尊重人家的隱私喔！」背後響起另一位老師的聲音，我急忙站直身子傻笑以對，搖搖頭說自己什麼都沒聽到。

但我、我有聽到老師剛剛說的最後一句。

身後的門猛然打開，我驚慌地轉身剛好與老師對上眼，老師懷疑地看著我：「妳怎麼站在這裡，該不會從頭到尾都在偷聽吧？」

那兩個女同學也走出來，眼神更加複雜地看著我，但我只敢用眼角餘光偷偷觀察。這兩位女同學分別是班上公認最漂亮的倩倩，及功課最好的女生筱晴。

原本我與她們感情甚好，互稱好姊妹的那種，然而後來因青春期女孩的各種心眼、心機，我還沒弄懂原因便被驅逐出小圈圈，接著受到一連串來自昔日好友們幼稚又殘忍的排擠及欺負。

這風氣很快便擴散，一眨眼全班都淪陷。沒有人跟我說話、分組時沒有人收留我；我至今仍驚訝他們的聽話，或反省小時候的不懂討人喜歡。帶頭的正是班上公認最漂亮的倩倩，而功課最好的筱晴則是圈子中跟隨風氣的其中一個。

女生之間的排擠很快演變成全班失控性的霸凌，加入青春期男孩的暴力及衝動；那年十一歲對大多数人平淡無奇，卻是插在我生命的一根針。

我的東西被粗暴地弄壞，我辛苦完成的作業被狠狠踩踏、蹂躪，我的桌椅每天都被推倒、塗上一層粉筆灰，即使我扶起照樣被男生們再次踹倒；我開始因為不小心看了哪個同學的方向一眼就被毆打，叫罵著看什麼看……

我試過向班導求助，求救紙條沒有傳到老師手上，反而落入班上男生的手中。他們在班上念出紙條內容並高聲嘲笑我，接著幾天我的抽屜都被塞滿威脅的紅字紙條——罵我去死、罵我抓耙仔，說敢再去告狀就有我好看。

我本就是輔導室的常客，需定期接受諮商輔導；向班導求救的結果失敗，我寫了長長的信，摺好後放到輔導老師的桌上。

有天掃除時間，我看到輔導老師來到班上找班導。見兩人交談許久、眉頭深鎖，我預見等等會發生的事，胃一陣翻攪。

耳中塞滿班導怒斥那票男女的咆哮，我不敢回頭看，四周的耳語在腦海逐漸放大音量：被欺負活該啊、才被欺負那麼一下就告密……

好幾個月對你們來說是只是「那麼一下」是嗎？我感覺桌子不停晃動，原以為又是誰在踹我的椅子，低頭發現是自己靠在桌腳的腿不聽使喚地發抖……不知是害怕、憤怒，還是鬆了一口氣？

班導施加壓力下，他們表面上低頭道歉、誠心悔過；但在老師們看不到的地方，他們惡行依舊，甚至氣焰更加囂張，因大多同學站在他們那邊。女生繼續排擠、耳語、耍小手段，男生持續叫罵及毆打我。

然後那天，倩倩及筱晴被輔導老師叫去輔導室。回來後倩倩對我的態度依舊，但筱晴卻不一樣了。

筱晴恢復跟我正常交談，座位坐在一起時會和我聊天，聖誕節時也會送我一份小禮物；但當然都是小心翼翼，不讓班上的人發現，尤其是同個小圈圈的她們。

我原就覺得筱晴是個特別的女孩，不只是她功課好這點，成績好的女孩比比皆是。她生得白白淨淨，長髮總是綁成兩邊的馬尾，乍看是個可愛的女孩，但個性卻成了鮮明對比；雖從不是為首發號施令的角色，卻光眼神就透漏自信及聰明，渾身散發著樂天、大而化之但謹慎的氣質。

對當時的我來說，她就像一道光，並不是指她帶給我溫暖及希望，而是她本身就因自信而散發光芒。是的，她就像夏天有些刺眼卻難以忽視。

畢業的那個夏天，畢業紀念冊上她只瀟灑簽上英文名字，彷彿沒有一絲掛念；而我

卻絮絮叨叨，在她的畢業紀念冊上寫得密密麻麻，恨不得把所有言語無法表達的都傾吐於紙張。

我像個傷春悲秋的詩人老是滿腹愁緒，牢騷永遠發不完；她卻總讓我想起到一句在愛情小說裡聽過的話：「妳像夏天只愛自己。」

或許是夏天那樣強勢而霸道的形象，讓作家不禁以之比喻愛人的某種姿態。但在那之後我確實時常這樣想起筱晴，她從不在意別人太多，最重要的永遠是自己；或許這也是她當初會再次接受我的原因吧？自己決定的誰也改變不了。

在那個年紀，我對什麼都是迷惘的。除了對自我的價值迷惘，也對性這種事迷惘。

好幾次看著筱晴，心中都有莫名的情懷湧出，面對她時總想要招惹她、引起她注意，想起來那感覺居然與那個年紀，男生最愛討女生追打的心態十分雷同。

我曾對這種感覺十分排斥，覺得自己相當不正常；但輔導老師握著我的手，告訴我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有不同的相處方式，這只是我跟她溝通的方式。

可我其實一直打從心裡知道並非如此。曾在一次的遊戲中，我假裝無意地吻了她的唇，她激動地掙打回來；我不斷賠罪，說只是玩得太開心而忘了分寸。

但我知道，我其實一直都渴望這麼做，只是那一刻玩到得意忘形，忘了假裝、忘了克制，忘了將自己包裝成只是她很好的朋友。

然當時我以為世界上只分為異性戀及同性戀。自認喜歡男生的我，便將腦海中對筱

晴的異樣感受一次次揮去，說服自己這一切都只是可笑的、暫時的迷惘。

某年生日我收到一封信，信中只有一個隨身碟，上面貼著筱晴的姓名貼紙。插入電腦，檔案裡頭有影片、音樂，及筱晴打在文件中給我的信。

點開文件看到一首歌＜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每句歌詞後頭都附加筱晴給我的話，讓我每看一句都笑一次，它大約是這樣的：

第一次見面看你不太順眼 （不太順眼實在太輕描淡寫了！）

誰知道後來關係那麼密切 （是啊！誰知道呢？）

我們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 （樂觀自信的我＝夏天，悲觀憂鬱的妳＝秋天）

卻總能把冬天變成了春天 （嗯，謝謝有妳）

影片是剪輯、串起國小的照片，音樂便是這首歌＜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我一遍遍聽著歌，掩不住嘴角的笑意，我是秋天啊，而妳真的就是夏天。

之後我遇到大大小小的「情事」都會和筱晴分享，例如國中交了第一個男朋友，例如之後分手心碎，例如之後與許多男生曖昧。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話家常，像是這次段考考得如何，像是交友圈最近的動靜。

國中時沒有手機，真的是個拿起家裡電話撥號碼給對方的年代；我和她都記得對方家裡的電話號碼，老在各自家裡的客廳與對方聊上一兩個鐘頭，聊到其中一方家長開罵才悻悻然掛上電話。

考基測的前四天，我被一個男生朋友在放學後拖進學校的男廁。我忘不了他抓住我，把我推進廁所間鎖起，然後把我壓在牆上——

「妳不要掙扎，給我弄，妳會很舒服。」我至今仍忘不了他貼在我身上的感覺，忘不了他抓住我手臂的刺痛感，忘不了他在我耳邊說話時吐出的熱氣。

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學校處理下來自是一團亂，我的基測也考砸了。畢了業待在家，家中也是一團烏煙瘴氣；我總有種愧疚，彷彿是我讓家人蒙羞，部分的事實也是如此。

那天筱晴在電話那頭喋喋不休：基測對完答案，應該上第一志願沒問題，她一直都是這樣聰明且願意用功的女孩……她接著說畢業典禮，平時不怎麼哭的她都紅了眼眶……

我忍不住打斷她，說真不知有什麼好捨不得，她不以為然地說：「我才不像妳那麼冷血。」

這句話扯斷我的理智線，我的壓抑來到了臨界點：「冷血？我被那樣對待，全世界卻只看我笑話，說我不知檢點！我努力那麼久，就因為他，我基測那天超怕遇到他，考卷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我討厭這裡，我只想趕快離開……」

那頭沉默下來，我試著冷卻情緒，只聽見她嘆一口氣：「對不起，我沒想到妳的感受……」

那是我少數幾次感受到她的低姿態，感受到她的溫柔，感受到她除了是個堅強而樂觀的聰明女孩，也是個懂得傾聽的人。

夏天不是只愛自己，只是懂得節制，將

愛別人的那一面內斂起來。

我對人產生強烈的不信任，國小時的情緒障礙復發，甚至因國中的事情而加重；高中的人際相處更加複雜，班上大半都是女生，勾心鬥角的狀況相當嚴重。

試著與她們相處，到頭來只不過是重複國小的惡夢，和一群女孩相處總會落得那樣的下場。我再次落入十一歲時的陰影，每天睜開眼都抗拒著去學校。

我在週記上向班導求助，班導只回覆我不要太在意他人眼光，這樣只是無病呻吟。一邊氣惱老師不懂我的處境，一邊明白自己長大了，再也不能指望誰保護我。

那天放學我傳了封簡訊給筱晴：「我這樣的人，是不是永遠都不會有人喜歡我？」收起手機嘆了口氣，開始漫漫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時手機忽然響起，是筱晴打來的。

「喂——」

「喂！妳是白癡嗎？」

「……嗯？」

「妳在說什麼傻話！一定有人會喜歡妳的，一定有人喜歡妳這樣的個性，一定！相信我。」筱晴在那頭很篤定地說著，而我在這頭聽著忍不住鼻酸，濕紅了眼眶。我至今仍記得那畫面，天空還戲劇性地下了小雨。

夏天對妳的安慰從不是說些感性話，而是最直接地當頭棒喝，那樣的溫度總是最直率也最動人。

可我對性依然迷惘。有幾次想起對筱晴的那份心動，有幾次看著她的照片出神，覺得她的美唯有我能理解。

最難以啟齒的一次是夢見她褪去衣服後的姣好肌膚。夢裡我看著她，她卻沒有看著我；我想著這是多美的一副身體，想著不禁心都在發燙。

繼這個夢以後，我變得難以面對她，小學時與她唇對唇親吻的記憶又浮上心頭。相處時她仍是不拘小節，隨手拿起我的飲料就喝，然後狐疑地問我什麼時候有了潔癖，怎麼她喝過之後就不喝了？

不想承認彆扭，我說剛好不想喝飲料，於是整杯飲料都給了她。

相約看電影，在電梯裡她順手勾住我的手臂，我不自在地渾身打顫，異樣的感受爬滿了全身，緊張得不知所措。

黑漆漆的電影院，坐在她身旁的我無法放鬆看電影，從頭到尾注意力都不在電影上，雙手不斷抓著大腿想減緩不安，電影結束後我的大腿滿是紅爪痕。

後來我遇見另一個女孩佑寧。她也是白白淨淨，頭髮分為兩邊馬尾，不同的是她很安靜；我喜歡和她擁抱，喜歡她柔軟的觸感，喜歡她汗水淋漓的體味，喜歡她溫暖的笑容。

好幾次我們擁抱，接著情不自禁地親吻、輕咬彼此的脖子、鎖骨，即使我們裝作是玩的心態，身體卻如烤箱發熱。

她對我說她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

從佑寧身上我慢慢理解也逐漸承認：世上除了異性戀及同性戀，還有雙性戀存在。多年的重擔釋放，不再曖昧不清，我總算能正視那樣的情感，很久以前就產生的情感，

而非將它當作錯覺，一次次地一笑帶過。

我感受到自己不再銳利如楓葉的輪廓。我想我終於慢慢成為溫柔的秋天了吧？而筱晴卻也不再炙熱如當初，生命的裂痕讓一如往常的夏天逐漸消磨。

上回去她租屋處過夜，一聊便聊到凌晨五點。聊起國小那些年，聊起不同校近十年來各自的遭遇，聊起這幾年的心情。

這幾年筱晴經歷父親外遇、母親罹癌、大學考試失利，錯失第一志願的台大，抱著選系不選校的心態，念了臺中的中山醫，我們何其有緣地在大學同時來到臺中。

她說這些年因為家裡的事情，好幾次睡了就希望自己不要醒來。那天我們一起去了舞台劇《地下鐵》，她說劇中最讓她觸動的是那句歌詞——「生命它只是個月台／你來的目的就是離開」。

聽一向堅強的筱晴說這些話，我有些驚訝也有些心疼。此刻的她已剪去小時候綁著雙馬尾的長髮，五官變得成熟，多了副眼鏡。她還是她，卻也不再是她，我努力想著那些年，那好幾個夏天，我是怎麼愛著她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對不起妳。」躺在床上，筱晴輕輕地說：「我常常問自己為什麼當時不幫妳？我害怕嗎？對，我承認我害怕被一起欺負，可是看妳這些年不斷惡性循環，我很自責……」

如果沒有國小那幾年，或許就不會有我往後那樣自暴自棄的人生觀，是嗎？我搖搖頭，想反駁這些說詞，腦海卻浮現那一年、那一天——

在輔導室的那天，我將耳朵貼在門上，聽到輔導老師最後說的那句話：「妳們要當她的朋友、好好關心她，是妳們讓她變成這樣。」

這些年每當筱晴主動關心我，耐心地聽我說許多瑣碎的事情，溫柔地陪伴在我身邊時，這句話就像鞭子一次次抽在我心上。

當時的妳是抱著贖罪的心態，是嗎？因為老師說的那句才改變態度，我們多年的友情只是這樣來的？

打斷我的思緒，筱晴繼續說：「妳總說自己軟弱，但我想妳可能比我堅強吧？妳撐過了那麼多痛苦。如果碰到妳那樣的事，我有辦法走出來嗎？其實我常常對妳很抱歉，看妳一次又一次在黑暗中掙扎，我能幫上的忙有限吧。」

妳何嘗不辛苦呢？多年來除了承擔自身壓力，還要應付我這樣一個情緒不穩定的朋友，維持夏天的姿態，妳才是最累的吧？至少我總能理直氣壯的脆弱。

我想著那些失去夏天的時光，想著那些愛她卻不承認的日子，想著那些對愛及性的迷惘，想著最後我還是向自己坦承了、妥協了。

曾在在一本小說中讀過這句話：「青春的我們經常愛上自己的反面，正因為自卑，所以藉由去愛與自己相反的人彌補那份空虛。」

踏出筱晴的租屋處，在公車站牌下望著公車來的方向，太陽依然強烈的照射使我被提醒：現在又是夏天了啊？

細細回想那些年，望著她時心頭騷動的不知所措，極盡可能的捉弄她以引起注意，因她某個側過臉的角度而心跳加速，情不自禁地吻上她的唇，努力壓抑而在夢中暴露的秘密……

或許我從小便意識到，她是個比我優秀太多的人，有著漂亮的外表及聰穎的腦袋，由內而外散發的自信及堅強，她有著太多我沒有的東西。我總是軟弱、總是自卑，然後自暴自棄。

她就像我的夢想。加上在那樣無助的時期，她是少數脫離隊伍向我伸出手的人，於我怎能不難忘？

如今我能夠站在她面前坦然面對她，能夠向人承認曾喜歡過她，證明某部分的我已經活出另一個模樣，取回青春裡頭曾被拿走的那份。

現在的我積極參與各地的同志遊行，也在社群網站大方發表參加遊行的心得，惹得反對同志的親戚打電話來問我：「妳怎麼確定自己喜歡女生？」

在火車上跟筱晴提起這件事，她說：「告訴他們，因為妳愛過。」

我們心照不宣，相視而笑。

那首歌還播放著呢，＜一個像夏天一個像秋天＞——關於那些年，曾有個她在夏日的耀眼中，暈眩於另一個她。

抄襲風暴

吳怡萱

陳曦懷著一個巨大的秘密——一個誰也不能分享的秘密。

他從小就覺得自己與眾不同，身為一個能在暢銷書排行榜屹立不搖的當代作家，他會有這樣的自信也是理所當然的。

雖然他時常因為自己的自大孤僻而被同行攻擊，但是他的書迷們總是能找到理由為他開脫——畢竟作為一個有才氣的人，脾氣有點毛病也總是在所難免的。

但他的編輯小綠就不這麼覺得了。

「陳曦，為什麼一定要窮追猛打那個年輕人？搞得這麼興師動眾，反而顯得奇怪，有些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你作賊心虛啊。」小綠緊皺著眉頭，用肩膀夾著手機在焦慮地在辦公室來回走動。

「我不管，反正你們一定要處理好他，不然我下本書就不簽給你們了！」

「你別衝動，你……」小綠的話才說到一半，手機那頭就傳來一陣尖銳的忙音。

「陳曦那邊還是搞不定啊？」小綠的同事泡完咖啡，路過剛辦掛完電話、一片愁雲慘霧的小綠辦公桌前，順口關心了一句。

「對啊，誰曉得他為什麼那麼堅持要追那個神經病！誰會相信陳曦去抄襲一個默默無名的路人啊！況且這種事為什麼一定要我們做？他自己去找個律師不行嗎？」小綠把手機往辦公桌上隨手一丟，摸了摸口袋想找根菸來抽。

「嘖，要告也就算了，問題是這兩個人已經吵太久，大眾都覺得是在炒冷飯，開始反感了，偏偏我們出版社的名字還一天到晚掛在陳曦名字後面。」沒摸到菸，小綠煩躁的抓了抓頭，不耐的嘆了一口長氣，抓起掛在椅背上的外套就準備要走。「我去買包菸，老闆回來的話打給我。」

在小綠對這件事一個頭兩個大的時候，陳曦就像個一籌莫展的重病患者一樣，在書房裡神經質地盯著監視器看。他本來有個歐式的庭園，但是他在幾個月前叫人把它封起來了，因為他怕那個庭園成為進入他房子裡的漏洞，這段時間裡，他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已經幾個月沒有見到一個生人了，甚至有搬家的念頭。

原本他喜歡這裡在半山腰，既保有隱私，也不需要擔心別人在同一個小區抬頭不見低頭見，動不動就得寒暄一番。但是他最近迫切地想有個保全，能替他過濾掉所有不該出現的人。話雖如此，他最近其實完全無

法相信陌生人，他總覺得到處都有人盯著他的一舉一動，這導致他整天除了盯著監視器看之外，再也不能分神做其他事情了。

是的，他除了盯著監視器看外，一件事都沒有做。他的新書，其實連一個字都沒動工。他總是對小綠說已經打了幾萬字的草稿，其實都是騙人的。

原本在最近這一兩個月，他應該預計推出作為出道十周年的經典紀念之作。小綠甚至以為他現在的勞師動眾是想為了自己的新書宣傳，但其實不是的，他是真的想除掉那個年輕人。

陳曦怕那個說他剽竊的年輕人，即便他連那個瘋子的名字都記不得。

在那個年輕人剛冒出頭時，陳曦也是挺不屑一顧的。畢竟在他這個時代，文章的著作權、抄襲雖說嚴重，但其實都不能算是什麼大事，總是在位高的人贏，最多賠個錢了事，如今他在文壇的位置，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人可以挑戰的了，他的書迷會找盡理由為他開脫，根本不需要感到慌張。

更何況，揚言他抄襲的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什麼文學獎都沒有得過的年輕人。其實說是年輕人其實也不是那麼貼切，畢竟對方眼下的烏青黑成一片、鬍渣已經好幾天沒刮，臉色憔悴的像剛從牢中出獄的吸毒患者，要不是那種初出茅廬的笨拙感，陳曦看起來都比他年輕許多。

雖然陳曦已經適逢不惑之年，但因為他長得英俊、保養得宜，也養了一批死忠的少女粉絲，把他當成偶像明星來崇拜，在那個年輕人剛出現時，他的年輕粉絲甚至衝著對方的外貌劈哩啪啦就是一頓批評。

那時的陳曦，還十分志得意滿，覺得這個人根本是來替他宣傳，用來襯托他的。

一切的變故都發生在他和小綠剛談完下一本書的合作事宜，他返家之後。

那天他喝了點小酒，司機把他送到門口後就先行離開，架在大門的路燈壞了，一閃一閃、忽明忽暗，樹影在地上摩娑，像鬼魅走動。

太安靜了，連狗吠聲也聽不見，只有樹葉晃動的細微聲響，有一下沒一下地挑撥他的神經。他搖搖晃晃地翻找鑰匙，一邊莫名地有些心悸，他加快翻找皮包的速度，但是越心急越是找不到那把鑰匙。

好不容易摸到熟悉的金屬光澤，他手一抖，不小心把鑰匙抖到了地上。他彎下腰要撿，卻在地上看見一抹影子，就像人的形狀。

那一刻他幾乎尖叫出聲，但隨後出現的皮鞋讓他鬆了口氣。起碼是個人，他想。抬起頭後，對方卻又把他嚇得差點叫出來，對方過於憔悴的臉和乾癟的身材太好認了，他就是最近拿著幾張自己的草稿就宣稱陳曦抄

襲的那個年輕人。

「你在這裡幹嘛！我要報警！報警……」陳曦一邊退後，一邊慌亂地在皮包裡翻找手機。

但是年輕人不為所動，他只是步步逼近陳曦，緊緊盯著他，活像要生吞活剝陳一樣，咬牙切齒地開口。

「你穿越到未來，剽竊了我的作品，對吧？」

那一刻，陳曦是真的腦袋空白了。

他甚至不記得他怎麼逃進家門的，他手抖得不像話，酒已經完全醒了，他的腦袋以最高速率運轉，卻仍是一片空白。

是的，陳曦懷著一個巨大的秘密，誰也不能分享的秘密——他能夠穿越未來。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與眾不同的人，是被上天選中的人，在很小的時候他就失去父母親，一路孤僻的長大，他始終相信，這都是因為他是被上天眷顧的人的緣故。他從小的願望就是成為一個知名的作家，奈何他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天賦，於是他決定善用上天賦予他的能力。

他的路程最少要耗時七天，然後他就能抵達一個一年後的世界。

他帶著紙筆，一字一句，把最暢銷的那本書原封不動地抄下來了。他總是看準同一

個作者，只要是他的書，每次都能掀起一股熱議。他總是記不得那個作者的名字，畢竟他相中的，只是能讓他出名的那些文字。偶爾懶惰，他甚至會省略一些書寫，以節省他「創作」的時間。

事實證明，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十年間，他的文字、他的外貌、媒體的推波助瀾漸漸奠定他在文壇的地位，一直到如今，他在文壇的地位已經無可撼動。

不會有被抓的風險，不用提心吊膽地過日子，這是上天賜予他最好的禮物，多美好，陳曦想著。

可是現在那個人出現了。

陳曦一點都不想知道對方是怎麼出現的，他都能穿越到未來了，對方能穿越回到過去，來到他所在的這個時代一點都不奇怪。他根本不在乎對方想做些什麼，他只想用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力量把那個年輕人碾碎，最好一輩子都別再站起來的地步。

他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的王國，他不容許有任何風險危害他這個國王。趁著對方只是隻螻蟻，他要盡早斬草除根、永絕後害。

「你休想奪走我擁有的一切……」陳曦盯著監視器，昏暗的房間裡，螢幕的光在他的臉上渡出一個扭曲陰影。「小綠到底有沒有好好處理？嘖，這點小事還要我大費周章！」他快速地瞥了一眼安靜的手機螢幕，「沒關係，反正你是不可能鬥得過我的…尤其在這個我的時代……」陳曦淺淺的笑了起

來，他可是被上帝選中的人，他天生與眾不同，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要壓在某些人的頭上。

這件事很快就能落幕，然後，他會繼續他的生活，繼續他的「創作」，繼續享受上天給的天賦，繼續沐浴在這個時代的曼妙的掌聲之中。

雖然他對於這個年輕人是有些害怕，但是他的淺意識始終相信，這不過就是生活裡一點波瀾，很快就能船過水無痕，終將會歸於平靜。

事實證明，這件事終將還是落幕了。雖然和他想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陳曦，我們寄了律師函之後對方就怕了，你別擔心，一切都處理好了。」接到小綠一派輕鬆的電話之後，陳曦一時有點回不了神來。

怎麼能這麼平淡無奇的結束了？還以為能把對方踩得死死的，結果這麼雲淡風輕的就結束了。

「就這麼放過他？他可是誣賴我抄襲的人啊！」陳曦不甘心地在電話裡和小綠發火，這一刻，他突然感到既憤怒又委屈，是啊，對方根本沒有證據說自己抄襲，那就是誣賴了啊！誰在乎事實的真相呢？這可是一個講求證據的時代啊！

沒有證據，那個年輕人就是一個滿嘴胡

話來誣賴他的騙子了啊！那個人一定也是意識到了這點，所以才退縮的。陳曦忿忿不平地想。

「你別再擔心這件事了，你先給我新書的稿吧，這件事已經擱置太久了！真的不能再拖了！」小綠草草地帶過關於那個年輕人的問題，開始催促起陳曦的書。

「嘖…不說了，先掛了。」陳曦砸了砸嘴，他看了一眼凌亂的書桌，決定先把這件事放到一邊。「反正他也掀不起什麼花樣了…」

陳曦決定先開始創作他新作品。

他穿到未來，發現暢銷書榜裡已經完全不見那個年輕人的著作。

「當初就不必硬要跟我槓上嘛…現在這種下場…」陳曦覺得自己感覺好受多了，他在暢銷書中挑了一本新書，這次他仔細看了一眼作者——葉錦霖。他全心全意地將自己當作一台打字機，幻想新書推出的轟動，耳邊仿佛炸開一首交響樂，他以鍵盤的打字聲和著節拍，覺得自己既是文豪，也是指揮家。

三個月後，他帶著文稿回到自己的世界。

「諾，不要催了，稿在這。」他坐在書桌那張大電腦椅，把印出來的稿子往桌上一丟，讓小綠接過去。

他想到自己三個月前還在這裡為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惱怒，就覺得十分可笑。那個年輕人也不過就是隻小蟲子嘛，捻死就好，不然留一口氣讓他苟延殘喘也無妨，當初自己何必這麼緊的的大費旗鼓呢？

「陳曦，你現在是在跟我鬧脾氣嗎？」小綠的話突然一刀切開他的自滿，他抬起頭，發現小綠的臉一臉嚴肅，眉頭深鎖。

「我知道我們在這件事的處理上，確實對你有些抱歉，但是你這樣…」小綠語氣嚴肅，並不像玩笑。

陳曦突然沒由來的感到一股心悸，和那次遇到那個年輕人的感覺一樣。

「什麼意思？你在說什麼？」他慌亂的打斷小綠，想從小綠的表情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就是林霖，之前那個毀謗你的那個年輕…」小綠的話才說出口，他就突然想起來了。對，他以前總是盜取的那個作家就叫林霖沒錯，他不是都從暢銷書上消失了嗎？還能在這個時代搞出些什麼花樣？

陳曦從來沒想過，事情失控了。

他打開手機，回到這個時代後他只打過電話叫小綠來取稿，對這個時代最新的新聞一概不知，一打開新聞的頁面，他的眼前

像是炸開了花。

那個年輕人又重新回到新聞的頁面上，這次大家不是追著他罵了。

他成了作者，被譽為文壇的後起新秀，意氣風發，和當時截然不同，名字換了一個藝名，不叫林霖，叫葉錦霖……葉錦霖？這就是他這次新抄來的那本暢銷書作者啊？

「雖然你很不滿，但是你給我錦霖新書的文稿是什麼意思？」小綠還在繼續埋怨，陳曦顫抖地點開排行榜上的新書試閱。

那本作者是葉錦霖的新書，跟他這次抄回來的內容一模一樣，不管是書名還是第一章，全都一模一樣。

他幾乎要暈厥。

小綠不知道什麼時候回去的，回去的時候還在叨念雖然林霖(也就是葉錦霖)當初炒作新聞確實不怎麼樣，但他是真的有點文采，要陳曦作為前輩，不該這麼小家子氣。

陳曦癱坐在電腦椅上，一坐就是一個下午，他差點就要氣到腦中風。

手機鈴聲響了起來，他以為又是小綠。

電話那頭卻傳來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你懂我的感受了嗎？好不容易寫完書，卻總是有一個人搶在你前面發表的感覺，還是一模一樣的內容，一切又都是一場空的感

覺，那種絕望……」陳曦沒等那個年輕人講完，就把電話掐斷了，他用力把手機摔到角落，他這輩子再也不想聽見那個噁心的聲音。

他決定再穿越一次時空，再帶一本暢銷書回來，奪回屬於他的鋒頭，然後再提醒一次大眾，他可是個汗巖別人抄襲的人，怎麼能原諒這種人？大家都太容易遺忘曾經發生的過錯了。

但是當他再一次穿越未來又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又被反抄襲了。

他已經避開葉錦霖的書了，但是等他回到現在時，發現葉錦霖又出了一本新書，和他這次抄回來的一模一樣。

對啊，葉錦霖可是從未來穿越到現在的人，他的速度要怎麼搶的過他？

他決定直接向大眾說出真相。他要告訴大家，葉錦霖從未來抄襲了他的著作。

他召開記者會，坦承了一切，卻迎來人生地一場毫無迎面的謾罵。這一次，沒有任何書迷替他說話，大家都說他江郎才盡，已經瘋了。

這條路行不通。陳曦決定再回到未來，他只能再拿出一本巨作，向大家證明自己。他的神智不清，混亂的訊息充斥他的大腦，

他覺得自己的腦就快要爆炸了，只要再跳躍一次時空…只要再到一次未來…一切一定都能夠被解決的……

陳曦突然間地就消失在大眾的視野裡了。當人們偶然地提起這個莫名銷聲匿跡的一代作家，才發現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

多數人都覺得他進了療養院，因為最後一陣子他在鏡頭上所呈現的精神狀態似乎欠佳，訪問以前唯一能接觸到他的出版社，對方也是一副支支吾吾的態度，讓大眾更相信了這個傳聞。

後來，有記者在葉錦霖的新書發表會問起這件事，現場一片寂靜，葉錦霖似是思考了一下，然後輕輕嘆了一口氣，狀似玩笑的說：「他大約是被困在哪個黑洞裡了吧。」

大家都輕輕笑了起來，陳曦發瘋的那段時間確實是常常說什麼自己可以穿越，而葉錦霖是從未來穿越過來的人，他們兩個抄來抄去什麼的…葉錦霖這樣的答案，大概是對被自己困住的陳曦最好的善終了吧，後來的網路論壇，無一不刊登著這樣的思論。

而當時那場混亂的抄襲風波，就這麼隱匿在時間的洪流之中了。沒有人在乎真相，畢竟對眾人來說，螢幕裡的人演戲；書裡的人唱戲；戲外的人只是看一場鬧劇而已。

這場風暴，終究是微不足道了。

刀，銘

黃珮晴

要說起我的故事，那已經是一百年多前的事了。

在這段對一般生命來說很長、在我眼裡卻很短的時間裡，我或許也曾經怨恨過自己不會腐朽的生命。

人類總是愚蠢的索求著長生不死的藥，那是因為他們幸福的不知道，要獨自一個永遠的活下去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

我是一把刀。

一把鋒芒短暫的於一百多年前綻放過的刀。

作為一把刀，我繼承了創造我的刀匠——也就是我的母親的名字，被喚作加賀清光。我的母親非常窮，連安身之所都沒有。那樣的他被人們稱為「乞食」，住進了一個收容災民的場所。

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

我的母親是個個性非常龜毛的人，在鑄刀的時候也是。不過也是多虧了他，我才能成為這般堅強的利器。

或許是時間已經過了太久，或者是之後發生了太多事，所以我對母親的印象僅僅這麼一

點點。不過，我想他一定也深愛著我吧。因為在我記憶中的他，把目光投向我時總是微笑著。

母親去世之後，我前前後後落入了好幾個人手中。有一天到晚找人打架、劍術卻非常差勁的人，也有不愛惜我、看不起我的人。

而我的最後一個主人，名字叫做沖田總司。

我和他的相遇，是在一間簡陋的販賣刀劍的小店裡。

『呐，總司，你看這把怎麼樣?』帶頭走進店裡的，是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青年隨意地和跟在他身後的年輕少年聊著天，偶爾和老闆寒暄幾句。兩人就這樣檢視著店舖裡的所有刀劍。

『土方先生，你看這個。』接著，少年走到了我面前，小心翼翼的拿起我。

『哦，不錯的刀嘛。能試用看看嗎?』被稱為土方先生的青年也跟著靠近了我，接著向老闆搭話。『當然，隨我到後院吧，那兒的空間比較足夠。』

老闆將他們帶到了戶外。少年很快就做出了決定。不過他們並沒有當天就把我帶走。似乎是還要跟其他人商量，那天我們的接觸就這樣畫上了句點。

當時的我不知道，他們再次出現的時候，就是我離開那家店的日子。

之後，我正式成為了沖田總司的刀。

新的環境裡，有許多和我一樣的刀劍。我們可以算是身為器物的一種神明，但也有人將我們視為妖怪。

除了本體，我們也能夠幻化出一般人類看不見、貌似人類的身形。

我們和一般的生命不一樣，並不會擁有自己的生活。身為器物，做好自己該做的事便是一生的目標。比如說，鍋子的目標就是一輩子待在廚房，做為烹煮食材的用具，直到它某一天損壞、消逝而去。

我第一次和其他刀說話，是在到達那裡的三個星期後，某天的吃飯時間。總司和其他與他相同歲數的孩子不一樣，並沒有和家人住在一起。他的父母親很早就過世了，姊姊因為工作負擔而無餘力撫養他，於是將他送到劍術的道場寄養。

那天他也和往常一樣，與幾個同門師兄以及長輩、老師聚在一起用餐。我們第一天見面時被總司喚作「土方先生」的人也是在場的長輩之一，全名叫做土方歲三。而坐在總司身邊、年紀與他相仿的少年叫作藤堂平助，當時正跟總司分著剩餘的小菜，還把碗裡的納豆挑起來玩。

藤堂平助的刀，就是我第一個說話的對象。他的名字叫做上總介兼重。

兼重是把很活潑的刀，除此之外，他也和其他刀劍很不一樣。不僅和我搭話，居然還說要「做朋友」，這種器物我是第一次遇到。器物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通常不會和另一件器物培養什麼感情，以免徒增離開那個地方時的不捨。

雖然如此，我和兼重日後還是成了聊天玩鬧的夥伴。

日子就在這樣的歡樂中度過。隨著時間過去，總司肩上也漸漸背負上了沉重的工作。即便如此，他的個性仍然溫和幽默。在工作的空閒，他時常和附近的孩子們玩耍，小孩子們都很喜歡他。那種時候，我通常都站在一旁觀看。不去干擾這種單純的快樂時光，卻想著，如果我也能加入就好了。

也差不多是那段時間的某天，我遇見了一個藍髮青年。

那是一個悠閒的午後。我跑到後院去看麻雀玩耍，意外撞見了他。那陣子有個年輕小子加入了道場。知道這件事的我，猜測那個青年大概是那人的佩刀，並沒有打算去搭理他，只是覺得興致被打擾，正打算離去。但對方卻開口叫住了我。

對話了幾句之後，我才知道原來他迷路了。他名為鬼神丸國重，是個冷靜少話、不笨蛋有點單細胞的傢伙。

『下次別再迷路啦，別的刀才不會跟我一樣好心。』把鬼神丸送回房裡後，我丟下這句話就轉身走了。

沒想到，就因為這件無心做出的事情，日後我也和鬼神丸熟稔了起來。除去待在主人身邊的時間，我時常和他以及兼重一起度過。雖然違背了器物本應遵循的生活之道，我們都過得很開心。

直到那一天突然來臨。

月亮已經高高掛上了天空。道場的眾人聚集在同一個房間裡，周遭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在命令之下，總司把我帶上，跟著舉著寫有「誠」字樣旗幟的隊伍出發了。混亂中，我只看到了掛著「池田屋」招牌的建築，接著我們便進入了室內。

直到那一天突然來臨。

月亮已經高高掛上了天空。道場的眾人聚集在同一個房間裡，周遭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在命令之下，總司把我帶上，跟著舉著寫有「誠」字樣旗幟的隊伍出發了。混亂中，我只看到了掛著「池田屋」招牌的建築，接著我們便進入了室內。

一場激戰一觸即發。我在黑暗中有些看不清楚，只知道總司很快就和藤堂平助一起上了二樓。

一切都發生的很快。當我注意到兼重的身形開始因為刀身受創而若隱若現，並因此慌張的時候，左胸口突然傳來一陣扯裂般的疼痛。

我在痛楚中回過頭，看見總司將手上的刀往旁邊一揮。

那把刀的刀尖，已然斷裂。

當我再次轉過身，已經看不見兼重的身影，似乎是跟著藤堂平助到其他地方去戰鬥了。我還來不及對這件事做出任何反應，背後就傳來劇烈咳嗽的聲音。

我猛然回頭。

總司一手摀著嘴，另一手緊握著插在地面上的刀，我看見他勉強支撐著的身子正在顫抖。有血從他口中滴下。

遠方傳來叫囂的聲音，顯示了又有敵人接近的消息。完全沒做任何思考，我向前將總司攙扶起。

像是夢一般，我本該穿過他的身體的手碰到了他。

讓他靠著牆坐下休息後，我接過了他手上的刀，向敵人砍過去。

他們似乎都看不見我，所以攻擊也變得容易許多。

隨著每一次刀體的撞擊，我左胸口撕心裂肺的疼痛也逐漸加劇，但我還是不顧一切的向前著。

直到意識逐漸模糊。

完全昏迷過去之前，我聽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很遙遠、很微弱。

我在一片滿開的櫻花下睜開眼睛。

『啊，你醒了。』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我身旁響起。

眨眨眼睛之後，我坐了起來。總司蹲在我身邊，看起來很擔心的樣子，不過看到我能自己坐起來後便笑了。

『太好了，你沒事。』

『.....這裡是?』本能般的，我知道這不是現實。不然總司不可能看的見我，還跟我搭話。

『我也不知道呢。』總司站起身來，抬頭看著飄著白雲的藍天。

『不過，總覺得是個不可思議的好地方。』

我的目光也追隨著他的視線，然後不自覺的附和。

『是啊。』

『呐，你的名字是?』

我回過視線，映入眼簾的是總司帶著微笑的臉。

『我總覺得你的髮色很熟悉，好像在哪裡看過。』聽到這句話，我心中一震，差點就要將自己的名字脫口而出。但對上總司的眼神

之後，我卻像是被重重打了一下腦袋，低下頭去。

『對不起，我沒有名字。』咬著牙，我吐出這句話，然後等著總司的反應。

他會覺得我奇怪吧。會覺得失望、轉身離去吧。說到底，我本來就.....

『是嗎。』總司的聲音在我身旁響起。依然開朗、沒有任何陰霾的聲音。

『沒關係。我姓沖田，那個，名叫做總司。』

我睜大了眼睛。抬起頭，總司溫柔的看著我。

『這樣和別人一起安靜地看櫻花，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也喜歡櫻花嗎?』看著他的臉龐，我莫名地感到出神，輕輕地應了一聲。

『太好了。』

我放鬆了下來。
清澈的藍天、讓人感到幸福的白雲、飛舞的櫻花瓣。
好想就一直這樣下去.....

好像有人輕輕抱住我，呢喃著謝謝之類的話語。
是誰?我聽不清楚.....
好累.....

清醒之後，我身在專門修復受損刀劍的師傅——源龍齋俊永的工作室裡。鬼神丸、兼重、以及土方先生的刀——大和守秀國也在那裡。

兼重的刀身受到了十一處小傷、四處大傷，被宣布無藥可救。

師傅將他比做珍品，憐惜的大大稱讚了一番。最後，他帶著微笑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

比起兼重，我幸運多了，因為只有刀尖受損，所以還是可以經過研磨之後作為較短的刀使用。
但因為總司不習慣使用短刀，這件事後來被拒絕了。

我被帶回去，擺在總司的寢室裡。雖然無法使用，他偶爾還是會將我拿起來保養。

那一年，總司看起來還是很健康。所以就算因為無法再跟在他身邊而有點惋惜，我還是很替他開心。

當我向大和守秀國不經意提起這件事時，他眼神複雜的看向我，然後這樣說。
『清光，我們和他們，截然是不同的生命。若是結下羈絆，只會徒增其中一方的寂寞。』

『趁還來的及，趕快停止吧。』

他的話，我沒有放在心上。
直到隔年，總司被診斷出患了肺結核。
在那個時代，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得到肺結核就等於被判了死刑。

那天晚上，等到大家都睡熟了，我爬上屋頂，面對月光坐著發呆。

不知道多久之後，鬼神丸也爬了上來，就這樣陪我坐著。

『鬼神丸。』沉默了許久之後，我喚了他。
他冷靜的藍色眼睛轉向我。
『什麼事?』
『如果.....能許一個一定會成真的願望，你會許什麼?』
或許是想開口詢問他對於主人的感情，卻不知如何說起，我吐出了這個問題。
『嗯.....願望嗎?』鬼神丸低下頭，看起來在認真思考。幾秒後，他帶著笑望向月亮。
『希望主人到老了，都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吧。怎麼突然問這種事?』
聽到這種平淡的回答，我愣住了。
『加賀?』
『.....你不在乎嗎?』我低下頭，手握緊了衣襬。

面對鬼神丸不解的眼神，一股怒火莫名升起。
『他們總有一天都會死去的事情，你不在乎嗎!』
用有點大的音量吼完這句話之後，我馬上就後悔了。
我在做什麼?鬧這種孩子氣的脾氣.....
『對不起。』背過身去，我丟下三個字，拔腿跑開。

『清光!』

身後傳來鬼神丸的呼喚，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停下來面對他。
總司的劍術實力非常堅強，所以我以前從來不用擔心他在大大小小的戰役中受傷。
但是，現在卻.....

就像是某個神明，開了一個惡意的玩笑。

幾個月後，總司在跟隨隊員出征的路上因身體撐不下去而不得已脫隊，暫時住在一位名為松本良順的醫生家裡療養。

那場戰役最終以失敗畫下句點。戰役結束後，當時作為領導、同時也曾經是總司的劍術老師的近藤勇來到松本醫生家探望，帶了許多總司昔日愛吃的東西。

在他們的談話的不知不覺之間，總司的聲音微微染上了哽咽。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他落淚。水痕滑過他一向開朗的臉龐，一滴一滴的墜下。

我的內心被不知名的情緒佔滿。

於是我想起了，有個傳說是這樣說的。
器物若能和主人心靈相通，就能感受到主人的心情。

那我感受到的，就是總司的心情嗎?
那一刻，我打從心底的祈禱答案不是肯定的。
因為.....那份不斷呼喊著「我又變得不被任何人需要了」、以及「不想被一個人留下」的心意，是那麼痛，彷彿就要溺死在空氣中一樣。

我想走上前，到他的身邊，但是我知道，他是看不見我的。

那晚，近藤老師離開了。
我在大門口佇立著，目送著他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見。

他今後所走向的地方，會是明亮的嗎?
像我這樣沒用的神明，沒有知曉的力量。
對我來說，那一年，過的很快也很慢。
我徹底的看清了自己的無能。
總司的生命在慢慢的枯萎。從前他總是因為咳嗽而無法安眠，但是漸漸的，他睡著的時間不正常的拉長。
那就像是連醒來的力氣都失去了一般。
看著這一切的我，什麼都做不到。

某一天晚上，我又做了那個夢。
夢裡，依然是在那片櫻花樹下。空中飛舞落

下的粉紅，卻比上次多了好多。

總司靜靜地站在我身旁。過了許久，他才伸出手，溫柔的輕撫我的頭，眼裡有光芒在閃爍。

『我不想離開，想繼續陪在你們身邊。』

『對不起。』

不要道歉。我沒有要你跟我道歉……我想這樣對他說，但卻只能低著頭，緊咬著牙。

『這片櫻花，也馬上就要凋落了吧。』

『雖然你不肯告訴我名字，不過我覺得我好像知道你是誰了喔。』

聽到這句話，我吃驚地抬起頭。

總司輕輕笑著，把一片櫻花瓣放在我頭髮上。『嗯，很適合你。』

『總司……』

『噓。別說話。』明明一直很吵的人是他，他卻對我這樣要求道。然後，他自顧自地繼續說。

『謝謝你一直陪著我，你是個很好的孩子。』

『在我走之後，你也要好好過下去啊。』

然後，將步伐邁開，總司與我拉開了距離。

我看到他做了個口型。

雖然沒有說出聲音，但我卻像是聽到了一般。

那是一道，夢幻到彷彿不存在的聲音……

最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醒的，或許我根本就不想醒。

那天半夜，總司過世了，享年二十七歲。

凌晨，他被送往沖田家的菩提寺埋葬。而我

趁沒人注意，悄悄地離開了。

我抱著逃避的心態，覺得反正以後能來替他的墓上香的時間還多的是，其實是不想再待在那個會讓自己被痛楚摧毀的地方。

我在一座山林深處找到了一棟廢棄的宅邸，在那裡開始了日復一日修行的生活。山林裡有許多動物，也有一些比較沒有能力的神明。

這些年的日子，難熬卻也不難熬。說好聽一點就是在修身養性，但其實是一邊

用半消極的態度尋找著自己存在的目的，一邊等時間過去。

而那份感情，我不敢再深刻地去觸碰它。

待在幽靜的山林裡修行、看著每年的花開花落，我的靈智逐漸在成長。

好幾年過去後，我練成了能讓人類看到的形體，於是常常跑到鎮上去，發掘一些新奇的東西來打發時間。

某天我回到宅邸時，意外地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藍色身影。

『鬼神丸……?』看到好久不見的昔日夥伴，我有點驚訝。『你怎麼會來?』

看到我，鬼神丸淡淡的笑了。『旅行結束了啊。』

聽到他這樣說，我頓時明白了。

幾個月前，鬼神丸的主人——齋藤一病逝了。

我把剛剛買的饅頭和糰子拿出來，和鬼神丸一邊吃著、一邊聊著許多事。

『所以你現在本體被擺在哪裡?』聊得差不多了之後，我問他。

『博物館，』鬼神丸答道，同時苦笑了一下。『因為這樣我之前一直哪裡都不能去，清光你真好啊。』

身為器物，就算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我們也是無法離開自己的本體太遠的。

『那你應該跟一君說一聲，讓他別把你拿去博物館啊。』嚼著糰子，我滿不在乎的說。

『那種事怎麼可能啊。』鬼神丸搖著頭，但隨後露出了淺淺的笑容。『不過這樣也好。

至少他把我交給博物館之後，每次來看我臉上都帶著放心的微笑。』我瞥了沉浸在回憶中的他一眼，迅速把最後一串糰子搶走，然後故作委屈地開口。『鬼神丸好奸詐啊，居然跟我炫耀這種事。』

聽到這句話，鬼神丸先是露出了困惑的表情，隨後他才向突然想通，眼神裡頓時被慌張和內疚佔滿。『啊，對不起，我不是刻意……』

『決定啦，最後一串糰子歸我了。』

『嗯，給你吃。』

『……』

面對鬼神丸百年不變的老實，我無語了。

如果總司也活過了七十歲，我能比現在抱持著少一點悲慟嗎?

把糰子吞下肚，我端起了茶水。

『下次換我去找你吧。』對鬼神丸這樣說，我打從心底露出淡淡的笑。

『?』

『我想看看你現在住的地方。我在這裡待這

麼久也膩了，是時候去別的地方晃晃了。反正時間很多嘛。』看著我，鬼神丸重新露出笑容。『嗯，說的也是。』

未來還有幾年，我不知道。

那或許是誰都無法預估的龐大數字，雖然如此，我想我不會再孤單了。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經聽母親說過的。

每個人都有他該回去的地方，那，一定也有某個地方在等待著我的歸返吧。

那時候不懂的話語，但現在好像明白了，雖然只有稍微。

『對了，順便去找找大和守他們吧，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怎麼樣?』一拍掌，我想到了這件事。

『我以為你已經去找過了。』鬼神丸無奈地開口，語氣裡有著「這麼多年你都在做什麼啊」的意思。

『怎麼可能，我可是認真的在修行耶。』

未來，不管幾年，我會努力去做我能做的事。

待在他們身旁、為這個世界。

也為了那個人。

那片短開的櫻花、飄揚的誠字旗，我會盡全身的力氣，不讓它們被時間洗去。

所以，不會再孤單了。

是吧。

總司。

彌留

王令龍

這個冬天，高雄降下超大豪雨，這是我回高雄首次在年尾碰上的暴雨。

在十幾坪大小的店面中擺設近幾年出產的相機，而我獨自一人正清理櫥窗內的商品。店裡原本應該有三個人，只是一位的家泡在水裡，所以讓他們都請假了。

手打著吹嘴，看著水氣在鏡頭內移動，聽著雨點打在石磚地的聲響，空氣的溼度讓毛衣好像黏在身上似的，並不是很舒服。

街道被雨點覆蓋，本來熙來攘往的街道空無一人。雨水打在石頭地上濺起水花，讓冷清的街道顯得不寂寞。

「人要學會享受雨天，品嚐它的香味，甚至聽出他想傳達的訊息。」那個人是這麼說的，而我的年紀漸長也慢慢體會出雨天的美好。

這間店從我接手已經營業了快十年，期間有些人因為換了老闆就離開，也有很多老客人留到現在。在店內陪他們聊天是這家店的傳統，休息日偶爾會一起出團攝影。

但如預料，大門敞開了整天，沒有任何人前來光顧。

當這麼想時，彷彿「聽」到了一個人在雨中行走，這種感覺像是夢醒時回想夢境的

內容一般，充滿不確定因素卻肯定「它」的存在。

我放下手邊的工作，伸展一下筋骨，眯起眼睛望著店門口。

因為雨天的關係，騎樓下停滿機車，雖然擋住了店門，但車主們禮貌的詢問，我也不好意思趕他們走。就算停在騎樓下，雨水還是不留情地打在車上。想到雨停後車輪和雨水交合出的汙垢，就有點後悔讓騎士們「借放」。

在我懊惱地抓抓後腦勺的同時，一位穿著淡藍色雨衣的年輕女性走到騎樓下。

單手扶著機車脫下溼透黏膩的雨衣，上削的鮑伯頭，身穿潔白的大衣，貼身的黑褲，看起來二十出頭歲。

玻璃門被打開，門把上的風鈴隨之搖晃。

少了門的阻隔，更宏亮的雨聲進耳裡，更冷冽的東北風灌進店內，更深刻的往年回憶，都隨著這位身材單薄的女子帶入店內。

濕潤的臉龐，暗紅色短髮上的水珠子在燈光下閃爍。髮尾緊貼在脖子，瘦弱肩上背著沾滿灰塵的黑色相機袋，如同剛入夜的天空曖昧不明。

袋子裡是一台好幾十年前nikon出產的單眼相機，相機機身有許多刮痕但是非常乾淨。女子又從包包裡拿出兩個鏡頭，根基身一樣有許多傷痕，但是鏡面卻是乾淨無損。

「這是我爺爺放在老家的一個儲藏櫃裡的，他過世之後我們姊妹都沒有處理它。」我一邊點頭一邊檢查機身的狀況，女子口中的儲藏櫃假如是防潮箱的話，這台相機除了一些按鈕老舊疲勞以外，使用上應該不會有問題。

聽女子的口吻，她好像只用過數位相機，單眼相機完全沒有概念，才會把傷痕累累的相機先拿到店裡給人評估，而不是直接送原廠。

女子坐在櫃檯前，一邊聽我講解送修的步驟，一邊從包包拿出毛巾擦拭正滴水的髮尾。

她把方法寫在筆記本上之後，開始訴說她爺爺的故事。本來就不排斥與客人聊天，加上整天沒看到客人的煩悶，我們就這麼聊起來。

她爺爺是一間服裝工廠的合夥人，去過世界各地的紡織廠，這台相機紀錄了這些旅程。聽到是在工廠裡奔波的相機就能理解為何有如此繁雜的傷痕，但鏡面能保護好就是一件不易的事，我見過許多廠房的相機，能壞的部分沒一個是好的。

女子說她小時候時常跟爺爺去台灣的牧場玩，所有國內的牧場都是她爺爺的朋友。很明顯是一種交際應酬，畢竟認識最上游的廠商是非常有利的，會知道很多內線消息，以及是哪家公司在操作市場。

她在店裡待了快一個小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下來，在知曉她隔天還有工作時，就請她回去了。她走了之後，我也把鐵門一半拉下來，準備關店了。店面是前店長的，有時他頂著快掉光的白頭髮下樓看看狀況，但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沙發上享受退休生活。我有被告知他的孫女想回來接手這家店，所以我很珍惜在這裡的每一天。

上樓跟老頭子報備要關店之後，看著鐵捲門落下，握緊手中的雨傘，踏穩所站的土地，離開這裡。

想到女子陳述的過去，我想起讀大學時為了攝影課的素材，騎著機車跑遍台中所有的山，在那我找到了一個很隱密的小牧場。

我記得那天天空下著細雨，但期末作業期限已近，必須生出一張不會被教授嫌棄的照片，

我一早穿著雨衣騎進一條我從未在意的小山路。在羊腸小徑的盡頭，是一片小小的草原。而草原的盡頭則有一棟用磚頭砌的兩樓房，泛黃的水泥牆上沒有特別的裝飾，在山里替別突兀。

停下機車，用身體保護後背包，背包裡裝有系上的相機，我可不希望雨水讓相機受潮了。

走道小房子後面，發現這棟房子沒有門。好奇心作祟的我脫下溼透黏膩的藍色雨衣走進屋內。

屋裡充斥著濕木頭的味道，環視這個沒有格局的空間，右邊的牆上掛滿農具，左邊則擺了一個很大的櫃子，上頭放了八九個工具箱。工具箱在往內是一台大型的圓鉅機，牆上則掛著框鉅，圓鉅機往右則是樓梯。樓梯附近木地板墊高，一張茶几與幾張凳子擺在上面，區分出工作與休閒。

順著樓梯走上二樓，二樓沒有吊燈，兩扇大窗讓光能照進室內。陽光被烏雲遮蔽，所以二樓只有曖昧的光線。因為陽台的關係空間比一樓小很多，窗戶旁是一張木製書桌，表面沒上漆，看起來是樓下小木工廠做的。桌子上擺著兩個檯燈與一疊白紙，桌子旁堆滿畫架。櫃子上胡亂擺著畫具，最下層放的是很多不整齊的紙。

一張張撿起來看都是用墨線勾勒出的線稿，人物、風景、動物少說有一百張，明顯是被丟棄的稿子。牆上的相框裡則是有用針筆上色的畫像，三個相框裡畫的都是栩栩如生的羊。在欣賞羊群的同時，在雨聲中有燈被打開的聲音，這才發現我闖了空門，心虛的下樓梯想打招呼。

一位穿著背心的老頭坐在板凳上，他撥了撥淋濕的白頭髮，轉了轉棕色的眼珠子，

看都沒看我一眼說道，「年輕人，你走麼跑來一個不適合你的年齡的地方？」

他講話非常緩慢，但是鏗鏘有力。我呆站在原地，一時半刻回答不出來，有些被他的氣場震攝住。他向我招招手，指向在茶几另一頭的板凳，我沒有拒絕的權利。

坐下時，他遞給我一杯熱水與一條毛巾，又問了我一樣的問題。背心下可以看到結實的身體，短褲凸顯他的小腿肌，就算臉龐看起來快七十歲，我好像只有老實回答一條路。

「哈哈哈哈，想說難得有客人來訪，還以為是來看動物的，要拍照怎麼找到這個地方，我這裡除了羊跟草，沒啥好拍的。」

他爽朗的笑聲令我更加畏懼，藉由樓上那些畫稿就知道，他有很多堅持，我每講的一句話都有可能踩到他的地雷。

「大哥知道有客人來？」

這個空間沒有監視器，於是我順著他的話講下去。

「年輕人，雨是很神奇的，雨聲會告訴你問題的解答，像是你的女朋友在想什麼或是你有沒有痛風。」我尷尬地笑了幾聲，他好像發現了我的尷尬，決定帶我去看他的羊。

手拿著他借我的雨傘，兩人往草原外頭走，泥濘的土走起來並不是很舒適。路上他介紹他的農場，就在往前一小段路。基本上對話內容除了羊還是羊，他從幼兒時期就很喜歡綿羊，退休時女兒帶他去觀光農場旅

遊，才想起喜愛羊的感覺。他拿退休金弄了一個只有綿羊的小牧場，雖然一直虧錢，但他對此非常驕傲。走了五分鐘後到了所謂的「小農場」，一間小倉庫與用籬笆圈起來的草地，籬笆內一棟木屋給羊們躲雨休息。

老頭拉著我走進木屋，羊騷味讓我有點退卻。羊是會認的，主人的來到讓牠們很興奮，他也因為綿羊們的叫更聲熱情的向我一一介紹這十幾頭羊。因為這樣的熱情，我懼怕他的感覺漸漸散去，但羊騷味和腐土的味道融在一起干擾我的意識，除了「這頭毛很白」、「頭很好摸」以外的一字一句我都沒記住。

老頭花了一個多小時介紹完他的羊之後，帶我去家裡聊天，內容還是圍繞著「羊」。當他把羊聊完之後，他問我是不是美術系的，攝影課據他所知是美術系的課程。設計與美術這兩個詞彙在腦內轉了幾圈之後，我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於是他說了，「針筆，才是藝術的精隨。會上色的人不一定會用針筆，但會針筆的人上色一定強。」

他口中的上色是指油畫，表示油畫畫錯還能修改，而針筆畫錯就沒了。他很看不起修改，所以他這麼說。

「沒有做好準備的人才會失誤，所以失誤了，請做好準備再來。」

所以他才有那麼多廢棄的草稿，雖然有些極端，但接下來的話解釋了他的想法。

「我一直都能預測未來，不論是成功失敗，只要我有心去想，總是有一個答案會浮現在我腦中，而那個答案往往會成真，而雨天的答案會更清晰。」

我抱持著聽笑話的態度，但我有時候會真的有一種能猜到兩秒後會發生的事，可能每個人都有這種經驗吧。

他讓我在他家吃過午飯，下午天空放晴，他催促我趁天晴趕緊拍照，他陪我踏著泥濘走到我的機車旁，將雨傘塞進我的背包當作禮物，離別之前他講了一句話。

「我有預感有件事情你忘記了，但多年後你會想起來，發現那件事情回到你身上。我知到我講的不是好懂中文，但它就這樣浮現出來。」

回憶到這裡停住了，我躺在沙發想到底甚麼事情忘記了。

等等！

雨衣！

今天來的小姐有帶雨衣走嗎？

好像沒

所以，

我感覺室內的時間暫停了，外頭雨越下越大，但雨聲卻消失了，緊繃的頸部放鬆了，把雙眼輕輕闔上，嘴角微微上揚。

「有的時候一個過客，就會喚醒一個回憶。」

自言自語的我把電腦打開，寫下了這段感覺馬上就會遺忘的回憶。

尋心者

林品劭

克馬爾城的數十公里外，一片黑暗。

在這個連月光都進不來的深深谷底，蕾娜靜靜的看著頭上隱約的星空。如今已沒有回頭路，蕾娜這麼告訴自己。

谷底的山壁被鑿開，森然的岩石上佈滿著淒厲可怖的爪痕，但中央的石頭宮殿卻與之對映的精美，蕾娜獨自一人坐在宮殿中央的王座上。她閉上眼，過往的記憶像流水般湧現。

『惡魔！』

『去死！』

『別過來！救命啊！』

『王，您也該做出決斷了！』

「……………我知道。」

蕾娜回想起不久前和部下們最後的對話，睜開了眼。

「王，您也該做出決斷了！」

「這樣……………嗎？」

「王，人類沒有存在的價值！」

蕾娜搖搖頭，感覺一股無名的頭痛纏繞，久久不散。

「……………就這麼辦吧。」

「王！」

「您認真的嗎！？」「

因為我有，該接受的懲罰。」

蕾娜——看著部下的臉，把話說完。

「克馬爾城已經沒有威脅，跟我們敵對的真理者也被王國召回，沒有戰鬥的必要了。」

「但他們卻派了更強大的殺手來了啊！那怕是您，面對這樣的對手也……………」

部下的話，蕾娜只聽到這裡而已。眼前的石宮早已空無一人，部下們應該都已經越過國境平安逃走了。但蕾娜沒走，她只是看著眼前已經居住了六百年的家，數著過往的點點滴滴，直到看見『他』的背影。

他大概一輩子都不會知道蕾娜的真實身分吧。作為一個人類的少女『蕾娜』與他在克馬爾城生活過的那三個月，並不是假的，但是如今也都已變成過往雲煙。

當初為了得到認為再也得不到的解答而隱藏身分潛入人類城市裡生活，果然錯了嗎？想要將曾經捨棄的一切重新拾起就那麼不可能

嗎？蕾娜無可救藥的這麼想著。

突然間，轟隆聲響遍山谷。

對於敲門聲來說過於躁動，直到石門像是灰塵一般被轟開，看向滾滾塵埃的中心，蕾娜站起身，腳步維艱的邁出幾步。

來了。該來的還是來了。

入侵者絲毫不打算隱藏自己的形跡，堂堂正正地踏過瓦礫，身穿著蕾娜從來沒看過的黑袍的落星，從沙塵中漫步而出。

「晚安，蕾娜。」

落星很自然地打了聲招呼，就跟以往沒有任何差別。但蕾娜卻退了半步，望著眼前這個陌生又熟悉的黑色身影。

「是你……………？」

「是我。」

蕾娜又退了半步。

「你是，真理者？」

「對，但也不對。真要說的話，我算是一名傭兵。」

落星聳聳肩，往常那銳利的氣息巧妙的淡了幾分。

「抱歉騙了妳，但我必須要告訴妳實話。三個月前，我之所以和妳相遇，是因為我受雇於人，為了達成目的而需要和妳套好關係。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都在監視妳。」

蕾娜表情木訥，像是喪失了言語。但是胃裡翻攪，落星所說的話蕾娜一句也吞不下去。偏偏是他？偏偏是這個男人？蕾娜早就做好了覺悟，但無論最後是誰給予自己應有的懲罰，蕾娜都絕不希望會是眼前的這個人。

「……………你來殺我的？」

他微笑，語氣很淡。

「達成目的有很多手段。妳說的對，殺戮也

是其中之一。」

這確實是他拐彎抹角的回答法，蕾娜卻覺得心裡似乎被挖空了一大塊。她像是想要反抗般的舉起雙手，但渾身卻癱軟無力，腦海裡只有三個字。

『為什麼』？

痛楚湧上心頭，但蕾娜還沒搞清楚那痛楚是什麼，就反射性的強壓下去，等回過神來，嘴角隱隱出現了血腥味。但落星仍舊連準備動作都沒有，眼裡只看著蕾娜。

「蕾娜，我是來回答妳的。」

「回答？」

落星笑了。

「對，回答那個纏繞了妳一輩子的問題。但在那之前，要先把該做的事情做完。」連蕾娜都沒看到的那一瞬間，落星悠然出現在自己跟前。

蕾娜馬上反射性的退開，但落星的身影卻始終停在自己面前五十公分處，對著她揮出一拳。

好快！

落星的拳頭落在蕾娜交叉的手腕上，發出沉悶的撞擊聲。

好重！

這就是——落星真正的力量。

「等等！」

手腕上的疼痛讓蕾娜吸了口氣，她縮起雙腳，用力一點，在接觸地面的瞬間大氣被擠出一絲漣漪，蕾娜的身影化成紫色流光，幾個轉折就退開了老遠，同時在她右側的脖子上，浮現了一個複雜的紫色紋章。

「這就是《戒律》？可惜——」

蕾娜一驚，聲音是從後面傳來。

「再認真點。」

已經來不及轉身，蕾娜只能聊勝於無的把手肘架在側腹。猛然灼熱的巨力像尖錐般的刺入，蕾娜的手腕彷彿被烈火灼燒，只要遲一瞬間，落星這一踢就會命中要害。

但即使防禦住了，衝擊力仍然震開了蕾娜的手肘，她整個身子被這股力量向旁邊一帶，猛力撞上岩壁。

「呀啊！」

沉重的撞擊差點讓蕾娜失去意識，她好不容易才撐住膝蓋，落星則是平靜地望著她。

「站起來，蕾娜・別西卜・賽爾希特。」

不是『蕾娜』，而是『蕾娜・別西卜・賽爾希特』。不是那個普通的無知少女，而是這個領域裡唯一的王。

蕾娜振作起精神，看向落星，眼裡浮現的是戰鬥的慾望。

「全力以赴吧。」

蕾娜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讓寂靜壓下手腕和側腹的灼痛。而在睜眼的瞬間，兩人轟然交錯而過。正確來說，是蕾娜毫無前兆的發動襲擊，但落星俐落的弓起膝蓋當作防禦，兩道攻擊撞擊，擦出驚人的火花。

落星的雙手插在口袋裡，幾乎閉著眼睛就擋下了這一招，但蕾娜已經竄到身後，空氣的震動讓她超高速推進，那宛若跳舞般的動作在半空中俐落轉身，踏著空氣從右側逼近。單純的攻擊要擋下毫無困難，但蕾娜腳步微點，炸裂的氣旋讓她飛身翻到落星的死角，反手擊打他的後腦杓。落星看也不看，側頭躲開這一擊，迴身一踢，同樣也被蕾娜擋下。

兩人的每一擊都盪開大氣，只見一個黑色的身影傲然站在紫色的流星群當中，時不時的移動重心躲開直接攻擊，然後以幾乎看不見

的速度反擊。

蕾娜的速度固然很快，每次都可以在落星看到之前就閃到他的死角進行攻擊，落星卻靠著預測和直覺定位出蕾娜的攻擊位置。但蕾娜已經不局限於原地進攻，千萬種步伐搭配移位，從四面八方朝落星發動攻擊。

落星也不顯急躁，只不過悠閒的站在原地，雙手仍然閒置在口袋中，而且即使看不見，落星依舊能分毫不差的躲過她的攻擊。

兩人交錯的時間壓縮成零點零零多毫秒，但在落星的行動之間，蕾娜突然感覺到一絲違和感。

那是種說不上來的感覺，蕾娜可以確信，落星真真切切的擁有超過蕾娜的實力。但即使如此，卻看不見他採取什麼明顯的求勝動作，頂多只是在蕾娜露出破綻的時候趁隙攻擊，卻從來不曾搶攻。

不是輕視，因為落星的攻擊上感覺不出一絲放水。而蕾娜就像是要甩掉這種感覺似的，開始瘋狂的加速。

現在幾乎每一步都沒接觸到地面，光是空氣造成的振動波就足夠行動。蕾娜脖子上的印記躍動著，似乎正呼應著她急促的呼吸和心跳，節奏也越來越快。

兩人的戰鬥早已不是能插手的範疇，整座地下宮殿被撞擊震盪，音爆一陣接著一陣在岩壁上炸裂。

蕾娜將速度不斷地向極限提升，而隨著速度加快，攻擊的力道和速度也一層層的加重。跟隨野性解放出力量，蕾娜耳邊已經聽不到風切聲，突破了大氣的限制後，所有聲音都已經被她拋在腦後。

紫色的流星毫不止息的竄流著，落星的動作也逐漸變得急促，就在某次衝撞後，蕾娜的手腕從落星壓低的後腦飛過，她流暢的轉了

半圈，五指朝著落星的脖頸插下。

這一招，逼得落星不得不出手招架。落星雙手交叉，在被蕾娜扣住手腕的瞬間，雙手同時一翻，順勢鎖住蕾娜的右腕，朝宮殿的頂部甩去。

然而蕾娜輕巧的後撤，抵銷了甩飛自己的力道，順勢踏上城堡的頂部。短暫的停滯讓蕾娜右腳輕點，一陣透明的波動突然從四周匯聚，集中在蕾娜的右腳踝上。

她左腳輕輕一點，任由重力將身體拉下。

包覆超越音速的震動，同時整個人呈現風車式迴轉，讓離心力毫不保留的集中在蕾娜的腳跟。

破風聲以及無聲的吶喊，宛如雷擊般的從落星頭頂轟然鑿下。

「還早。」

落星並沒有反應不過來，停滯的瞬間反而讓他得以流暢應對。落星的左腳踏破地面，掀起激昂的旋風，右腳彷彿劈開大氣的銳利巨斧，將力量全都集中於一點，迎上頭頂直擊而來的雷鳴。

兩人交錯的瞬間，彷彿連時間都停滯了。

下一瞬間，夜空與流星激盪，鬼神般的兩股力量交會宛若龍吼，撞擊聲幾乎震碎耳膜，崩潰而四散的氣流像是渴望出口般地朝岩壁推擠，將翻滾的礫石都被磨成碎末，跟著颶風從黑域的入口處狂猛奔流而出，連巨大的峽谷都一陣天搖地動。

但是蕾娜注意到了，早在跟落星交手到一半時就已經察覺，只是依舊無意識的跟隨自己的內心。

她笑了，連擺撲克臉都覺得累。雖然瘋狂，卻又攝人心弦。而時間再度流動，力量激昂的反震回來，把兩人同時震飛。

「換我了。」

蕾娜還沒站穩，落星的雙手已經重新插回口袋，同時出現在自己面前。

突如其來的壓迫讓蕾娜沒有硬接，而是順著來勢再向後退，然後重新加速，繞著落星高速移動。沒想到落星這次卻跟上了蕾娜的速度，用簡潔的動作趕在蕾娜之前，第一次阻止了流星的軌跡。

短暫的錯愕被落星抓住了空隙，銳利的攻擊差點劃破蕾娜的肌膚，兩人的交錯編織成數百道殘影，在岩壁上留下深刻的凹痕。

但是，剛才那個笑容，卻在蕾娜心裡埋下了疑惑的種子。

我笑了？怎麼會在這時笑出來？明明已經忘了怎麼笑了？

思考的同時，落星的攻擊仍毫不留情地襲來。接招，出招，在一次次的攻防中飽含的是……………

雖然很稀少，雖然很微小，但一點點的表達出感情。

人啊，高興時會笑，生氣時會鬧彆扭，離別時會也會感到難過，但自己不會。可是這些早該抹煞的『缺陷』，卻在跟落星的交手中顯現出來。一點一點的，落星已經走進了蕾娜心中黑暗的深處，化為一道明亮的光。

為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是答案存在的意義。』

依然不太明白。

『只是用說的話，無論怎麼樣都不會明白的。』

或許是這樣沒錯。

所以他來了，來回答那個問題。每次交手都是回答，因為只用說的，無論怎麼樣都不會明白。這個人從來都沒有肯定或否定，什麼也不說，是希望能夠自己理解。

不知不覺間轟鳴聲停止了，兩人相對而立，落星看著蕾娜，點點頭。

已經明白了……………

「我以前一直想要知道什麼是『心』。因為總是和部下，與人類互相殘殺。」

蕾娜閉起眼睛，感覺一直以緊繃的眉頭似乎已經紓解。她靜靜地訴說著，即使不善言詞，也仍就將自己的真心話，告訴眼前的青年。

「但是一天，有人擋著我，背後還有一個嬰兒。她說，死也要守護。」

早已手染鮮血，再也走不出黑暗，同時也放棄了光明的她，現在卻在尋求著救贖。但是落星並沒有嘲笑她，而是好好的聽到最後，詢問結果。

「……………死了。」

蕾娜的聲音聽不出感觸，或許是當時並不存在罪惡感，也或許，感情已經被她自己抹煞。

「我想知道，看到我就逃跑的，還有即使會死，依舊站在我面前的，有哪裡不一樣，所以我主動靠近了。」

低聲地回顧，讓落星似乎看到了仍身處黑暗中的蕾娜的身影。沒想到蕾娜突然抬起頭，用不太滿意的眼神看著落星。

「怎麼了？」

「我覺得怪怪的。」

「怎麼說？」

「違和感，因為你放水了。」

「這又怎麼說？」

「因為，你一直都露出破綻。」

沒錯，兩人之間只有一步的距離，而在那一步裡——落星甚至連手都沒有舉起來，蕾娜瞪著那塊空白。

「要是我再前進一步，就可以殺了你。」

「沒錯。」

落星點頭，繼續說：

「那麼，為什麼妳不前進？」

為什麼不前進？

「妳在戰鬥中持續地看見殺掉我的機會，卻一次都沒有試圖剷除掉『我』這個敵人。明明只差一步，而妳也知道只要一步，我就會死在妳手上，但妳卻沒有那麼做。」

「……………」

「怎麼樣？妳要不要試著前進一步看看？」蕾娜赫然抬頭。

落星溫柔的一笑，聳聳肩說：

「前進試試吧，這就是『回答』了。」

「……………無法理解。」

但蕾娜還是前進了。她往前踏出了一步，然後，一陣溫暖輕輕抵上她的側臉。蕾娜的頭靠上落星的胸膛，而他則是用左手環住蕾娜，輕輕撫摸她那頭銀色的秀髮。

「！？」

蕾娜突然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悸動，從猛烈加壓到幾乎快要脹破的心臟直直竄上去，像是幫浦般的把血液和所有莫名其妙通通打上雪白的臉蛋。

「這就是回答。」

落星感受胸前的那份僵硬，搖搖頭說。

「而那個答案，就是『我給不了妳答案』。」

回答，是簡單的道歉。

「能理解嗎？」

「……………能。」

雖然回答的很不服氣，但蕾娜確實明白了。

「因為我也，一樣。」

靠著落星的胸膛，感受到了其中急促，卻又

規律脈動的想法，真的跟現在的自己一模一樣。

回答，是簡單的道歉。

「能理解嗎？」

「……………能。」

雖然回答的很不服氣，但蕾娜確實明白了。

「因為我也，一樣。」

靠著落星的胸膛，感受到了其中急促，卻又規律脈動的想法，真的跟現在的自己一模一樣。「妳曾說，希望能知道別人心裡在想什麼，但那都只不過是自己的推測。真的想要知道答案的話，就要自己前進去尋找。」

落星的手輕柔卻堅毅，用不會弄痛蕾娜的力道抱著她。

「並不難，就像現在，其實也就一步的距離而已。或許妳真正想要答案的不是這個，但在走出第一步之後，還會有很長的路要走。也或許總有一天，妳會找到妳真正想要的答案，但無論多渴望前進的道路，如果不踏出那『第一步』，無論怎麼做都是徒勞。」

蕾娜緊緊靠著落星，抬頭看著他。

「我理解，因為我認定自己有缺陷時，也想要撫平那缺陷。所以我——想要前進。」

「這樣啊。」

「可是……………」

「可是？」

蕾娜低下頭，用額頭抵著落星的胸口，語氣帶著不安。

「如果迷失，怎麼辦？」

雖然只是個小小的問題，卻是一直以來纏繞著蕾娜的黑暗。

落星沉默了半晌，稍微拉開了和蕾娜之間的

距離。他和驚訝的蕾娜四目相對，然後拉起了她的左手，和自己的左手背相觸在一起。

「很簡單，只要發一個誓就可以了。」

「發誓？」

「沒錯，我先來。」

他對著歪著頭的蕾娜一笑。

「我對妳承諾，在未來行走的道路上，無論如何，我都會陪在妳的身邊。」

第一句話，一條銀色的細絲纏上兩人的左手無名指。「我不會說要幫妳找到答案，但是直到最後、直到永遠，我都會與妳一起前進。」

第二句話，細絲環住兩人的手指，叮的一聲輕鈴聲響，兩人的手指上都出現了一枚雕花精美的純銀戒指。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給妳，而同樣的——我希望妳也把妳的一切都交給我。」

第三句話，戒指發出了共鳴，彷彿一道無形的長線將兩人緊緊相繫。

「這個只屬於我們的『誓約』，妳願意接受嗎？」

蕾娜緊盯著自己手上的紙環，又看向落星的笑臉，她有些徬徨失措的在兩者間交替互看，等她把視線移回戒指上，眼眶裡早已掛滿了點點晶瑩。

「嗯……………願意。」

堅定的誓言，以微笑作為牽絆。

「那麼，誓約成立。」

霎時間，從戒指上灑下的銀色結晶，鋪白了兩人的四周，第一次，光芒逼開了所有的黑暗。光雨中，兩人的手握在一起，相繫的是承諾，也是希望。

棺木與花束

劉元智

細絲般的雨落在灰色石磚砌成的甬道，薄霧代替人群充斥於空蕩的街道上。這是一個陰鬱的下午，奪走一切色彩的午後。

在這迴盪的寧靜之中，僅有一人獨自佇立於此。他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為何而待，只是一味地站在雨中，愣愣打住。

過了良久，他像甦醒般恢復意識，張望著四周。周圍的景物，瀰漫於空氣中，雨的氣味，甚至是他自己，都令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卻怎樣都想不起一絲記憶。但他卻不怎麼慌亂。甚至有些異樣的釋然。

雨點不停打在他的身上，一陣寒意隨著雨霧滲透進大衣，使他有些招架不住，看向正對面的建築，是一間年代久遠的戲院，斑剝的招牌已辨識不出上頭的字句，大門卻像是誘喚他進入似靜靜敞著。他邁開步伐，決定進去避雨，順便看場感覺許久未曾看過的戲。

踏進陳舊的戲院，溫暖的黃光將空氣中的塵埃折射成粼粼光點，飄盪在空無一人的偌大空間中。男子在深處隱約聽到熟悉的旋律從中流瀉而出。徐徐地步入廊中，那純淨中帶著一抹憂傷的旋律也愈趨迴響著。卻在他推開沉重的廳房大門後，嘎然而止。

「主角終於來了呢。」一道甜膩的女聲自空

曠的觀眾席傳來，尋著聲音而去，只見一名身著漆黑晚宴服，手持觀戲望遠鏡的標緻女子，一派從容地遙望著一頭霧水的男子。

「久候您多時了，霍金森先生。」女子優雅站起身欠禮，在她頭部左方長著一根碩大的捲曲羊角，上頭綴飾許多閃亮的珠鍊，令女子的存在多了幾分虛幻。「您看起來有些茫然呢，怎麼了？」

「霍金森… …是我？」他疑惑的開口，消化著這個突如其來的訊息。

「時間可是很珍貴的，來吧!今晚唯一的貴賓兼主角，讓我們開始吧。」

女子興奮的轉了個圈，嬌豔的嗓音中有著藏不盡的期待。

「等等，妳沒頭沒尾地說些什麼啊？」這一切都令他感到莫名其妙，霍金森想轉身離去，霎時發現自己正站在熾亮的舞台上，眼前是一道深紅的布幔，擋住所有去路。

「唉呀，似乎妾身還欠您一個介紹呢？歡迎光臨劇院『Lifill』。霍金森·派拉非斯先生，妾身乃虛妄的精靈—蘿賽塔，就在不久前，您的人生已順利圓滿落幕，做為敘寫這齣愚昧劇本的作者及主人公，讓我們回顧一下由您親手寫下的悲劇吧。」艷魅的女子蘿

賽塔輕執起霍金森的手，起舞般將他拉至舞台的中央，激昂的交響樂響起，低沉的鼓音和著弦樂重重敲擊著耳膜。明明是空無一人的音樂廳，霍金森卻感到有上千雙眼睛注視著他。一陣噁心自胃中湧上，整個舞台隨著眼前的惡魔旋轉著。他無法掙脫，不只是那嫵媚的唇吐出的耳語，而是自己乍到此地就一直深埋心中的不祥預感，被殘忍的兌現了。

我是什麼時候，死了呢？

熟悉的音樂伴隨收音機特有的雜音流瀉而出。霍金森睜開眼睛，一整面無機質的白色瓷磚牆映入眼前。四周則是被白色的幕簾遮掩著，這裡是醫院，一間簡陋的市立醫院。

「歡迎來到第一幕。」蘿賽塔無聲地出現，身上換了一套護士服，手上拿了一本病歷一般的冊子。不過她那甜膩的嗓音和突兀的巨角都讓她看來不像真正的護士，只是一個三流的演員。

「我…真的死了？這裡看起來不像是死後該去的地方，唯一讓我感到不協調的只有妳，妳到底是誰？」他站起身來環顧四周，打量眼前這位不可思議的奇妙女子。

「唉呀，您居然相信有死後的世界嗎？只可惜沒有這種東西呢。這裡的一切，甚至包括您與妾身，充其量都只是您的大腦在完全停止機能前，所創造最後的幻覺罷了。真正的霍金森早就已經從這世上消失了，一乾二淨呢。」蘿賽塔細長的指間翻動著手上的病歷，一邊浮誇的發出虛偽的感嘆，完全不像為他人的死亡哀傷著。

「虛妄的精靈…是嗎？那麼，什麼也不做的待在這，我也很快就能消失了吧？」不想去思考，他就索性接受了這個難以消化的事實，頹然坐了下來，「我累了…要是能夠這樣一直休息下去，其實也不錯…」

「這可不行，您可還有最後一場戲要演呢。來吧!讓我們歡迎其他演員進場。」她彈了一下手指，四周的景物如泛起漣漪慢慢淡化，在空無一人的病床上，緩緩出現一個枯瘦的身影。

「這是!!」

「瑪莉·派拉非斯，您的祖母。許久不見，看來您並沒有忘記她呢。」

怎麼可能忘記？霍金森箭步衝上前，卻握不住祖母的手，只撈起一手發亮的細沙，緩緩從指間滑落。

「這只是您腦內的幻影，並不是起死回生啊。」蘿賽塔嘲笑的口吻一再於耳邊迴盪，「就憑一個已經逝去的你是什麼都改變不了的，那是只有活著的時候才能做到的事。」她輕輕湊到霍金森耳邊，「只是，這樣你也做不好。」

他大吼，揮舞著手臂想將她驅走，卻換來一頓輕蔑的訕笑。「您的祖母瑪莉，在您親人雙亡後便隻身扛下扶養您的重擔，在早期困頓的環境，想必真的很不容易呢。」

閉嘴。

「身兼三職的她從早到晚就是為了明天的一口飯奔波著，儘管如此，她從來沒猶豫在你身上花任何一毛錢，一次都沒有。」

不要再說了。

「這樣予取予求的付出，換來的是什麼呢？隻身一人在付不起醫療費的市民醫院內等死，只因錢通過去繳了您的學費。」

求求妳。

「而您還賭氣祖母沒有支付學校額外的補習費而不來探視。直到臨終前的最後一面，您都沒見到對吧？」

「啊啊啊啊啊!!」再也擋不住潰堤的情緒，霍金森跪了下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房內除了低迴的啜泣，一點聲響都沒有。

「即使這樣，她在臨終前掛念的事，始終只有一人。」蘿賽塔語畢，外頭的醫生走了出來。「女士，我們很抱歉…」

「沒事，我很清楚自己的狀況…」瑪莉吃力擠出幾個氣音，「只是在最後…我還是放不下那個孩子…」

「其實我真的，真的好想要再陪著他…只是這樣而已…」衰老的瞳孔已經渾濁不堪，意識也逐漸模糊。

「我會幫您轉告他的。」醫生也看不下去，調頭離去。

那個每晚提著燈，總是會輕聲道晚安的身影。再也見不到了。霍金森就是害怕如此，才會逃避祖母的死亡，可是卻無力改變任何事。

但至少這次，他知道怎麼做。

「奶奶，奶奶，是我啊，您的小孫子趕來看您了。」霍金森悄聲在祖母耳邊細語，「不要擔心，他會好好照顧自己，不會再讓您擔心了，所以…」他的淚水滴落，沿著祖母的臉頰流下。

「請安心休息吧，您已經為我做得夠多了。」

瑪莉渙散的雙眼注入了最後一絲靈魂，在那一刻，她彷彿看見了霍金森，心滿意足的眯起眼睛，讓生命隨著眼角的最後一滴淚滑落，消散於空氣之中。

「晚安，我親愛的小寶貝。」這句無聲的道別在耳邊迴響著。

如同以往的每夜，那慈祥的面容所道出的祝福。

「那麼，第一幕落幕。」蘿賽塔輕聲宣告著，一切景物隨之抽離。

霍金森不明白那模糊是來自蘿賽塔的幻覺，亦或是眼眶中盈滿的淚。

再次回到Lifill，此處已不像乍到般雍容華美，倒像殘破的廢墟，座椅早已東倒西歪，壁畫也摧毀得無法辨識，唯一不變的事那首依舊熟悉的月光，靜靜於破敗中流淌著…

「您始終是位自私的人呢，而且無論在何時都做著不對的事，不屬於您該做的事。」蘿賽塔笑瞇瞇的開口，神情一派愉悅。

「是啊，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共識呢。」霍金森仰頭看著天花板，嘆了很長一口氣。「我總是固執己見，非要等到自己燃燒著，才發現有很多追憶連後悔都來不及了…」

「事不宜遲，第二幕馬上要開演了。」蘿賽塔彈了彈指，一盞盞燈光打在男主角身上。整座戲院像收到指令，再次勉強運作起來。

「讓妾身欣賞吧，屬於您的自咎。」

炫目的燈光逐漸暗下，霍金森發現置身於一間雜亂的房間，堆滿大量資料和運作中的數

據。他很快意識到，這裡是他的研究室。

「晚安，霍金森博士。」蘿賽塔從後方的坐位起身，此時的她換上一套洗練的襯衫長褲。若是忽略那惹眼的大角，看似就與研究生無異。

「您很清楚吧，自祖母過世後，您的自責及內疚使您決心投入醫界，為了讓這世上不再有像您一般後悔的人。」這次蘿賽塔手中拿著一本厚重的手冊，仍不停來回翻動著。

「在這漫長的生涯中，您投注大量時間與心力於各種醫療研究上，始終都得到了回報。但是…」蘿賽塔饒富意謂的勾起嘴角，「倘若能夠重來，您還會如此選擇嗎？」

此時門被粗魯地打開，兩個男人走了進來。霍金森正看到那個氣急敗壞的自己，絲毫不理會另一人的苦苦哀求。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求求你，就這麼一次…」一臉憔悴的男子用著哭到沙啞的嗓子喊著。「我們好歹也有十多年的交情了，就算是為了我的女兒，求你將這份專利讓給我…」

「史塔克，那你應該很清楚，我不是因為這種理由就會心軟的人。」霍金森冷冷地說，「你擅自竊取我研究中的技術賣給別人，現在還敢厚著臉皮回來跟我討專利。無恥也要有個底限吧？」

「我不奢求你原諒我，妮亞體內的細菌已經擴散到腦部，這樣下去遲早會…」

「那又怎麼樣，你不也是個醫生嗎？搶救女兒是你自己該做的事吧。」

霍金森站在一旁看著冰冷的自己，那麼冷酷，那麼殘忍。

他至今仍無法諒解史塔克，正因認為他是最了解自己的朋友。遭到背叛的失落及憤怒才會前所未有地強大。這些研究已經成為霍金

森的一切，如同他的存在本身。只因交情或共同研究這些膚淺的理由而被奪走，他實在無法接受。

所以，霍金森採行了最極端的報復。

「你的行為已經上交執行機關，你跟你女兒還是好自為之吧。」

史塔克聞言立即像斷線木偶般跪倒在地，一旁的霍金森別過頭去。她不忍再看一次那光景，那曾經一起廢寢忘食研究，同甘共苦的夥伴，被宣告死刑般扭曲的臉。

是的，他親手將摯友推入深不見底，無慈悲的絕望。

場景逐漸變換，來到某處薄暗的巷弄中，一個醉得不成人形的男子倒臥在地，正是史塔克。他的手臂布滿無數的針孔，眼神空洞，恍惚的對著酒瓶喃喃自語。「對不起…原諒我…」

「被醫學界放逐的下場就是這樣呢。成為一個會呼吸的死人，做著永遠醒不來的夢。是您成就了如此斑斕的藝術品呢，盛裝活人的棺材。」蘿賽塔嘻嘻笑著，霍金森沉默著，面對他一手打造的慘劇。

直到現在他還是無法諒解史塔克，但是另一個疑問也從心中浮出一這麼做真的值得嗎？—史塔克是個熱心盡職的好醫生，慈愛的好父親，更是一位願意赴湯蹈火的朋友。如今遭受這樣的對待，何嘗不也是自己對他的一種背叛嗎？

「夠了！不管是你或我，都該從這場噩夢中解脫了。」霍金森大喊，史塔克像回應似的抬起頭，望向眼前不應存在的幻影。

「霍…金森…」

「雖然為時已晚，但我想讓你知道…」他頓

了頓，繼續開口「我已經不再恨你，請原諒我所對你做的一切…」

我們都該展開各自的旅程了。儘管不再有交集，但願往後回憶與你的每段曾經時，還能發自真心地露出微笑。

史塔克像是從一場久遠的夢中醒來，回神的雙眼直直看著霍金森。

「謝謝你。」

他燦爛的綻出笑容。從懷中掏出一把舊手槍。

碰!!

霍金森錯愕地注視這片駭麗的光景。血四處噴濺在地上，像灑落一地的玫瑰花瓣。淒慘卻帶著一絲憂傷的美。

「您應該很清楚，有些人是怎麼也拯救不了的。唯一能做的，只是接受而已。」蘿賽塔滿足的欣賞著，彷彿一切如她預料。「不過這也算是一種救贖呢。對您與他之間都是。那麼，第二幕落幕。」語音剛落，世界便溶於一片靜默的黑暗之中。

只剩那聲槍響。在霍金森耳際不停低鳴著…

睜開眼睛，霍金森從曾是劇院的廢墟中站起來。一盞水晶燈從空中摔了下來，砸出的不是碎片，是霍金森的過去，他的每一個曾經。

「無論多麼精彩的戲，總是會有結束的時候呢。」蘿賽塔捧著一束精美的紫羅蘭，「其實不只是戲，所有事物都一樣。都會有著結束的一瞬，重要的是該如何去看待它。」一改以往的戲謔，她的語氣真摯，不帶一點虛

假。她起身向一扇立於舞台的門走去。「如果您準備好了，就啟程面對屬於您的最後一幕吧。」語畢，她便輕輕帶上門。

霍金森遼望著這座由自己的人生構築的戲院，正緩緩地崩落著。但他卻不怎麼慌亂。甚至有些異樣的釋然。走向那扇木門，他將一生說不盡的哀愁，化作輕嘆出的一口氣，然後，轉動了門把。

霍金森發現自己坐在家中，那張最熟悉的沙發。

「你睡了很久呢。」霍金森永遠不會認錯這嗓音，即使已經四十多年不曾聽到過，這聲音的主人仍深深烙印在霍金森心裡，不曾離開過。

那是伊莎塔，霍金森的妻子，他唯一愛過的女人。

他在三十四歲那年，親手殺了她。

伊莎塔是位小有名氣的詩人，卻在最該綻放自己時罹患了罕見的呼吸性疾病，住進霍金森所屬的實驗醫院裡。

在某個平凡無奇的午後，她就這麼闖進霍金森的研究室中，也闖進他的人生，再也沒出來過。

「你就是人人口中的活棺木吧?我是伊莎塔，很榮幸見到你。」

即便是木訥的霍金森也深受伊莎塔的知性所吸引，兩人總有種感覺，彷彿在彼此身上找到了那個完整的自己。

或許是剎那間的火化，抑或是經日累積的相互認識，霍金森某天忽然發現，自己的生命已經離不開她了。

「今天是個很重要的日子呢，可不能讓你一

直睡下去。」伊莎塔漾起幸福的微笑，拉著霍金森的手。「無論如何都要讓今天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親愛的可要努力一點喔。」

霍金森是多麼的渴望能和她再見上一面，心又像是被掏空一般難受。最後，他撐起笑容，「一切如妳所願，親愛的。」

今天是兩人的結婚紀念日，伊莎塔換上一襲純白碎花洋裝，撐起洋傘，端莊卻不失清純。

霍金森帶著伊莎塔來到劇院，陪著她看了一場許久未曾看過的戲，戲中，她這麼笑著對他說，

「謝謝你總是一直包容我的任性，直到最後還是如此。」

「…如果這是妳所期望的，我絕對會為妳實現。」

「一如往常的可靠呢，這齣戲也快演完了。曲終人也會散，我希望…」

「我知道，散場了，回家吧。」

在回家途中，夫妻買了一束紫羅蘭，是伊莎塔最喜歡的花。

才剛踏進家門，她便劇烈的咳嗽，血染上了白皙的洋裝，讓兩人之間的悲哀擴散著。

結束伊莎塔的痛苦，是他最後的使命。

死亡隨著針筒輸進靜脈，流遍全身。

他親眼看著自己的愛人呼吸愈趨微薄，直至回歸寂靜。

在這之後，霍金森獨自活了很久，爾後放任疾病纏身，鬱鬱而終。

霍金森不明白，自己的愛究竟是什麼。是拿在手中的致死麻醉，還是那不停滴落的淚，他怎麼也搞不懂。

到頭來他還是那口承載他人死亡的棺木，無

論親人、好友、摯愛。全部沒有留下，剩自己一人凋零。

霍金森看完自己的人生，沒有掌聲，徒留無盡的惆悵。

此時此刻，一位熟悉的身影迎來，伊莎塔自璘光中浮現，霍金森直覺她既不是幻影也不只是記憶，她就是伊莎塔，真正的伊莎塔。

「無論他人怎麼想，我都認為你是盛開在我生命的紫羅蘭。」她輕撫霍金森的臉頰，帶著微笑道，

「如果世人將你形容成裝載眾人悲傷的棺木，我願成為你的花束。

即便我們終將於火焰中成燼，我仍會持續守望你的思念。

棺木與花束，並不是象徵結束，而是意味著在那之後的開始。」

是啊，原來是這樣。

霍金森理解了，原來所追求的，僅僅只是這段話而已。

並不是給予他人，是僅屬於自己的救贖。

四周逐漸化為光點，所有事物皆消散於虛無之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鬆，因為他了解，現在不是真正的結束，而是另一個全新的開始。

帶著寧適的微笑，霍金森闔上了眼皮。

「雖是陳腔濫調的庸俗劇情，做為娛樂性質，倒也尚為合格了呢。」艷魅的長角女子輕巧的拍手，看似十分愉悅。她執起晚禮服一角，優雅的欠了個禮，眼裡盡是藏不住的笑意。

「棺木與花束，全劇終。」她揚起神秘的笑容，降下了幕簾。

領悟

第一名 保金一二 林榆靜 ----- 只因為看清了，所以看輕了。

第二名 應英一甲 卓可婕 ----- 我不停追逐逐漸飄遠的記憶氣球，卻忘了最重要的是你們不曾遞減的愛。給我的父母

第三名 應中一一 曾以萱 ----- 爸媽，別再說我變胖了。我可是吃你們的愛長大的！

佳作 應中三一 王慈萱 ----- 緣起,是通往緣滅的單行票。

佳作 應中三一 黃郁茜 ----- 徒手畫不好一個圓，又如何？圓又不是最完美的形狀

佳作 應中一一 謝惠如 ----- 每個人以不同的形態開始各自的生活，卻都是以句點結束百態的人生。

《風起雲揚》第十二期

發行人：張致苾

指導老師：廖藤葉

封面題字：張致苾

封面設計：王千宜

執行主編：蔡依璇

編輯：王玉琪、吳佳怡、陳宛均、陳宜萱、

黃琳容、廖子維、歐柔維、薛鈺琳

出版年月：2018年10月

出版機關：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地址：臺中市北區40401三民路三段129號

電話：04-2219-6423

傳真：04-2219-6421

ISBN：